

石曾題

C.S.Y.

目次

論善惡之進化

大千世界何物乎？膚淺言之：即『空間』之精神與物質，在『時間』中變換式狀而已。吾之地球，即大千世界之一，吾之人類，即地球上變換而出之一式狀。

進化又何物乎？即一式狀自『發育期』至『成長期』將完全一式狀於一時間內之片面名詞也。自『成長期』至『消滅期』之又一片面言之，則曰退化。

善惡又何物乎？即消息於一式狀之進化與退化間，而爲之『發育力』爲之『成長力』爲之『消滅力』以盡其變換之能事者。

一式狀有一式狀可名之善惡，善惡每互趨相勝，而變換之能事以出。惟善惡無一息不互趨於相勝。故一大式狀內所層包疊含之羣小式狀，每於大式狀『進化期內』爲無量數小退化，於大式狀『退化期內』爲無量數小進化，因其大小包含之繁複，進化與退化之觀察，遂易生歧誤。

吾者，含於人類之一『小式狀』也。就吾之式狀言，由成長而趨於消滅，是退化者也，可不必置議。

人類則含有吾者之『較大式狀』。人類一式狀，無論據何種之學說，爲天演，爲神造，書契以前年必以鉅萬

數，此爲盡人所公認。然則書契肇進之後，僅僅七八千年，其爲止由『發育期』方趨『成長期』，必非謬想，是進化者也。

地球，則爲含有人類『又大式狀』也，自星氣而至凝固，科學家之推測，爲年者必千兆，於是由含生以至於無生，由無生以至於消解，爲年將倍。今爲第二千兆年之開始，蓋含生至今僅百兆年耳。是地球一式狀又進化者也。

既地球方爲進化，而人類又方爲進化，故談人事者，而有進化說，是於一時間內對於一式狀言之，非故爲樂觀以慰悲觀也。不可因羣小式狀之繁爲退化，而遂致疑於較大式狀。如地球上人類者之方進化也。

吾之論此，非敢於朝生暮死日報體之論文中，爲此乾燥無味之談，乎添讀者晨餐桌上之思索；吾蓋傷夫時論有『善亦進惡亦進』之一說，論斷不審，則糾紛於進化論，從而影響於時事者非小。故吾將繼此以論『善亦進惡亦進』，將繼此以論時事之影響。時事之影響，正論文所注意，遂先作此篇立之論據，而後分論以畢吾詞。

（一九一七年）

辨善惡者爲知識

合於進化爲善，退化爲惡

在進化時代只有善進

論善亦進惡亦進

就極小之範圍以論善惡，其應用於人事，而有適當與不適當自分爲兩種之『行爲』。若其能爲適當與能爲不適當，止是一種之『力量』。力量由相模擬相衝動，以至紛極頤之牽互，隨智識發達，渾合而增長。模擬與衝動，換言之，卽爲敎化。時人之言敎化，但就希望之目的言之，故覺敎化之能事，所以進人於善，退人於惡。殊不知敎化欲使人進退善惡之先，必先予人以分辨善惡之力量；分辨善惡之力量，乃增長於智識。而智識之應用，豐於適當者，自亦必豐於不適當。故若善進而惡不進，而敎化之能事，遂不信矣。

然如何而名之曰適當而善？如何而名之曰不適當而惡？此本不能擴之於任何之範圍而皆通，止於時間之一節，由空間之一部，而特別爲之界說。在此一節此一部之所謂善者，必合於此一節此一部之進化者也。所謂惡者，必爲其退化者也。

如是，地球在今日，既爲進化之一物；人類在今日，又爲進化之一物。則彼敎化所祈嚮之善，所避免之惡，雖由智識之應用，豐於適當者，亦必豐於不適當。不免相互而並進。然就善惡之雜糅紛進，每過一短時而爲之綜合，而都計善所被之區域，無有不進於惡所被之區域。此因其爲進化者也。

此未許嚮壁虛搆也。嘗繼論『惡之力量進而區域不進』，而以實事證明之。

（一九一七年）

論普及教育

教育之發達与否為国家盛衰之原因

一國之盛衰，今之推其原者，莫不比較之於教育。以受教育者之多寡而論，如德如美如英如法就人民百分數爲比例，受教育者皆數至八九十，故其國盛。他若俄羅斯若西斑牙若土耳其受教育者之分數遞減，即國勢亦以次而遞衰。返顧吾國，已受教育之人民百分中止有數人，與西方之土耳其同其狀況，而國運之衰落，亦同其情態。此爲全世界論國是者所言之鑿鑿。然吾人口雖不敢辯，而心則滋惑。

一則因國家得其盛衰之果，雖有其總因，而亦甚多旁因。教育於國家之盛衰，似否爲其總因，疑若猶未論定。再則因已受教育之人，似乎衰弱其國家，反多力量轉不若渾樸者之不爲障害。此二觀念吾料頗往來於普通一般人之心理。故雖日日昌言普及教育，人人不非普及教育，實則此類之惶惑不能解除，止皆共取教育爲門面語，而冷淡則牢固於隱微。

吾今直答其第一觀念，則曰教育之於國家盛衰，實爲其總因。全體成於分子之說，已爲科學定理。分子無一毫殘缺，即全體有茁壯之觀，全體失其精彩，必分子有蕭索之事。故國家之興盛者無他，開明而已，才強而已。鄙諺有云：欲得開明才強之國家，必先有開明才強之人民。開明才強之人民，舍得之於教育，而其道莫由。如此國家盛

衰之總因，非教育而何？

然第二觀念，則不易奉答。不破吾人之第二惑，則若今日中國之所謂開明才强者，適皆搗亂行惡，使國家益以不開明，益以不才强，則所謂教育爲國家盛衰總因，用以直解第一惑者，亦且爲之動搖。所以此惑不解，而鼓吹普及教育之勇氣，必不能完固。答此第二觀念，稍多屈曲，宜分爲三解：

其最要之一解，國事大小千百其種類，即應受千百等級之教育者，分配負担，分配各當，而後開明與才强方顯。今日中國之所謂開明才强者，果否足任今日較大之國事，必爲一疑問。曾在倫敦聚談，謂若今日盡逐倫敦之英人，代之以華人，明日能否所有銀行公司市政工塲，輕便而悉理？衆皆結舌。然則代之以日人如何？衆略首肯。日人無他，多三十年教育而已。中國今日之已受教育者，分配而任中國今日之國事，大半失其當。開明與才强，何由恰生其相當之效果而自顯？如此，歸咎於雖有受教育者，亦無補於衰運，此一謬也。

更下一解，善進惡亦進，爲教育必生之效果。雖如何興盛之國，亦有近半之數，假借開明才强，欲實施其搗亂，實遂其行惡。所以不得逞，即過半之眞開明才强者裁制之。能得過半開明才强之眞國民，皆教育發展之力。中國今日教育之所產，假借開明才强者反過半，則搗亂行惡者方制人。故眞能開明才强之少數，同歸於令人厭薄之現象。如此，正應奮鬥之以教育如何，而以教育未能自進時所產生之惡果，反致疑其本身，又一謬也。

終進一解，則所謂渾樸不生障害者，特比較於已受教育之人轉搗亂行惡，憤激其批評爲消極之斷定耳。若

明乎水長船高之理，苟全體之教育不發展，而部分之增進，亦必停滯，所謂開明才強者，固止於平常之級度。國事之大者，永無人擔任，即大者偶有特殊之人物發生於不規則之教育，竟能出而担任之矣；而千百毛細之行動，皆因多數人民之渾樸，盡遭枯廢。正如漆身爲癩，塞全體之毛孔，雖注意於呼吸溲溺，卒之呼吸溲溺，皆受影響，而消瘦痿痺矣。故不惟能任國家大事之人才教育爲要，而實鑿開渾樸之粗淺教育爲尤要。如何而因開明才強者，尙不滿人意，竟直舉全體人民之讀書明理，而一概蔑視之，此更爲一大謬也。

明乎此三解，而第二惑乃融；第二惑既融，則國家之盛衰，如何非教育爲之總因，自無第一惑。教育既爲國家盛衰之總因，如何不先注重於普及教育。

（一九一七年）

論道德教育

教育而以道德爲目的，此無可駁也。即道各人之所謂道，德各人之所謂德。既是以道德名，又可以無深究也。惟吾之所欲問者，道德將如何而教之也？道德者立之模範，得同感，而互相師而成者也。既非不良之家庭，能以教科書信其子弟，亦非不良之教師，能以管理法欺其生徒。今具體之學校，雖不言偏尙道德，而修身教科書，字字根據於所謂孔孟之道德也者，（即國文教科書等亦何嘗不同一傾向）實無不粗具，其屬於訓練的管理法，用教師之門面語組織而成者，亦無不粗具。則道德之教育，既無一人敢提議不必備具於學校，亦無一學校不爭先備具，而且無一辦學校者，不隱誇其注重於道德。

然何以年來談社會者，每疾首蹙額，歎道德如江河之日下，則將何以教之乎？教以孔孟之書耶？讀孔孟之書，上口而成誦者，孰有如曾做過八股之所謂官僚與名士。今試屈指而數之，時人期望讀孔孟之書，而能孝弟忠信，有禮儀有廉恥者，能數得幾人，吾不忍言也。凡近代赫赫有聲，闊尊孔，闊讀經，闊以孔道爲修身大本。抽象論之，當令人空空洞洞，莫名其妙，若連帶其大名而想像之，每令人疑及孔孟亦不過這麼一物，幷且疑世上肉體人止有這麼一物。

教以舶來品之道德耶？凡親購舶來品者，孰有過於出洋之所謂外交家與學生。試屈指而數之時人所期望久居外國者，皆富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習慣矣。豈知可屈吾指之人數，又不忍言也。其所爭之自由與平等，皆義務也，所博愛者權利，此亦司空見慣矣。最可使人腦子欲裂者，引經據典，『吉栗各六』，如何云云，『幾里咕嚕』，如何云云，若連帶其自己小傳而讀之，每令人疑及世界偉人不過這麽一物，並疑我們東方人自然止應止有這麽一物，故以野蠻之聲口太息之曰：氣數！以文字言語教人，不但不能成道德，並恐教之以爲僞。

設世界止有我一人，本無道德可言。道德者，由有我之外，尚有其他而生。故仁之古訓曰：『人相偶。』人我間交涉之恰好隨時地而不同，故由之醯一義也；參之髮膚不傷又一義也。非矛盾也。墨之摩頂放踵一義也；楊之一毛不拔又一義也。非矛盾也。執一執中，界說殊不易定，遂各尊所聞以爲標準。於是當新舊乘除之際，尤嚣然各有毀厥大防之懼。舊者常覩不合於其故，宜乎恐恐然相駭曰：道德日非。新者又以不饜於所接，亦復竊竊然相疑曰：道德或落。其實吾敢斷言曰：以中國人自身言，今之道德進於古，返而與世界比較，以我進於古之今道德，尚不如他人所造之程度，相形遂以見絀。既已見絀，不服他人之有所增，自止能認吾人之有所墮。而道德日非，道德或落之聲，遂以益高。且以善亦進惡亦進，半數善半數惡之兩原理，均無可移易。而半數惡者之不道德，又日日引惑吾人之注目，使吾人或駭或憂或嘆或笑，於是不但覺中國人之道德日非而日落，並覺世界之道德亦日非而日落。而且疑中國人道德之日非而日落，即由於世界道德之日非而日落。吾又敢笑而慰之曰：絕對不如是，絕對不如

是！

道德之原動力，無古今中外之分，分以時地，而得其恰好者，不過發揮原動力之方式各不同，如是而已。道德在世界進化時期，有進而無退，此一問題，吾前已論之。世界近代之教育，忽爾驟盛，故道德驟超於中國。（即此已到了問題，言教育必言不加作用，而智德體兼備之合法教育，無所謂某某教育也）中國之教化，最後而益積，其道德亦遂繼長而增高。既如是，決無有迎合世界之新道德，反令中國人之道德日非而日落，即中國人自身之道德，亦決無有日非而日落者也。

今不必抽象相爭，可具體爭之，例如中國道德最重孝，吾異日請言孝。

（一九一七年）



說孝

孝者無他，用愛最摯之一名詞而已。古之人，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慈與孝，合而爲人類用愛最摯之一名詞。非如南宋以後，人之腦子，合忠孝爲一談。一若言孝而有家庭服從之組織，隱隱寓之於中。孝之名義，偶有所異同，使中國數千年之倫理，因之而崩壞。如是言孝，孝非用愛最摯之一名詞，乃用敬最嚴之一名詞矣。何也？蓋利用之以維持一社會之秩序，未承認其天然而能發生於骨肉之情矣。僅僅有其骨肉之情，無端隱以天澤之分，把持其心慮，此實移孝作忠等之遁詞，釀而爲此片面之義務。道德家不察，尙認今日之孝，即爲古人之孝，豈知古人之孝，固與古人之慈，爲相對之義務，爲道德原動力所自生，不分乎古今中外，爲人類公有之性也。人類半數善，半數惡，無論有孝之名詞存在，或則幷無其名，皆孝子半而不孝之子亦半。

孝子半數，以最孝之第一人，以視等而下之之第五十人，幾與不孝子相若。不孝子半數，以最不孝之第一人，以視等而上之之第五十人，幾與孝子相若。孝之等級無定，即由於人之用愛，及他人責望其用愛之分際亦無定。半孝之而半不孝之者，乃對於凡舉百人而指分，非立如何之標準而分之。此一義也。

今之孝子，必有孝而過於古者，今之不孝子，亦必有不孝而近於古者。因善亦進，惡亦進之故，此又一義也。

今之不孝，雖過於古，自有今日過於古者之孝，抵抗而使不孝所成之惡，其遭受區域，日以縮小。此因世界爲進化的。此又一義也。

謬論不惟言孝，皆本三義而立。故關頭妄斷爲世界孝子半而不孝之子亦半，當心知其意，庶不至於刻舟求劍。

今日時賢之所懼者，莫如西說東漸而孝必破碎。因西方社會，有愛之名，無孝之名故也。然向所謂抽象爭之，不若具體爭之者。故去空洞之道德而舉例之以實在之孝。今當更去空洞之孝，而舉例之以東西實行之人。

倫敦有一文學士，居北郊罕模斯台，與渠夏屋與彼貴重之夫人同居。吾粵李君納重幣膳宿執業於其家，然察其師每一星期，必過三里外一窶人居，就三層樓上一小屋而坐。出遇客，則亦不諱，蓋朝其八十歲之老父。老父以貧窶，納十數仙令食宿此家樓上。然文學士之巨宅中可潔治之舍甚多。謝曰：將不爲夫人所許。舉一文學士，如文學士者，全英可萬數。此實時賢奮拳抵抗，詬爲西方實不成社會者也。然在吾華，吾有戚里，亦讀聖賢書者也。恨其父積財而不分，又不即死，乃元旦着白衣以爲魘。吾之戚里，吾敢言在社會爲甚奇，當今日溷水之上，分財兄弟打架，某二皇子，近在上海攜兩妾至書店購五禮通考，皆即其變相。西人若但舉此類人之生活，斷言中國言孝之社會，亦惟有捋鬚微笑，有貶無褒。此無他，不過吾所謂不孝子中西皆居人類之一半。

倫敦又有一文學士，居東郊，設肆丹福校，吾粵李君之弟，適又學焉。文學士之父，亦一老文學士也。瘓於牀者

此文並未反对孝，不过告一般反新者，不必惧新学之输入而危及孝。孝之固不危者也。

有年。文學士與其母及其弟，奉湯藥，承色笑，片時不離，多年守長夜，皆兄弟隨老母躬親之，不委婢僕。家蓄婢僕固數人也。父以疾逝，母因侍疾勞苦，又久病，文學士遣弟成婚，己遂不娶以奉母。母病數年，文學士晝夜躬侍，如侍父病。舉此文學士，如此文學士者，全英亦可萬數。而時賢必釋然曰：西方之社會實無異於我中國，此類孝子，本自以爲國粹，吾可不必舉例。此又無他，不過吾所謂孝子之一半，中西皆永存於人類者也。

然則倫理之組織，可常改者也。有如父子之犯罪，依法同科，以適於法治等等，皆無妨礙於骨肉天性之愛。何必恐恐然於新舊變遷之交，懼道德之或非與或落？孝之名即不存，以博愛代之：父與父言博愛，慈矣；子與子言博愛，孝矣。

（一九一七年）

論國利民福

何謂大國民？時之人言曰：居其國而國利已普，對於己而民福日完，斯之謂大國民。中國人對於國利民福，有矛盾之特徵二：其爲詞也，必先國而後己，好言國利，而恥言民福。故以剝奪民權爲號召，得效殊小，以喪辱外交相攻擊，爲力常大。課其實，則往往有己而無國：耕鑿於己力，即不問其鄉，秦越於國事，竟反以爲高。

雖然，二者雖矛盾，終之於民福爲消極的則一。前則以消極法制止，後則以消極法進行。以消極觀念對民福，亦即以消極觀念對國利。故必俟外交喪辱，而後譁然騷起，其表證也。

故欲中國人能造國利，必先望中國人能重民福。

民福者，非特家給人足，含哺而嬉，鼓腹而游而已，必所居處者爲人境。建高堂大廈，而雜於曲街隘巷，糞壤積窪之間，非人境也。所行使者爲人權，藉貴勢高門，始免於豪族汚吏，非法不情之辱，非人權也。所享有者爲人格，以賢人哲士，亦蒙有下種賤族，戮民廝物之感，非人格也。居人境，行人權，享人格，乃爲民福。民福完而國利自普。

故切近言之，無所謂國利，但有民福而已。無所謂大國，但有大國民而已。入其國，其居處皆爲人境，其行使皆有人權，於是不得不共許其民，爲享有人格。斯何如之國乎？即世俗所謂國利已普之國也。如是，益見國利者，即以

民福組成之者也。

所謂人境，道路自道路，城市自城市，園林自園林，造作皆需錢也。所謂人權，機關自機關，手續自手續，保障自保障，完具皆需錢也。所謂人格，教養必有教養之資，抵抗必有抵抗之力，交際必有交際之費，一一求備，又無不需錢也。

無他，變法維新云者，勸吾民出錢買民福，從而即造國利，得一大國民之頭銜，不做狗奴才而已。民福云者，必非如吾民之心理，止出僅少之錢，操一蹄而祝滿車，望有老法子的聖人在上，於短時之間，予之以含哺鼓腹之樂也。

今日之世界，可樂者能不止含哺鼓腹。欲僅僅含哺鼓腹，樂不可得，而苦必隨之。故以僅少之錢，雖予老法子的聖人，聖人亦無如民福何。不如索性一錢不出，省得反上聖人之腰也。

（一九一七年）

書自由營業管見後

「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乃所懸大同主義之標點。充乎其極，即謂之至善亦可。就進化之公理而論：至善之點，決無程期可達，不果屢進化而彌近似，所以世界日積而光明，亦且貞久而不息。今日論大同學說者之意中，每以爲大同之世，有此一境，此甚背乎進化之公理。或又以爲大同既不可達，則進化亦妄，此其所以心灰意冷，忽欲止於如何之小康；或有時又志得意滿，忽望止於如何之大同。無非設一境以自畫。故曰甚背乎進化之公理。

然對乎主義，必多其方法，因時而制宜，曲折以相赴，是爲『作用』。作用則必憑其力之所能爲者，向主義而進行。若以主義而論，所需不足，則人有所能以足之，亦萬無徒取所需者，亦必無不盡所能者。徒取所需，必其有所需也；不盡所能，必其無所能也。苟或今世之事實不然。然以正義陳論，既不能以徒取所需，不盡所能，對於小己而自恕，則亦何必預料其難能，而以之恕人？至於恐難驟充其量，必先以彌近似者，爲實地之推行，此即所謂作用。作用者：不背乎主義，其效果止顯於一端，不能推暨而圓滿者是也。此其高尚之作用，即安誠君之自由營業等，而纖細無足道者，即新世紀能出即出，讀者欲看即看，皆作用之一也。

物之不齊，物之情，所以「能」與「需」必聽各人之自爲「盡」且「取」。所謂人情好爭，安誠君之意，以

以教育為手段

對於進化論之意見

萬物共存不須爭

為此即「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原阻力。此何待言者。爭之數，其多寡，與傾向於至善之極點，其遠近，兩者有正比例。爭之數決不能銷而降之於零度，即善之數亦決不能積而臻之於極度。然爭之點屢減，而善之點彌近，乃始不害其為進化。故即以自由營業之作用而言：較之今日之世，去於爭者自稍多，向於善者自愈近。否則若以濁世人情而論，誰則願以一生所得，歸之公共社會，而盡其能者？設不盡其能，而所需又無可得，則彼時之流氓乞丐，恃何法術，而能斷其必無？如以為彼時之少年，皆曾受公共教育，賦之以能力。然彼時能者過多，所能不準乎所需，又將奈何？則必應之曰：彼時教育興盛，「能」與「需」，自另有進化之組織，不可全以今日之世法相例。則應之曰：依自由營業之能力，皆恃教育，一則可免所需之不給於所能；一則可望以一生所能者，死後為公中之所需。然則充教育之量，將「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雖不能至，亦可不遠。

伊壁鳩魯之豢豚學說，係「不盡所能，不取所需」，乃與進化主義之各有所盡，各有所取，正相反對。不足以激厲進化，夫何待言。如以謂必因競爭之故，而後飽食終日；有所用心。術甚以為未安。「進化之公理」斯已矣，必曰「競爭進化之公理」，此即因時人之進化學說，有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術語而誤。西人之術語，雖亦不足為公理之定義，然漢譯所謂競爭，尤未足以盡西文 Concurrence 之原義——實即「共同發腳」之謂——即以競跑一義而言，彼此各趁捷足，若中間稍用詭計，妨害人之進行，於運動法亦為欺詐。至於萬物共同於世界，各向優點，此各行其是，更無競爭之可言。雖競爭之解說，華字亦含勤勉之義，不必盡屬詐鬥。惟失之毫釐，差以千里，以

詞害志，譯事不可不愼。依同人之意，必當譯作「共同」，則勝敗之惡名詞，亦當棄去。如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兩語，改爲「物類共同優存劣亡」，則注重於優之一方面，其勤勉之競爭，不言而自喻。若世俗譯爲競爭，更以勝敗之陋觀念，妄釋自然之陶汰，遂若非與共同之物類爲角鬥，直無可優之理，而能幸勝人者然。此直造孽之學說，非進化之學說矣。故有人臥於鴉片榻上，橫吹短蕭，作游戲之詞曰：『一畝之地，戰事熾然。』此種似是而非之玄語，雖泥其迹象，罕譬而喻之，亦無不可。然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鉅，害道之故，正不可不辨。故因安誠君之論而附及之。

要之自由營業，豈但無拂於「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而卽此兩語實際推行之一術也。同人對於進化之作用，亦常常言及之。惟安誠君云：『生前富貴貧賤，看似不平等，其實至平等』則與君之對待未成人及死後之收產法，似乎已自相衝突。不識能示其至平等之理由乎？惟同人所對，自知過於疏謬，不學之陋，願求安誠君諒焉。

（一九〇九年，五月。）

□附錄安誠君原文

反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理由

自由營業管見

大報所著「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尙矣。雖然，所需而有不足則奈何？徒取所需，不盡所能，又奈何？且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繁華富麗，人情所欣，不能同享，必出於爭；不能獨享，或亦出於爭。就令不爭而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幾如伊璧鳩魯之豢豚學說乎？其將何以激厲進化乎？敝人不學，私意以爲自由營業較良。其法：凡未成人自初生後，即由公共社會教之育之，至年齡及期，普通畢業，乃縱令自謀生計。富貴貧賤，一其人之自爲位置，而不必他人强加揚抑於其間。迨天年旣終，乃藉其一生所得者，仍歸公共社會中，更以教育後起之人。如此則無家庭，無夫婦父子兄弟諸關係，憑自己之能力，求一身之幸福。未成人以前，受公共社會之恩意；及其死也，遂以所得者報之。而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庶幾所謂大同者矣。生前富貴貧賤，看似不平等，其實至平等，而極合於競爭進化之公理，似視前議爲易行。惟一管之見，深愧迂疏，尙乞大報批評是非，幷爲明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實際推行之方法。倘果無上舉各弊，固深願讚歎皈依者也。

混蛋世界

台拉衞者，北美聯邦之一，東臨大西洋，在費賴特費之南，華盛頓之東，當十三州宣告獨立時，彼卽其一。南北放奴之戰，彼州雖未嘗不蓄奴，然卒以公義竭忠於北邦。其他農產果實之豐饒，及製造之發達，豈非所謂世界最文明之區域哉？烏乎，乃竟留一野蠻無人理之汚點，爲全合衆國僻處西南及腹地諸聯邦所絕無，而彼州有之！卽所謂台拉衞州裁判所之懲罰法，以代罰金與禁錮。第一種以鞭背代罰，行於廣市。其鞭數視罪之輕重，由裁判官標定。第二種亦在廣場刑示於公衆，以木架懸犯人頸，使之困苦。其懸立之鐘刻，亦以罪之輕重爲斷。此刑大都施諸虐待其妻，及游惰不事事，因而丐竊者。野蠻之法意，所謂刑者視乎人民之程度，將施之得當，於本人有所戒，於其他有所警者也。此說之狗屁不通，因此似是而非之屁界說，已造成膿血歷史一大櫃，實可痛心！然姑不具論。卽就此種屁界說詰之，豈台拉衞人民之程度，竟於全美爲獨低，故似彼蛆蟲蟻螻之人民，非治以如此豺狼豬狗之列罰，遂決決不可一日安乎？亦如上海狗報館主筆，所謂公堂上不打屁股，卽是租界上盜案驟多之原因。曾不思大東輪船等之巨案，竟出在租界之外。

然則此種台拉衞之酷刑，猶留於今日較文明之邦國者，其原因何在？曰此無非所謂狃於習慣，此必有其可

矜誇之歷史，故不自知其醜惡，反以爲國粹。有如英之裁判官，戴白絲之假髮，法之審院吏，環鐵索于頸中，他國三尺童子見之，必當駭笑；而彼中人反若榮焉，絕不以爲羞，此正如吾友云，當特設一巨大娼寮於天下最大之都會，門外鑄金龜一座，方三丈。果有人貿貿然爲之，吾知世界凡欲矜誇其都會之大者，必首鑄三丈之金龜。或曰此必無人仿爲之，因未有人願自暴其賣娼之醜也。吾友乃戟其食指，戲抵或人之面曰：『歐！無人爲之：請問胡爲而立十丈之記念銅像，以自暴其善殺人之醜者？苟其爲之，一若甚沮喪其祖國之陋乎？天下更無道理可講，惟强者富盛者已爲之，則天下共爲之，如是而已。故不行全世界之大同革命，世界終不能正當也。

（一九〇七年，八月〇）

就批評而運動「注譯」

(一)

最近在學燈讀「批評翻譯的批評」一文，覺得那倭鏗一部「人生之意義與價值」—他緒論開頭幾句尋常文字，於無意中倒結了一個大因緣。先是余家菊先生繙譯了那本書，忽而創造雜誌第二期郁達夫先生的夕陽樓日記因為要批評譯書，無意中隨手借引了余先生所譯的幾句。並且替他改譯了。忽而胡適之先生的努力週報也高興起來，又把郁先生的改譯，加上批評，並且又替郁先生改譯了。於是創造雜誌第三期，郭沫若先生又批評胡譯。他自己不曾全行改譯。又有成仿吾先生不但將胡譯細細評定，而且也改譯了。過了些時，才又有戈樂天先生的批評繙譯的批評，登入學燈欄，也向胡譯商榷，戈先生似不曾見着創造第三期。他也改了全文。張東蓀先生似乎各家的議論都曾過目，所以他又在戈先生的文章後，加了一個注語，而且也改譯了。這幾句尋常文字，經許多大作家一若不能自已的，為他費了無數筆墨。就叫做文字自有因緣，不必有所為而為，卻牽引着，都不知不覺，開了一個咬文嚼字的大會議。也算繙譯界小小一段佳話。

然而到底也更用不着第八人添進去，再加討論的必要。況如我的瘟外行，更不配參加；我今又要就着批評，有所云云，實與本題無關。止貪圖借着這個恰好的例證，做我另一運動的材料，省得更就別人的著作上去舉例，又弄到打草驚蛇。所謂另一運動，即運動叫做「注譯」是也。我前年曾在民鐸雜誌上，做過一篇「移讀外籍之我見」主張為中外翻譯界，開一新天地，將譯界一部分相當之書，用我國注疏體，輔以日本的漢文和讀法，注譯起來。既不直譯，也無需義譯。懷了這種見解三四年，逢人便說，有唯有否。總結一句，大家都還牢守成見，不大注意，無非以為事無前例，而且麻煩，故不嘗試。

然譯籍短處之不可掩，也成為通論。各國大學，必令學生通兩國以上文字，皆因欲使不仗譯籍，能自由參考外國書之故。照這樣看來，何不在譯界另想進步，以收兩利呢？（一是注譯了比較容易發見錯誤，二是並助外國文的研究，冀有多數將助成自讀外籍，此所謂兩利。）適此次郭成兩先生皆堅言歌德之書，宜直從德文原本繙譯。雖這種嚴格的限制，在事實上定通不過。倘然易卜生集，必要從那威文譯出，泰戈兒詩，必要就印度文譯成，何以至今那些好東西、一縷也嘗不着。既然成郭兩先生精研德文，有見乎英譯的不大妥當，我實深有同感。我們不懂外國文的人，用耳朵或別人的嘴巴，來做我們的參考，自然不能多有好繙譯書，能供評論的材料。然凡有我國漢譯的東文西文書，少有一部，不聽見甲乙互相指摘。又外人英譯法譯的漢文書，我們做過八股先生來的，也覺沒有一部，沒有話柄。最近我在歐洲，曾買過兩部英譯的盧騷民約論，請懂法文的把法文原本指點，對勘了幾張，

覺得我們不懂的，英人也沒有懂。止是像煞有價事的，字對字，句對句，直譯過去，就算完事。此或是較古之書，移譯不易。往後又購法譯達爾文種源，與英文原本對勘，購英譯柏格森創化論，與法文原本對勘，這兩個譯本，比較有名，且皆經過達柏二氏自己看過，然粗粗對勘一兩頁，覺小小吹毛求疵，有若此次余郁胡諸先生的受詰，皆不能免。譯籍這樣的淘氣，眞是一件遺憾，所以在昨天我又向幾個朋友發牢騷，周鯁生先生也說把許多英法德的譯籍對勘過了，方信譯本終要不得。必要有一個空前的改良，不當牢在那圈子裏奮鬥。而且有個最現成的比例，可以發見譯籍眞相。即是我表同情於郭成兩先生，欲譯倭鏗書，最好直譯德文。假若余先生等竟就德文而漢譯，倘日人又欲移譯，將就德文原本乎？抑就漢譯乎？我輩必不待轉念而答以最好還從德文。則因漢譯必無法避免小小的不可靠處。照此嚴酷的推論，譯籍之終竟不可靠，乃為無可逃遁之缺點。所爭如何譯法，止爭缺點多少，非爭有無。所謂「注譯，」也不過是理想的可使缺點較少而已。

(一)因把原文並列起來，發見誤點的機會較多；

(二)要預備詳細注解，便不能縱筆直下，譯者的用心自然加倍；

(三)原書必有本來不容易了解之處，照理正需下注，現在剛好曲折的說明。

諸如此類的長處，還很多很多。或者因注譯之故，在他自身，另生缺點。也不能說是一點沒有。現在無篇幅可容細說，姑且引了一個端，候有機會再論罷。以下要就着這番大家的批評，做個比較，還先回到尋常譯書上，慢慢

講下去。

（二）

就着譯書論譯書，我表張東蓀先生的同情，亦說惟達爲要。就達而論，我個人以爲摘譯最好，義譯猶爲其次。自然直譯是最欠妥當。

拿一詞相當一詞，叫做直譯。張先生論之曰呆板，換言之，卽毫無生氣，貫串不來是已。而且在事實上甲文移爲乙文，次第必應顛倒。顛倒實亦有正當規則。惟要嚴按規則，容易變成「不詞」。若在注譯，另有旁證曲引之疏解，終能救濟到明白。若在直譯，詞句少能伸縮，欲救不詞，止有任意顛倒，强求一達。這就是成先生所謂『只管一句句譯下來，譯到不好譯的地方，便亂七八糟，改造一下。把人家先後，完全顛倒』。這形容直譯家的手忙脚亂，頗合眞相。因此直譯的書，在一毫不懂外文之人，終是叫苦連天，喊着看不懂。便在有點歐化意味的朋友，也似水中看竹葉，模模糊糊。直待對了原本，方原諒他也具有苦心。所以生起這個原諒，就因爲覺得卽使換我們來代他直譯，恐也半斤搭八兩，不能十分改良。所以李石曾先生也曾說過，『譯書照了字數，信筆的寫下去，因當時外國書在我們腦裏，但把中國字義去替代了他，也頗覺頭頭是道。惟過了一陣，外國書已經辭別了腦筋，再偶爾繙看自

己的譯本往往連自己也懂不起來。』這又是一種眞相。所以直譯是最要不得。然當此智識慾甚熾之時，慰情聊勝於無，拿直譯書殺殺火。我在民鐸上也曾說過，當初日本有一個時代，直譯書也曾大出過鋒頭，極有相當的功績。而且惟直譯，可以搖筆卽來，足以對付書商論字給值的要求，而出版便亦容易。

準此，也可辭論這回的筆墨官司。張先生總名之曰呆板的直譯，其意一定就是說六人雖有留意不留意之別，却無需判分優劣。吾意亦然。照顢頇的下個判語，自然余先生最初一句句老實譯下去，留意必然最鬆，郁先生注意的批評，自然較留意。胡先生自然更較留意。郭成戈三位先生對批評而批評，自然更較留意。至於張先生，脫卻直譯羈絆，變為義譯，非但更較留意，而且自然比較更看得懂。然就是六位的直譯，後一個當然比較前一個留意，他的優劣可以不分者，因為命意止是魯衞之間，他們的遺詞，偶有公認為不當者，也無不可相恕。請列舉於左：

「有自知之明」此語按之於直譯，似毫無着落。如曰在句外補足意義，則亦猶云「我們大家都是明白」。

「煩擾我們」亦與「在我們面前」語氣略分輕重而已。下語重了一點，恰似誤認Confront為Confound

「以前各派說」大家都言「現代毫無把握」，皆指解決人生之人而言。如此，截止現代，尚少能具把握之解決人，推想現代以前，更無其人可知，擴其義以求周匝，亦不可厚非。此段文字，戈先生言「凡中校畢業生可完全看懂」我意不需畢業生亦能看懂，豈有能執筆而譯如是一書之人，在最淺顯處，反不懂了最易知之現代兩字？可以證明他別具心裁，有意改作。

「所以」此若拘於直譯之詞必對詞，可云漢義不合英字。然安知此處譯者非止自由達意，並無對解英字之必要，則與他人用「故」字無異。

「造就」此爲選字稍欠熨貼。有如發明發揮發字皆合，不如闡發之尤當。擇字稍差毫釐，反若遠到千里。「造就」一字，胡先生改爲「說明」，經衆允許，然胡先生親告我，郤說應帶「創說」之意，尤善。余大韙之。因余宿有堅持之見解，以爲解釋中外字義，皆當就本義輾轉引申，不應突改毫無關連之解說。此字實不當脫郤「造」字的本義去引申。不過連屬就字，爲倉卒中未加推敲而已。

「並不存什麼妄想」與「並非爲幻想所驅使」，尚不過於懸殊。

凡此皆非我之曲解。因有無誤點，彼此皆不甚相遠，非可强分優劣也。

至於義譯之所以較勝，由甲文變爲乙文，能不受甲詞拘束，但取甲義以就乙調，讀之必遠較暢達，固優勝矣，而且在執筆之頃，欲融會貫通其慘淡經營之苦，所費勞力，自必加倍，獨得優劣，實非倖獲。所謂義譯，其實舉凡各國有名之譯籍，皆用其法。義譯直譯，亦無截然界限。義譯乃加過匠心之譯，直譯則苟且遷就之譯而已。但義譯雖善，終有原書輪廓在胸。固不屑於詞以對詞，然往往章必對章，甚而至於句對句，若將爲原書優孟之衣冠。如此，非但拘惜尙多遷就於甲，俾不能痛快於乙者，必然非少。並使他人繩墨之者，終亦拘執原詞，指所增刪，以爲不信之口實。甚而至於自己亦無方法，實知有難「達」之苦衷。此即無論何國譯籍，終不滿意於能讀原本之故。因此求

較義譯更自由，而又有某特別處長者，又有摘譯之價値，可以論定。

什麼叫做摘譯，即如嚴幾道先生譯天演論，是個義譯。吳摯甫先生改爲節本，無異一個摘譯。嚴先生又義譯原富，梁卓如先生又爲摘譯於新民叢報。別人對了嚴譯，常要加着苛繩，因章之對章，常有小不信，可供指摘。對於吳梁節稿，則沒有批評，因無原本小節目比較之嫌。但達大義，微言反似親切有味。較讀嚴譯，更似容易得窺綱要。故又若最近章行嚴張東蓀張君勱胡適之諸先生，暨許多高材博學，在雜誌小冊，自由摘述政論學說，無不予人以深刻之意影，明快之解喻。而整部著作除嚴譯外，尙未有愜心貴當之成書也。說至此處，我將發一奇突之論，此實非整部譯籍，不易得名作之故，實整部譯籍，其自身恐即爲古代遺傳的不進化辦法。古代書籍無多，治學又當墨守一經，因此愼譯一書，便於奉爲矩矱。而今文化極盛，窮研一學，既非廣參博考，不能爲功，而精造學問之人，又非僅通一文，可以了事，則整部譯籍，將何所用。

（二）

試問譯書之本意何在？人人可含笑的回答只爲將譯餉不識外國文之讀書人，假我之發明爲痴愚。然又問所譯餉者何如人？其人爲予以普通概念之人，抑爲專門成學之人乎？則頓時可覺我之痴愚，亦有討論之餘地。非

可「譯書者將譯餉不識外國文之讀書人」作如是簡單之界說也。今當約略彙論所欲譯而餉之之人物。

欲予以普通概念之人，約有兩種：

(一)所謂舊人物，經生如章太炎先生，文人如樊雲門先生，可為此類人之代表。其數在現今為極少。其人大都不屑讀譯籍。然彼等亦取物競互助作為取笑之資料。供給之者，即由從前梁卓如先生等多所摘譯，間接輸入。今日亦未嘗不可仍予彼等以較新之概念，然仍止能此處彼處在報章雜誌簡短介紹，輾轉以入其耳。

(二)篤老之新人物，有如從前勞玉初先生，吾鄉裘葆良先生，及眼前新人物，如累於衣食之學界辦事人，繁雜奔忙的新政客，其數較多。此等人皆明知不能成學，然彼等欲增漸新之智識，已不以報章雜誌為滿足。必且欲有綱領畢具，眉目甚清楚之新書，為進一步之快讀。然究標一義之名著，或僅說精要之高作，如以若明若昧之譯筆，必限於思力與目力，置不樂顧。譬如彼等欲知科學方法，假有人將狄卡兒蒲那特卜音凱雷諸書譯餉之，彼等歡迎之熱度，可比對於王撫五先生帶譯帶編已成書之科學方法論為低。故如倭鏗人生之意義與價值一書，如有人撮其大要，刪留十分之三四，明示人以倭鏗大旨何所云云，我必欣然色喜。不似今日出了三隻角子，丟了再來看了又丟，有「到底倭鏗說些什麼」之苦。宜乎郁先生冒了火，打出這場筆墨官司。

在那段打官司的文章，照石蘅青先生說法，他說『止要說「人生有什麼意義和價值，我們不能拋棄了解決

的嘗試，因要詳細來說說。」這就算了，其餘都是浮話。』（按就一段而論，要存此三語。若在全書，連三語亦是浮話也可删去。）照石先生的摘譯辦法，不但讀了更比義譯痛快，可達到予人概念之目的。并且對原書，對英譯，對七位先生的漢譯，面面都通。并且倭鏗自己也首肯只是八股先生倭鏗之意若曰的辦法。若一定要算倭鏗親口告訴我，一是長，二是短，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那就惟有倭鏗的親筆所寫，才靠得住。所以無論英譯漢譯直譯義譯，叫做一個也免不了「錯誤」。恐怕就添千百個人動筆，還是一樣的焦頭爛額而退。這並！非是中學校畢業生能懂得的一段淺文，有如是魔力。這因為要執柯伐柯，吹毛求疵，縲獅殼裏，雖有英雄，也做不出道場來。

故若要供給普通概念，最好是大學者自己編書，否則止要摘譯。

若供人參考，俾能專門成學，如何可以義譯，因恐原本一字，皆有前後互相照應之條件。若自由刊落，所造之歧誤必多，據以成學，如何不誤事。不得已而注譯，原本具在，即有誤解，能發其覆者較多且較易。注譯之優勝，俟下文條件較備後，指論尤易分明。

欲將譯籍，予於專門成學之人，約有三種：

（一）頭等名角，政界如梁卓如先生，學界如錢玄同先生，報界如章行嚴先生，論編書所佩服的汪馥炎先生之類，皆是牌子較響的新人物。彼等雖尚未於新學自命一家，彼等既實有做大學問家，貢獻玄質各學大著

作之天才，而又終未忘情。此類老牌新人物，在政學各界，名稍亞而力相等者，還不可勝數。即直譯義譯，由譯整部書的朋友，誤想書的銷數一半，靠着此等人。其實此等人物，他們對於旁行書的規則義法性質意態，皆大段明瞭。有其特別見解處，尙過於尋常洋學生。特幾千生字，彼等公冗，而且年事稍增，記憶力不無打不過推理力，於百忙中沒有閑工夫，能會面極熟，不夠直接看書，是他們的小憾罷了。他們最懷疑的，便是那時賢的直譯義譯之書。他們怕輕易引據了，鬧起笑話。明知譯籍是帮忙他們成學不來。若用他來消遣，又毫不痛快。倒不如像看公事的辦法，因公文都支離牽纏，故當叫科員摘由。所以他們盼望有譯籍做消遣，也必定贊成摘譯。就有義譯的書，能像嚴譯那種曲達，他們也不敢據以成學。明知讀下去是爽利了，原來是一定走板的，也止可供着消遣而已。他們最希望的，假如一本倭鏗書，第一要倭鏗能講得流利的中國話，講給他們聽。不得已而思其次，請懂德文的，當面細講。如有不明，反復詰問要到弗明弗止。如能這種辦法，講明了幾十百部書，夠着參考，他們自信在什麼一種學問，皆能論定是非，自成門戶的呀。其實要倭鏗自講，或旁人替講，儘有一個權可代用的辦法，便是注譯。無異要懂詩經，有了毛傳鄭箋孔疏，也一定有個小小解決了。若止請胡適之先生把白話來譯起一部詩經來，無論直譯義譯，想來胡先生自己也定不要據了他治詩的呀。

(二)未來的學生主人翁，如現在已有大學或專門學的學生，他們既自有其專門成學的志願，而且必有一日能自行暢讀蟹行書。特現在蟹行書的學力，稍微欠缺。倘有譯籍，也足以在羽毛未豐之時，帮些小忙。譯書

人又一眼覷定：以為他們便是銷書的惟一主顧。其實他們叫做習聽學生不可不買書的流行語，不自覺的，或買兩部，擺上書架而已。。譯書大都不爭氣，既頭等名角，往往看不懂，倒偏是他的小朋友獨懂，有這種意外嗎。所以看了既不痛快。若依據成學，他們做夢也做不着原書他相信不久可自看的。堅決的斷定，若據譯籍，是要上大當的。因此譯整部書的朋友，若有意供給學校參考，眞近乎頂錯誤的謬想。會這班學界未來的主人翁，他們當着盤行書未能自由完全了解的時候，他們急於要借慰情聊勝無的參考，也很盼望各種原書，有人替他指點指點。那就注譯的書，既可適用於頭等名角、權代敝屣講師，也未嘗不可供學界未來的主人翁，當做個諍友。他們見原文與注譯並列，既容易發見譯注人的錯誤，所以也就膽大用他參考，曉得上當也是有限的，

(三)便是有志成學，不能不中途輟學的青年。彼等料想盤行書無緣深造，而直譯義譯，又諸多靠不住，然無法不仰譯籍的鼻息，止好據以研究，得寸得尺，碰命運罷了。所以譯籍惟一的買客，止是此類人。然彼等亦何嘗無具有頭等名角之思力，而且既富成學之年齡，又比較的多識幾個外國生字。倘竟有一種注譯之書，於彼之外國文及新學術，兩有補助，自然比較的歡迎。與其求文字速成歐化，習慣了他，助他能多讀譯籍，還不如也浸他在歐文裏，幫同我就文字的歐化，豈不更善呢。

照以上三種望他專門成學的人物而言，用得着直譯義譯，將整部譯籍，供他們參考的條件，幾乎可說沒有。

一經說到成學，照日本新學，那樣發達，他們有名的學者，著出有名好書的，已不勝數。然所有名著，往往彼自記參考書於卷端，列舉英法德各文字之書數十種。何嘗有但通日文能著新學名著的學者。於是足見我們要治新學，也不能在例外。能靠着譯籍，做成專門學者嗎。然則不必爲着徵信起見，要另行創出注譯一門，即爲幫助國人研究外國文注譯的書籍，也似是急要的東西。大凡事少前例，便無人注意。然果能言之成理，知其爲益非淺，亦何妨特別創造呢？世界上每有極偉大的事業，未到時間，舉世視爲無足重輕，但經過一番試驗，附庸竟蔚成了大國，其例甚多。注疏是我們中國學界一種的特長，注譯有此靠背，安見得不能創始於中國，因而通行於世界。在文豪或未之敢信，而經生則必有此好夢。方今有左右世界之最大能力也，厥有三物：一學校，二報館，三影戲公司，皆能支配全世界過半數之人數者也。學校一向較爲人所重視，今比諸譯書。若報館，千年以來，潛伏於邸報，比文書尚不如，何可與印刷界之書史同論，至變於敲小鑼賊賣之「朝報」，雖頭角將顯，而尤入下流。不料不到二百年，搖身一變，竟奄有全印刷界，而爲混一魔王。不惟文書入附刊，書史待廣告，皆爲所賤視，即學校亦必賴其鼓吹，方有聲色。然則安見注譯，不作譯界之魔王，至影戲公司，庶乎其用世界語著書可互相比例呀。

（四）

現在若欲爲此篇文字作結擧一個注譯的式狀出來，非但倉卒不及預備，卽報館印刷之材料，亦不完全，注譯尤應比注疏改良。全恃字有小大粗細，記號分別甚多，行列非常精整，乃能表顯可愛，閱讀明快，自足稱善。爾附登報紙，勢有所不能。故今僅可用有注無注，作一粗劣之比較，顯出彼之略善於此，爲注譯留一絲意影。

吾友有一毫不識英字，使讀創造及時事新報，終莫知此次筆墨官司，何爲而打。及我替他把英字字義，逐個注出，他便會意着，有興味的看了再看了。於是我又想到自己，雖略識幾個英字，而德文則兩目如聾，他認得我，我認不得他，郭成兩先生雖苦心的引在紙上，譯得很好。老實不客氣，兩先生的直譯，我是似懂非懂，雖說得德文天花亂墜，我是莫名其妙。昨天我去尋了一個懂德文的朋友，請他把英文對注一注。雖他正倉卒中用鉛筆胡亂注着，回來一看，似沒有十分熨貼，我也不好意思再去擾他。而且因爲供我粗粗了解之目的已達。用不着入細。哈哈，一經亂七八糟，注明了九個字義，我頓時有味得許多。郭成兩先生的直譯，也全看懂了。英譯漢譯的是非也格外添出來了。止是字義的對注，功用已經大顯，如果精細的注着疏着，還了得嗎？然必有人噴飯，說是笑話笑話，每字注個字義，有何煩難，算做什麼一回事。我說這無異哥侖布請人把雞蛋直立合座，不能。他自己便將蛋尖稍破，立了起來。人皆大譁，以爲此有何難。哥氏曰：本無所難，公等何以不爲。每字對注一義，在注譯原止一端，而尚有大部分之餘事，且僅僅對注字義，他國鄙陋獨修之書，特有爲之。我國極無聊之無師自通小冊，却亦爲之。惟有高文典冊，中外同一頑固，抵死不屑爲。從前我曾語之於張菊生先生，勸彼行之於英文雜誌及英語週刊，彼甚贊同。然卒

不見實行。甯可西文一句在左，中文一句在右。為變相之華英進階，亦明知讀者對勘英漢兩語，尋將何字和當何字，殊非易事。故又於書尾另提難字注之。寫者不憚其煩，讀者飽受其苦，皆欲避免鄙陋而已。想來對注字義一法，正是式微而在落難之中，如報紙在敵小鑼賊賊賣朝報時代。誰為豪傑，如白話文然，破成見而登諸大雅？彼實能為譯界有小說功能也。閑話少說，我今且把郭成兩先生的兩個直譯，先寫在左：

——郭先生說：

『現在凡為提起這個「人生有無意義與價值」的問題的人，他對於下面的事理是不能疑惑的，就是此處不是在敍述一個已成的「有」，只是在表示一個問題，一個對於我們未曾解決，然而他的解決卻是不容放棄的問題。現代的生活狀態在此沒有供給一個確切可喜的肯定的答案於我們，這是要更加詳細地指明的，……』

——成先生說：

『處現在的時代提起「人生有什麼意義與價值沒有」的疑問的人，一定會是很明白這不是要敍述一個實在的所有物，反是在表出一個問題；這一個問題對於我們是還沒有解決的，然而他的解決是決不容放棄的。現在的生活狀態還沒有引到何等確實而可喜的肯定於我們，這是下面還要詳述的，……』

兩先生自己明白的交代過，他們所以直譯到如此長腳長手的不好懂，因為要存真。他們說不好懂，真也不

好懂。當初沒有把德文對注。他們說存真，我也領略不到。現在把我朋友代注的字義，把他寫在下面，請同我一樣不懂德文的人來看，再看郭成兩先生的譯文，有無同異。若覺能增加了明白，便見得那鄙陋的對注字義，已幫助人不少，如有「注譯」那種有注有疏，他的功效，又要增加如何呢？

順便且將英譯分段的附入，也是對注着，倘有不會讀英字，同我另一朋友一樣的人，也可以請他評評，有了對注的字義譯文，便能容易看一點嗎？也是試驗試驗注譯的功効。

德原文	英對注	漢對注
(第一逗)		(第二逗)
所有誰	who	wer
現在	to-day	heute
那	the	die
問題	question	frage
提起	take-up	aufnimmt;
未可定	whether	od
那	the	das
人(的)	human	menschliche
生	life	leben
一個	a	einen
意義	meaning	sinn
和	and	und
價值	value	wert
有	has	hat,

德文漢讀法：

所有誰現在提起那個問題，那人生未可定有一個意義和價值。

德文漢譯：

（郭）現在凡爲提起這個「人生有無意義和價值」的問題的人。

（成）處現在的時代提起「人生有什麼意義與價值沒有」的疑問人。

漢對法	英譯文
has	有
human	人（的）
life	生
any	什麼一點兒
meaning	意義
and	和
value?	價值嗎

（第一句）相當德文第二逗，德文之第一逗，納入英譯第二句。

─英文漢讀法：

人生有什麼一點兒意義和價值嗎？

─英文漢譯：

（余）人生有無何等意義與價值？

（郁）人生究竟有無什麼意義與價值？

（胡）人生有什麼意義和價值嗎？

（成）人生有什麼意義與價值嗎？

（戈）人生有什麼意義與值值？

（張）人生有意義價值乎？

（插說幾句：）

這開首一句，沒有歧誤的，故大家所譯相同。─德英各有習慣，─德人在此處，把發問者屬於世上任何一人，下文要接「他」，故必要說，倘有那位老先生提起問題，要問人生有無意義和價值，他便必定如何如何。─英人大約把發問者屬於世上全體人，說起尤較得勢。下文要接「我們」，故硬挺挺的先破空直問一句，說道人生有意義和價值嗎？然後接上我們發這個疑問，我們彼時如何如何，背義譯者，所以生出不同。到甲文換乙文，就有意直譯，你

看郭成兩先生，不得不將第二逗，夾在第一逗的中間，他們因爲把 wer 放到他末了，才能使中國人知道語氣未了。否則如上面德文漢讀法的辦法，定要誤以爲各自成句，有弄錯意義的危險了。說到這里，才能明白張東蓀先生勸人決不要詞對詞，句對句的呆做，就因爲直譯義譯，都辦不到對得恰好，因此多少逗，卻變了多少句；或多少句，竟變了一句或一逗；或變了多少句或多少逗，通是避免不了的。所以德文一句半，英文五句，卻不算個毛病。若要眞正愈留原文的眞相愈好，惟有列出原文，注了又疏，叫做注譯，才比較道地，也定可解到很懂。若止是繙譯，叫做愈留眞相，愈近直譯，也愈增不懂。恰恰傾了小信，并且失了大信。所以不是供人參考成學，止是叫人留着概念，摘譯尤好。要嚴格的做參考用，應當注譯。試再比較下去：

德原文	英對注	漢對注
（第三逗）		
他	he	der
能	can	kann
不	not	nicht
懷疑	doubtful	zweifelhaft
屬於那哈兒	thereof	derueber
爲	be	sein,

｜德文漢讀法：

屬於那哈兒他不能懷疑。

｜德文漢譯：

（郭）他對於下面的事理是不能疑惑的。

（成）定會是很明白（他不能對於這一點懷疑）

英譯文	漢對注
（第二句）	
當着＝during	in
問起	asking
這個	this
問題	question
我們	we
都是	are
立於……之下	under
無	no
幻感境界	illusion

英文漢讀法：

當着問起這個問題，我們都是立於無幻惑境之下。（言當時頭腦必定清清楚楚，不會立直了做夢。）

英文漢譯：

（余）有此種懷疑的並非為幻想所支配我們有自知之明。

（郁）問到這個問題我們大家都是明白了。

（胡）我們發這疑問時並不存什麼妄想。

（成）我們發這疑問並非為幻想所驅使。

（戈）我們發這疑問時並不存什麼謬見。

（張）吾人初非妄發此問。

（插說幾句）

此語，郭云，明白就是明白下文教訓語，胡云，此語是起下文，成意，又承上，又起下。終之，明白呀不能懷疑呀，皆指明白着最下文所云云是大家同意的德文在下文說得較平淡，所以此語之詞氣也平淡。英譯假裝云云，說得較多聲色，所以此語亦顯着聲色，下一個 Illusion 字樣，說得像煞有價事。使引起讀者亦存不尋常之見，似乎要加倍留意。其實直譯德文，老實點如郭之「不能懷疑」最好。曉暢點如成之「定會是很明白」亦善。郁之就德

意譯英言，「大家都是明白的了」(了字似可刪)也恰合。若要顧着英譯字面，所以余之並非爲幻想所驅使，成仍循之而言並非爲幻想所驅使，戈亦改妄想爲謬見。並不存什麼謬見，猶云非爲幻想支配或驅使。三人皆替他關着一身大汗，無非要恰肖英譯大驚小怪之語氣。然曰非爲幻想支配或驅使，曰不存謬見，不能懷疑之意，亦在言外。惟胡之不存妄想，確是多了一個轉灣。蓋妄想不能直接起疑。必是先有妄想，再從妄想生出幻想或謬見，成了幻想或謬見疑始生出。多了轉灣，自是不合於德文原義。惟譯英文者，止知忠於英文，欲顯出英文之聲色，却以胡譯爲較多精采。因欲與下文「假裝」相應，此妄想幻想或謬見針鋒尤對。譯下文之 truth 爲眞理，余郁胡成戈五人都同。你想其人竟胆大妄爲，欲假裝眞理之主人翁，定斥之曰妄想，才罵得倒。僅斥之曰幻想曰謬見，不嫌過於文縐縐嗎？但英譯果有眞理之意義否乎？下文再講。似乎張先生獨具隻眼，竟把眞理字樣刪去，一若最少語障。因此彼欲自與下文呼應，於此語亦刪削，似不屑屑眷切比對。於此亦見凡在譯事，各人各爲自己之上邊文詞必有連帶的牽縴，亦執柯伐柯時一種機械，往往[illegible]較多救濟。試再比較下去：

德原文	英對注	漢對注
（第四逗）	（第五逗）	
是那麼一回事	that	dasz
這	it	es
在這兒	here	hier
不	not	nicht
一個	a	einen
眼前	present	vorhaudenen
占有……的人	possesson	besixz
來	to	zu
敘述	describe	beschreiben
不過	but	somdern
一個	a	eine
問題	question	qufgabe
表示出	denote	bezichuen
是值得着	deservel	gilt,

——德文漢讀法：

是那麼一回事，在這兒，這不是值得不來敘述一個眼前占有……的人，（言占有人生意義和人生價值的

人）不過來云示出一個問題。

華語來去二字，幫助動作，具有特性。果否能與英文無限動詞前之to為對照，未敢確定。然一經附加，語氣無不畢肖，亦權可借注；用來或去，同是一樣。視語氣相宜而施。

德文漢譯：

（郭）就是此處不是敍述一個已成的「有」是在表示一個問題。

（成）這不是（在這地方）要敍述一個實在的所有物，反是在表出一個問題。

英譯文	漢對注
（第三句）	
我們	we
知道	know
是那麼樣	that
我們	we
能 不	can not
假裝	pose
現在	to-day
作爲	as
那 占有…的人	that possession
的	of
一個 眞正	a truth
所謂眞正	which
我們	we
有	have
止	but
來 闡發	to unfold

英文漢讀法：

我們知道是那麽樣，我們現在不能假裝好像那一個的占有眞正的人所謂眞正，我們止有來闡發。

英文漢譯：

（余）知道我們不能冒充眞理的主人，不過必須從事於眞理的發見而已。

（郁）目下我們祇能求那一種眞理的發明的時候，我們知道我們不能裝作已經理會得那一種眞理的人。

（胡）我們知道我們現在不能自以爲已得了一種眞理，止須把他發揮出來就是了。

（成）我們知道對於一個我們只當表明出來的眞理，我們現在不能裝作是她的所有者。

（戈）我們知道我們今後只是必須從事於這眞理的發明，我們現在不能冒充已取得了這眞理的主人翁。

（張）須知今日吾人不能自命爲已得解決，吾人尙須闡發。

（插說幾句）

這段話頭，我朋友代我注的德英對照，他是匆忙寫的。到底密合不密合，定不好寫包票。但是據郭成兩先生的漢譯，那注的英字，大約尙相近。郭先生對於德文第四逗，尤其苦心斟酌，所謂「不是在敍述一個已成的有」

在語意是恰到好處。成先生意亦相同。但顧了字面，把已成的有改爲實在的所有物，似乎對得住了 Besitz 一點。然中文却澀起來了。且 Besitz 一字，果如英譯本及朋友所注的爲 possessor 不是 possession，便是已成的有，實在的所有物，都還不是對注。惟作個「已成的有」，算是不曾留意，較大方。又與意思針對上，不生歧誤，若作「實在的所有物」，愈注意，反引起求全責備的糾紛。且一個「物」字，也與針對上文字，增着詞障。細味我朋友的所注，與郭先生的所譯，大約倭鏗之意若曰『凡人發出人生有無意義與價值的問題，他定然明白這個問題，不過是個問題。因爲他不能解決，所以來開發他一下，到底有意義麼，有價值麼，不甚求解敍述已成的有來鋪張這是意義，這是價值。』所謂已成的有，那「有」字，便指有意義，有價值。故照德文漢讀法一個眼前占有：：的人，那……乃指意義與價值，猶云「一個眼前占有人生意義與價值的人」爲什麼跑起一個「人」來呢？只也是說話時可有的論調。猶云凡問人生意義與價值，只是一個哲理問題，闡發着難解決的道理，不是來做言行記榮哀錄，來敍述着，說某人某人或說照某種人某種人，那樣的人生，便是有意義、有價值。跑起 possessor，着上一個「人」，無非看那一國的文章，有如何習慣，下筆時是如何態度。終之若說得很輕鬆，不著十分刻痕，儘管用着。若一經要被讀者黏住了，眞正當「人」看待，可插入我上文言行記榮哀錄等的笑話，那就生着詞障了。故在我們中文到着此處，又是光打光，做一個赤膊的相打，不如略開了最好。所以郭先生僅作一個已成的有，是超脫的。不得已時，儘他說得呆板一點，便照漢讀法，說是「不是敍述一個眼前占有意義和價值的人」也還要得。

所以英譯也作占有眞正的人。惟德文勢各異，習慣的了解又不同，因此加一個 truth，代替了眞意義眞價值，省得遙對上文，必對照了知有省略，使人突兀。

若德文原義，果然如我前面的曲說，那因爲一個尋常意味的 truth，忽跑了一個「眞理」出來，就這場官司，打得大了。眞理兩個字，是八扇門旗，四員虎將，一對對出了場，他才綸巾羽扇，慢吞吞地跑出來的東西。不是輕易隨手拉扯的。若隨手拉扯了出來，形成着不能解決人生意義與價值，第一緣故，是爲現在眞理還不叫我們做主，我們止能闡發他，闡發得一分算一分，竟大家打了個合同，替英譯主張。這是倭鏗要搖頭，兩位吉勃生也要喊寃的。

到了這裏，我便要爲注譯也生疑慮。一是譯書不得已而重譯，是事實上不能避免，幸而現在有原文對照，方能爲譯者喊寃。二是就在原書也幸而剛剛倭鏗所言，難於歧誤，然照英譯那種說法的原本，往往而有。譯哲理書的人，容易存着一個成見，以爲深人必無淺語。在大學者口中的 truth，照例譯個眞理，才合身分。故丟過了德文說，就英論英，誰還說那眞理不是的解。誰肯輕鬆鬆裏譯做平淡無味的眞正呢？且就照吉勃生等用大驚小怪假裝不假裝的詞氣，也非眞理去配他不可。但注譯人將有一種截樹掘根的胃口，又終要上下文說話，十分照應得來，做再三的咀嚼。當我的朋友，不曾代我注明德文之先，我已經終嫌綸巾羽扇的眞理，不應一走徑出。而且被他橫插着，上文下文，都弄得若明若昧。張東蓀先生他或者也是這個感覺，所以他決計請他不要出場。否則删去一

個緊要角兒，他必不肯。於是可見字面忽然突兀，容易必疑。生了疑，在尋常譯書，把他丟了，或不說煞了，也就算了。在注譯不能含糊過去，或者拚性搏命，得到一個究竟，也未可定。

英譯說不能假裝占有眞正的人，意外便是說，現在人已有的意義與價值，還不是眞正，不配敘述。五句英譯，若有德文對勘，可算做義譯，大致還說得過去。然若離了德文，就了他，把他直譯起來，決還不得原，是一定了。所以諸位所譯，就英論英，也都還合式。我還不敢定德文原義究爲如何，那也不必歸說英譯是非；試再比較下去。

德原文	英對注	漢對注
（第六逗）	（第七逗）	（第八逗）句全
一個	a	ein
問題	question	aufgdbe
所謂這問題	which	die
對於	for	fur
我們	us	uns
未	not	nicht
解決	solved	gelest
被	is	ist
在…上	upon	auf
這問題的	whose	denen
解決	solution	lesung
他自己	itself	sich
然而	however	aber
不能	imposible	unmoglich
放棄	renounce	verzichten
准許	let	laszt

——德文漢讀法:

一個問題，所謂這問題，對於我們，未被解決，然而在這問題的解決上，准許他自己不容放棄。

——德文漢譯:

(郭)一個對於我們是未曾解決，而他的解決却是不容放棄的問題。

(成)這一個問題，對於我們是還沒有解決的，然而他的解決是決不容放棄的。

英譯文	漢對注
(第四句)	
那 問題	the question
常面對着	confront
我們	us
好像	as
一個 疑難問題	apreblem
所有這個疑難問題	that
是	is
畢竟	still
未解決	unsolved
在這個時候＝斯時也	whilst
我們	we
可 不	may not
放棄	renounce
那 嘗試	the attempt
來 解決	to solve
他	it

英文漢讀法：

那問題當面對着我們，好像一個疑難問題，所有這個疑難問題，畢竟是未解決，在這個時候，我們不可放棄那嘗試來解決他。

英文漢譯：

（余）煩擾我們的，是這個未曾解答的問題，然而我們對於解決的嘗試，決不可加以厭棄。

（郁）這個問題在我們的面前，還是一個未曾解決的問題，所以我們不應該把解決這問題的嘗試來拒絕了。

（胡）我們雖不可把解決問題的嘗試拋棄了，然而這個問題現在還只是一個未曾解決的問題。

（成）這個疑問在我們面前，還是未曾解決的一個問題，然而我們不可把解決他的嘗試拋棄了。

（戈）在我們不可拋棄了解決此問題的努力的時期以內，這問題是豎在我們面前的一個未解決的難題。

（張）此問題現於吾人前，實爲一尙未解決之問題，故吾人不可拋棄解決此問題之企圖。

（插說幾句：）

余郁成張之英文漢譯，雖字句小有異同，作兩個並句譯，皆合德文原義。胡戈字面亦略有同異，卻皆作包句

譯。以 Whilst 所管之子句爲從屬句，於原義不協。此由於先將Truth 解爲眞理，便覺人生意義與價值之不能驟然解決，全由於現在的不能作得眞理之主，所以儘管不把解決這問題的嘗試拋棄，這問題還畢竟莫能解決。因此第五句又譯作解決此問題現在全無把握，這一層便是下文要詳細說明。就英論英，實是針對綿密，語氣一貫。惟若眞理沒有着落，不但此第四句譯爲包句，與德文實相抵觸。即第三句英文漢譯，人皆互相滿意者，却亦可生着問題也。再比較下去則個。

德原文	英對注	漢對注
(第二句第一逗)		(第二逗)
乃是那樣	That	Dasz
那	the	der
現在的	present	heutige
生活狀態	life-condition	lebensstand
我們	us	nus
在這兒	here	hier
沒有	not	keine
確實的	sure	siehere
和	and	und
可喜的	cheerful	freudige
答覆	answer	bejahung
引到	lead	znsuhnt,
所有那麼樣	that	das
將	will	wird
詳細地	in-detail	genauer
來　除述	to　show	zu　zeigen
爲	be	sein,

德文漢讀法：

乃是那樣，那現在的生活狀態，在這兒，引到我們沒有確實的和可喜的答覆，所有那麼樣將為詳細地來陳述。

德文漢譯：

（郭）現代的生活狀態在此沒有供給一個確切可喜的肯定的答案於我們，這是要更加詳細地指明的。

（成）現在的生活狀態還沒有引到我們何等確實而可喜的肯定於我們，這是下面還要詳述的。

英譯文	漢對注
（第五句）	
乃是那樣	that
我們	us
現今的　時期	modern　era
欠缺	lacks
一切的　徵信	all　assurance
在　關涉	in　regard
到	to
他的　解決	its　solution
是	is
一　頂點	a　point
我們	we
應當	shall
有	have
來　造述	to　establish
愈加	more
詳細地	in detail

英文漢讀法：

乃是那樣，在關涉到他的解決，我們現今的時期，欠缺一切的徵信，是一頂點。我們應當有（那頂點），愈加詳細地來造述。

英文漢譯：

（余）關於這個問題的解答以前各派說全無一點確實，往後我們要詳細的指明。

（郁）我們現代關於這個問題的解決還缺少種種確實的地方，這就是叫我們將來不得不更加詳細造就之處。

（胡）我們這個時代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竟全無把握，這一層我們往後要詳細的說明的。

（成）我們現在的時代，關於他的解答缺少一切把握，這一點是我往後要詳細說明的。

（戈）我們現代關於這問題竟全無把握，這一層是我們以後要詳細說明的。

（張）現代對於此問題之答案，皆欠正確，則爲下文所欲詳論之一點耳。

（插說幾句：）

德文說現在生活狀態未將確實可喜的答案給我們，故英譯也說我們現今的時期缺少一切徵信。我們現今的時期者，猶云我們生活狀態在現今的時期也。缺少一切徵信，卽言未將確實可喜的答案給我們也。英譯含

混其詞，稍欠明瞭則有之，義則未有背也。我們既負了不可拋棄解決嘗試的義務，自然要去尋出解決時之癥結。則我們現今的時期缺少一切徵信，換言之，即現在生活狀態未將確實可喜的答案給我們，即關解決這問題的一頂點，故英譯曰「在關涉到他的解決，我們現今的時期，缺少一切的徵信是一頂點」我們現今的時期，缺少一切徵信，是一主語的子句。是一頂點，乃其謂語。就英譯語氣，將這謂語，應當鄭重標出。諸家欲省筆墨，反於下半應補「這一層」「這一點」之故，補彼而略此，似已稍失英譯鄭重加判之意。然如張云現代對於此問題之答案皆欠正確，省得剛剛恰好，而余之關於這個問題的解答……全無一點確實，郁之關於這個問題的解決，還缺少種種確實的地方，也不即不離。若胡成戈的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竟全無把握，關於他的解答缺少一切把握，關於這問題毫無把握，又伸進了一層，無異這因無確實答案，故弄到我要解答亦無把握。這就似乎失了毫釐，好像差了千里。答案無正確，解答無確實，解決少種種確實，乃屬於現在生活狀態，是原義，亦英譯之旨。若云全無把握，已若屬於負有解決義務的嘗試人。如此，所謂現在的時期關於一切解答缺少把握，無異將上文畢竟未能解決，複疊一下了。下文所欲詳細陳述，決非欲述嘗試人之全無把握畢竟未能解決，乃欲述生活狀態未有確實可喜之答案，而爲解決之嘗試也。此間若果有不當，其受枉還爲着眞理。因若以爲缺少一切徵信，即是指眞理還欠工夫，則全無把握四字，自在毫端躍出。此種極隱複之缺失，皆非大刀闊斧譯述時所屑躊躇。（惟注譯乃易覺察。）其實若果造未安，所生之理障，亦往往不少也。

寫到此處，借此番各家批評，運動我所希望之注譯，亦已粗具。至於關涉倭鏗這段「粗淺文字」的本問題，知吾瘟外行屬言亦多。增着笑話，自然不少。誠如成先生「最後的批評」所謂「不配」者，宜莫如我。務望節取其運動「注譯」之微意，勿問其理論之當否可耳。

最後對於注譯，又須鄭重聲明，前用上圖比較對照之式狀，乃便於報紙刊刻，非即注譯格式。且上所列者，亦僅苟且之注，毫末加疏。終之注譯的意思，我想樂於贊成者亦多。大家所慮者，變爲外國文講義之式狀，乃不便於但資觀覽者之快讀，此爲惟一躊躇。但此事實不難解決，並恃印刷物之材料豐富，記號字體，爲別甚多，則朗然豁目可研可誦，無不相宜矣。今以從前一友人商榷改良古書爲譬。彼欲得一最精美之善本，供時賢快覽。價值相宜者，先從文選始。文選而去其注，自然人人不贊成。夾入注文，止有少數古本，正文與注文，字體大小相懸甚多，頗能爽目。若尋常坊刻所翻胡本之類，皆正文注文，相差之大小過少，頗礙於興到時之快誦。而且文選舊注，已不適於今人了解之處，未免太多；倘有通學，澈底改造，固爲最好，然恐尊古賤今，已成習慣，即有可信託之學者，能成一最新最善之注本，亦或見重於詞林，然人必仍不忘情於舊注，便有兼收並蓄之苦。且我個人所主張，對唐宋以前舊注，亦須永遠貼附正文，並宜一家全載外，又搜羅有名注本完全附載。譬如文選用李善注本，所有五臣注等亦完全剷附李注本，於是諸家對於正文缺注者補之，其不合者糾之，有異同者批評之，論定之；注之所言，在今又應注釋才能明白者，亦從而箋之疏之。必如此方能粗無遺憾，暫時足稱精本。今之能辦此者，亦或有其人。藝苑中亦或

求其書，人所不敢提議者，卽第一恐古今注釋箋疏，羅列多種，夾雜炫目，止便考據，不便誦讀，故先爲氣沮。其實印刷事業，已入二十世紀，尙不能利用其能力。爲藝林發生新善本，亦實我輩惰性太固之證。故我二十年前已有一可笑之奇評。我說我是物質文明之狂信者，我料學界文明野蠻，止要每國取其數種之書，遙列於數十步之外，我但見其記號字體大小濃淡疏密，繁然不可究詰者，該國必係文明。若其書止數種之字，好像易經所稱之直方大而已，該國必係野蠻。此雖完全笑話，而實合進化之原則，由粗之精，由簡之繁，當有一得也。我們再言歸正傳，講起文選精本。今復粗粗定個計畫，有如左方：

（正文）用頭號烏黑宋板體字，

（李注）用四號宋板字夾注，

（旁注）用四號另一體的宋板體字夾注，

（補注等）用四號今體字夾注，

（音訓）用四號粗黑今體宋板體等字夾注，

（注中注）用七號字亦夾注各分今體宋體粗黑等等。

（其他）二號三號五號六號字等，隨宜而施，更輔以陰文及記號之類。

快讀者但看頭號黑宋烏體字，又美觀，又爽目，精研者羅觀古今箋注得失，朗若列眉，斯亦足以權稱新式精

本矣。其停止求諸印刷材料，非絕對不可能也。以此爲譬，而注譯從同。且非但譯事得一革新，而且可以促進印術外觀之改良，故余時時夢想及之，恕我不及時而躁言之也。

（一九二三年，四月〇）

國音問題與國語的文學問題

兄弟今天倘用無錫話來講，可是很難聽；要是說上海話，却又說不來；只好把藍青官話來談談罷。……要知注音字母，不過是一種幫助讀音統一的方法；也是能夠使人識字容易的工具，而我對於這個東西，却有兩句話可道：一句話是很粗俗的，叫做注音字母「狗屁不值一錢，」但另一句話却是注音字母又「神聖不可侵犯。」爲甚麼說彼是狗屁不值一錢呢？這因爲注音字母是極淺陋的東西，假使有個人讀過東西洋哪一國文字，或稍涉獵音韻學的，甚至能操買販等底「翻語」的，都能造出這種字母來，不過要造得很好，毫沒有缺點，那就難了，恐怕即使深通東西音韻學者也不能究其極，他人或能另造一種，亦即立受攻駁。孟子說：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我可惜着用在這裏，以求一澈底的齊整完滿，決難有此事。譬如杜威和羅素來華講學，我們去聽他，要是「直覺」是很容易的，倘用「智慧」去研究他們底學說，那就難了。不過凡人研究學問，功夫雖是很深，總有些缺點；那麼，注音字母也是這樣，哪能沒有缺點呢？而一般人就各起來主張，鬨動一時，好像定國歌一樣，人人只能批評，自己却做不出一個榜樣來；當教育部徵求國歌的時候，甲做了乙不滿意，乙做了丙不稱心，多數的人自己不敢擬一只，祇曉得批評人家；現在一般人對於注音字母，也是如此。從前開讀音統一會時候，會員主張很不一致，爭執得

很利害，內有一位代表，甚至因某字母不采用，碰桌擲足以爭。其實，我們中國底讀者，實在很複雜，此處能發這音，彼處或不能，此處以這音爲不可少，而彼處或視爲無足重輕。例如ㄏ音，全國人不過一部分人能讀，北方大部分祇能讀做ㄒ一；又如於與等這許多音，在中國視爲不可少，但是在日本或是英國竟不能發其音；即以注音字母的ㄓㄔㄕㄖㄗ葉音而論，北方必不可少，而南方不過有ㄗㄘㄙ，倘以此相爭，恐怕累年不得究竟了。如此雖有注音字母，還是沒有標準，這又可證明彼此狗屁不值一錢，但是借此不完全的注音字母，卻能造成許多便利地方，譬如人人都可識字，所以又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了。

野蠻時代的人，都造象形字；然有人說指事和象形同時有，這姑且不細究彼。造象形字之國之可考者，有五國：（一）中國，如◉等；（二）埃及，如◎等；（三）巴比倫，如[illegible]等；（四）赫梯，如[illegible]等，（五）墨西哥，如[illegible]等。◉者，中國和埃及同謂日，巴比倫以日比於衆星，所以成星形；墨西哥乃個人掌之名，特象其狀以發字；赫梯其義未明。中國生出一種日本底假名字；赫梯沒有生出子孫來；埃及和巴比倫就生出現在的歐洲文字及同文；墨西哥不過傳教徒採用，拚切土音，以教墨人；埃及文字，極爲複雜，當時有腓尼基　一小亞細亞底古國，也是猶太一族，約在我國商周時代，這種人大都散在各國就商，但是他們自己沒有文化　底商人，游販各國，采用埃及文二十二字，當作記賬符號，當初毫沒有深意，是狗屁不值一錢的東西，而實爲歐美文明底肇端，不是又神聖不可侵犯嗎？說到這里，我又要講一件故事，證明記號底用處：從前一個徽州人，在外邊做生意，托一個朋友帶一百塊

洋鈿到家裏，給他底老婆，還有一封信，夾在裏面；這個朋友在路中，把信一看，只見畫有四只狗，五只鼈，他看了竟莫明其妙。到了朋友家裏，他有意試試他朋友底老婆，便對伊說：只有五十塊錢。伊說不對：是一百塊錢。他聽了很奇怪，問伊怎樣知道。伊說：四只狗四九三十六；八只鼈八八六十四；共計一百塊。這是伊們杜造的記號，用以以聲、傳義的。倘不相信，你們只要看有些寫烏龜爲五車，這里讀起來還像，若讀北京音，便大大的不同了。又像我們從前考科舉的時候，旁人家每每送一種糕粽，取意是「高中」，但這兩字正確地讀起來，也是不同。又有以筆錠雙錢取意「必定雙全」，都是如此；可見這都是借音合意的。又如「我」「爾」自字：說文，我施身自謂；或說我頃頓也，後借爲己身代名詞，以我字加亻旁爲原義。爾字上爲个，中爲㸚，像窗子的形式，就是窗上的飾品；後因音與「汝」似，即借作「汝」意。又如也，爲，能，皆棄其原義，假爲代詞，副詞，形容詞，中國文化，這麼樣發達，尚且有許多借音字，何況腓尼基？其文有形跡可尋，如埃及文∨若飛鳥，斐人取之變爲ㄑ，以爲牛頭，希臘人更變做通行的A字，就是阿爾法Alpha。埃及文 q，斐人取之謂若房屋建在水面上，希臘人更變做通行的B，就是培帶Beta好像造二層樓房，并且變換其方向了。腓尼基既采用這二十二個字母以後，又分成兩派：

希臘——筆勢內結……拉丁，歐洲各國文字

埃及

希伯來猶太—筆勢外散……回文，印度蒙滿等文字

歐洲文字在希臘以前，也沒有所謂Vowel（韻母）Consonant的（聲母），好像由V變爲A，由q變做B，也沒有什麼標準；所以我們中國有一般人，以爲注音字母，將來可許也有良好結果，因爲將來這注音字母，儘可逐漸改良，在美術上也很有關係的。因爲看慣熟練，也能橫寫連續，也能行草好看。

日本文和腓尼基也是一個樣子，他們底 Vowel（韻母）是ア＝A，イ＝I，ウ＝U，エ＝E，オ＝O；他們底Consonant（聲母）是カキクケコ等；日本不知拚法，就拿這十個字母來論，儘可省去キクケコ四字母，因カイ＝キ，カウ＝ケ，カエ＝ク，カオ＝コ。又日人不能拚鼻音，到宋始有ン字母產出，剛能拚東——咸諸韻一部的字，（韻分爲三部：從支——尤爲一部，從東——咸爲一部，從屋——洽爲一部）他進步的難，也可知了。又日本文裏八ナ是沒奈，也是皮奈，好像我們中國的五車哇居，一樣的講。到日文不過采用中文，變爲假名五十音，現在我們看日本假名，或是英文字母，以爲彼國文字的文明，而於注音字母，狠爲譏誹，殊不知注音字母的完全，實勝日本假名三十六倍！

我們中國底支微……尤，都是アイウエオ的字；東冬……咸，都是英文裏MN的字；屋沃……洽都是刀才的字；譬如「巾」是十一眞「京」是八庚，「今」是十二侵，都是N的音不過我們中部的人，猶如法國底別母「巾」「京」「今」三字都是一樣的，照北京音就不對了，佢們讀這三字都不同的；廣東人讀「今」字又大不同；佢們底鼻音，差不多沒有這字的。日本人到了中國，採取MN的字，像東冬……就是ム；採取PT的字，像屋沃……就是ン；(按日文宜東冬作ニ屋沃作ム) 如國是職韻與蒸相配，蒸N音；術質韻與眞相配，眞N音，像T的音，尙有チ，TS則ツ。

語不是單音字也是單音，譬如 Cat, dog, 這二字，Syllable 是一個，唱起歌來，也可唱出二個 Syllable來，不過這二字，却不是一音所成的，所以TS雖不是個完全的 Syllable，却要讀「此」音的；又如MN也是這樣，MN是一種餘音，譬如「東」一定要 doung，然後成東音。倘沒有N，便不成「東」；我們中部人的鼻音，都是別母音，同別地方不同；中部的入聲，外人往往學不到，所以他們往往把入聲的末了，加個H如「屋」爲yoh等字，他們底意思裏，要使人讀起來，喉嚨直貫一貫。

日本人有了卡奈和哈奈，得到許多好處，去年日本學生來華，和我國學生携手，他們說道：日本人百分之九十五能夠識字看報。我們中國人能識字的人有多少，沒有精細的統計，據余日章先生說中國識字的人，祇有百分之七或八；我姑且寬一點說他是有百分之三十五。那麼，以三十五人識字的國，對那九十五人識字的國，當然

是很慚愧！不過要曉得他們所說的九十五個，還是虛的，實在只有四十五個，因爲還有四十五個只識得卡奈和哈奈，漢字是不識的。那麼，他們四十年的工夫，能加四十五人識拚音，我們只要二十年，也就可以加上四十五人識注音字母；四十五加三十五，已有八十人了，那時同他們並坐而談，還有什麼愧色呢？

我本主張用羅馬文字或是用純粹的雙拚法，在讀音統一會裏，却都遭失敗；所以我和注音字母，好似毫無關係。

京音問題，從前的人，一向不能推倒彼。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爲一向大家說起來，總以爲京音是京城裏的音，所以現在張士一先生很主張拿北京受過中等教育的人底音做標準音。他們底語做標準語；他還主張要以活的做標準，就是口授，不可以死的做標準，就是不用書本，這是很好。不過有一件事，倒很爲難：就是所謂「京」者，究是哪一個呢？長安是漢唐底京城，洛陽是成周底京城，說這都是不對，當然以北京爲準。但是北京又以哪里爲界呢？還是以京畿爲界呢？還是以京城爲界呢？即以京城爲界，那麼，南城（或稱前門）和北城（或稱後門）底音，也是不同，譬如北城有讀「去」爲「K」的。他又說：以受中等教育者底爲音標準，這法也很好，不過中等學生底音，是否一樣，又是一個問題，即使一樣了，而同是一個人，這時和那時的音，也不免要兩樣些；姑且也說是一樣的，那麼，把他底音和語，當做標準，編成一書，教各地都照着去教授，然又不對了，因爲照張先生所主張的要活的，口授的；況且各處因要拿京音做標準，于是到京裏來學，安知各處的人，都能學像京音呢？而北京人亦太覺辛苦，

一致之後也未必卽能正確。我曾經問過李石曾先生：法國國語是否拿巴黎來做標準？他答道：其初也不過拿一個傍巴黎的某小城所說的話來當做標準語的；不過我不是北京人，却自小生長在內城，可算我底話做標準語嗎？所以我主張把京畿二百里以內的人說的話拿來做標準。英國倫敦人讀 a pen，蘇格蘭人却讀作 a pin 的音，不見得因爲倫敦是京城，一定要敎蘇格蘭人也照着念；當然未有這椿事的不過佢們有字典，可以拿來矯正，不致相去太遠，我們中國沒有好的字典，故不能使彼接近。我想張先生所以這樣主張，也有一個緣故：因他在南洋公學讀外國語的時候，他底先生大都是西洋人，纔使他底外國語能正確，不曉得這里有不同的地方，譬如我們敎不識字的幾個字，佢們倒容易記得，因佢們底腦筋裏一些東西都沒有，所以記起來反而容易。猶之我們本不懂英文，西人敎我英文，自然也很容易念；現在要使說慣本地話的人說北京話，要說北京人受過中等敎育的人的話，不要困難一些嗎？況且還有一層：凡怕說錯的人倒不能說，亂說的人反能夠說；因爲怕說錯，佢就不敢說，所以永不能說了；亂說的人，不管對不對，只是說；所以反能夠說。

中國話不像英語一般的容易，北京人能這樣說，很有次序，別處人未必都能；北京人說的話，也不好當彼是天經地義，佢們未有的，不可也跟佢們就不要，所以我以爲儘可把注音字母來拚上海話，你們回到家裏的時候，就可拿這種字母，去敎給你們家裏的老媽子，慢慢地說明給伊們聽。不過說明這回事，也是很難，因爲我們底口和伊們底耳，難以接近，就是接觸的時間很少；那麼只得用目來傳達。譬如你要想敎車夫注音字母，他未必肯傾

聽，因爲他們拖了車子出來，先要招生意賺錢，餓着肚皮，哪肯聽你嚕哩嚕囌的注音字母呢？那麼，我們不防先印好講義，發給他們，等他錢也賺了，肚也飽了，再想着接得一張字紙，拿出來看看，那時我們可以講給他們聽，同他們詳細說明，要他們認識這三十九字母，也易於從事了。我以爲你們家裏的老媽子底苦處，都是不識注音字母的緣故。何以呢？因爲伊們不識注音字母，要想寫一封信，給伊底女兒說：『我在這裏，我受太太底虐待，非常苦惱。我本來要早些回來，因爲要湊滿三塊錢，所以要再等幾天。』但是伊自己不能寫信，只好來請少爺寫，那末伊還敢把伊底苦處說出來嗎？或是請『父母親大人閣下』的拆字先生去寫，那麼也怕輾轉相傳，如果太太知道，就立刻要叫伊走了。倘能知道注音字母的，就可拿注音字母拼成相近的土音，來傳達這個意思。又如看報，倘懂了注音字母，就可把報上的注音字母細細拼來，也不難知道世界和地方的要聞了。唉！我們要知道不識字人的苦楚呀！提倡自由平等的人，還要從這處注意！

講到我對於國語的文學，有二層意見：

(一)國語當然也可成爲文學。你看尚書，和左傳兩部書，寫的都是當代語言，但到今日，都有文學上的價值，尚書能夠成功尚書文學，左傳能夠成功左傳文學。又如英語能成爲英國文學，法語能成爲法國文學，豈有現代的國語獨不能成功國語的文學呢？胡適之主張國語的文學，人家批評他只曉得水滸紅樓夢，不曉得他現在還在那里古書一擔一擔地挑進肚裏去。

（二）語體文——國語的文學——施在國民學校裏，一般縉紳先生，因爲自己子弟起見，起來極力反對其實太認錯了。倘眞要叫子弟研求古文學，那麼等他到義務敎育受完之後，也不遲，何必太性急呢？我們施義務敎育，不要專爲少數的貴族子弟，是爲大多數的平民敎育。要知道義務敎育的時間很短促，倘使研求古文學，決不能奏効的。你看從前老學究，把他底兒子們，從小就從四書五經敎起，敎到大也不見得多少好成績，一旦窮途潦倒，擺個拆字攤頭，旁人家請他寫封信，他還要寫得十分道地的『父母親大人閣下』的字樣，那麼，我們敎兒童語體文，敎了三四年，他却能寫通順的文字出來，如果你要叫他研求古文學，也未必來不及。要知道國民學校底學生，佢們大多數是要急於謀生的。

所以討論國語的文學問題，要注意於對人和對己兩方面，決不可一例看待。對人當在能否普及方面着想，最好使老嫗都解；對己因整理國故起見，有餘力自當於古文學兼顧研究。這兩層都是師範生負重大責任，不得不在諸位面前說明的。今天說的話，覺得很沒有系統，原來不過是隨便談談罷了。

（一九二十年，十二月。筆記者盛朗西）

草鞋與皮鞋

天下的事物有兩種不同的價值，一是自己的價值，一是從他方面發生的價值。譬如皮鞋價高，草鞋價低，這是一定的；有時在那山路濘泥的地方草鞋的價值比皮鞋要高多了。我們中國是一個穿草鞋的國家，很多地方是需用草鞋的，是故在中國是草鞋的價值高些。現在我們的脚上，雖然穿着很貴重的皮鞋，到街上還是要靠穿草鞋的人拉車哩！

這個拚切國音或拚切土音的注音字母，我們有三個法子去研究他：（一）像皮鞋一樣的研究，字母要極好極完善；（二）像草鞋一樣的研究，不過要將草鞋做得精美一點；（三）只要有草鞋穿，不必一定要多費時日去做好，因爲即刻就要穿。我們的注音字母，自然應該要造得極好，研究得極精細，和造皮鞋一樣。但皮鞋的工程大，價值又貴，皮子要到國外去買；本地的皮工手藝又不好；我們既然馬上就要鞋子穿，那就要急求近取，沒奈何暫且做一雙草鞋穿得了。我國是一個共和國，內憂外患又很緊急，普及初等教育是救國的根本法子；這個火燒眉毛時應急的注音字母，是普及教育的最好的利器，這是如第三條像草鞋一樣的研究。但是我們的意思，是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我們做草鞋也要有這個樣子。也不可太壞了。所以我們研究現在的注音字母，應當加以

考究，把他那極不好的地方，改良一些，這就是如為二條做草鞋一樣的研究。

我們要知道造這注音字母的主要目的，是為着中國十分之九的目不識丁的國民，增加知識，灌輸教育；這注音字母，實在是四萬萬人的救星。既然有了救星，我們就要即刻努力傳播起來，早傳播一天就早得一天的功效。若定要精益求精，密益求密的研究到極好，才肯把他傳播施行；到那時我們的頭已白了，齒已落了，老大的中華民國已陷於莫可挽回之境了。國亡之後再將很精的注音字母來傳播也無益了。所以我們要救國，要提倡注音字母，就是現在這個時候，遲就不好了。

並且造這注音字母本來是一樁不容易的事，自創造至今日十有餘年，其中經過許多艱難困若；他的歷史，我從前在遵道會說過。因為用幾十個字母，要統一全國的語言，合了甲的意思，就難合乙的意思。想要各方面都能滿意，是做不到的。所以有人說注音字母造得不好，他本來有不圓滿的地方。但是據我看來，注音字母比較英文日文的字母，就好得多了。有人說：「ㄢ」「ㄣ」「ㄤ」「ㄥ」四母，帶有子音，不能列入母音；這樣看來，那就連「ㄞㄟㄠㄡ」四字都不能成立了。因為這四字是二重音，不能說是音母。「ㄦ」母是最近研究所貢獻的，前人不知。若比他與歐文「R」字一樣，也不能成為韻母了。說到「ㄗㄘㄙㄓㄔㄕㄖ」七聲母，有人主張都要收聲於「ㄜ」韻，讀作「ㄗㄜ」「ㄘㄜ」……等；但是「ㄗ」母與「ㄜ」母拼和可以變成「ㄗㄜ」「ㄗㄜ」母不能變成「ㄗ」「ㄓ」可以變成「ㄓㄜ」母不能變成「ㄓ」。又如巾今京三字，廣東人分為三音，讀作 Gem Gen

Geng北京音分爲二音，讀作「ㄐㄧㄣ」「ㄐㄧㄥ」，合了北京人的意思，就不能合廣東人的意了。我是北京國語統一籌備會中一分子，會員汪怡一定要於三十九注音字母之外，加一圓唇之「ㄧ○」音字母。因昔造字母時，只造一「ㄜ」母，讀如英文「ě」，唇不圓。加「ㄨ」成「ㄨㄜ」則成圓唇之「ㄧ○」音。故只造一「ㄜ」音，如北京人讀「歌」爲「格」ㄍㄜ Ger，讀羅爲「ㄌㄨㄜ」Lo。照廣韻上「歌」「戈」分爲二韻，因歌爲開口音「ㄜ」，戈爲合口音「ㄨㄜ」，還不過等呼不同罷了，不必另造一圓唇之「ㄧ○」音字母。又北京人讀「煙」爲一「ㄧㄢ」，江蘇人讀「烟」爲「ㄧㄣ」，南北人音不同，本來各地聲音歧異，世界各處是一樣的，南方人將「ㄧㄢ」二母相拼，即自然讀成「ㄧㄣ」，故不必另造「ㄣ」字。關於此「ㄨㄜ等於ㄧ○」和「ㄧㄢ等於ㄧㄣ」二條，汪怡因不知等呼，不肯贊成。汪先生改國音字典，我說他太急了。因爲世界上無永久不變的，凡事宜盡力推行，因困難而改良，國音字典及注音字母，方始推行，不宜罷改。我是主張做草鞋穿的；但宜盡力求其實用，我主張還沒有去穿，就明日也改，今日也改，左改右改，還是一雙草鞋。我主張一面穿用舊的草鞋，一面另外做精緻的皮鞋，對於注音字母，宜一面保存推行，不可零碎更改；一面請少數專門學者，做根本的研究，研究得精美了，再行更改，豈不是像草鞋皮鞋二者都得了益處嗎？所以我主張，以現在之國音爲標準，在學校進行，不可輕於更改，免兒童疑惑。一方面在家裏研究，預備改良，二者並進。

我們凡事不要完全崇拜外人，如果自己有理，是宜做自己的。造字母要簡易適用，假定一定要學着外國，就

會很麻煩，不適用了。譬如有些人主張「ㄗ」母要改用西文「ds」，無論「ds」讀作「ㄗ」不甚對，就是用「ds」拚出字來，如拚一「藏」字，要用五個字母「dsang」也就太不簡易了，如何通俗呢？用注音字母只要「ㄗㄤ」二母就拚成「藏」了。（和鈞按照ㄗㄤ之「ㄤ」字看來，可知前面吳先生所說『人言「ㄢ」「ㄤㄥ」四母帶有子音，不能做母音』照此說若將其子音分開，如「ㄤ」分爲「ang」文明是文明，只是太不簡易適用了。）又如「ㄓ」等於「ㄉㄖ」「ㄥ」等於「ㄝㄎ」；拚一「鄭」字之音，一定要用「鄭＝ㄉㄖㄝㄎ」還幾多的麻煩呢？所以我敢大膽的說，我們的注音字母，要比英法日等國字母更文明幾百倍。英日文字母那裏比得上注音字母呢？所以我請求各位竭力提倡注音字母，因爲注音字母雖然是草鞋，在中國是非常重要的哩。我們看那日本的假名，如カキクケユ等，實在是很不好，比注音字母要差百倍，應當要廢掉的。但是日本人很注重他，保護他，不許他人改變。日本將五十假名，很詳細的一個個繪成圖，載明發音部位，難道我們中國人就不肯重視注音字母嗎？

現在的國音與北京音比較，簡直有百分之九十五相同，所以可說國音就是北京音。用北京音統一全國的語言，是極好的。青年會對於此事甚爲熱心，爲提倡國音用過二百多萬元。但是學校的小孩子，學了國音，回家想和他的父母或乳母家人互相通問，是用不着的，因爲家裏人聽不懂，街上拉車的和鄉下作田人，他們一生一世沒有應用國音的機會，也就不熱心學習。這又如何是好呢？并且一個人想要學好國音非一二年不成功，然則拉

車的作田的那有這許多時間來學習，他們都該死嗎？現在就有一個隨地拚音的好法子，若用注音字母隨地拚切土音，則一般人只要用二三月功夫，就能夠識字，看報，記帳，寫信了，他個人可以自求知識，可以由書報上知道國家的事情，若有外國來欺我國，就都能出來替國家盡力。你看好不好呢？這就是我所主張穿草鞋應急的道理。所以我請求各位熱心推廣注音字母之傳播！

（一九二七年一月黃和鈞筆記）

注音字母自身之價值

(一)闡述自身價值等之緣故

此恆詩願於粵中賢哲，冀推行低級注音字母之演稿。所謂低級注音字母者，即注音字母兩大功用之第二功用，乃暫充假字，便利婦孺是也。彼夫注音字母自身之價值及其統一聲音之第一功用，在級度爲較高，讓陋如余，既未能舉要，且於低級注音字母之傳布，無多關連，本可置而不論。惟自注音字母出世以來，廣泛討論，時時見諸書報。頗有一二論而不定之點，大都就較高處設問。而第三八不暇深詳者，設慮低級傳布，亦有此周章，則疑阻遂難免發生於不必疑阻之處。故作一連帶之說明，而低級注音字母有利無弊之功用，亦愈可確定矣。

(二)注音字母爲尋常合音術之一種

合音之術，中國古代已有反切術、整理而爲等韻學，惟終失之太煩瑣。人人知有執簡馭繁之法，自歐母東行始。我國以字母切合方言代用者，西國爲婦孺寫讀之用者，爲傳教之西人。字母即假歐母爲之。向余所知者，蘇州上海甯波廈門諸處，皆有其物。此外他人所知者又甚多。在最近四十年中，國人亦時時不斷，接踵爲之，每省有其人。其略著者，如香山王先生炳耀，侯官蔡先生錫勇，廈門盧先生戇章，吳縣沈先生學，皆在三十年前。較晚起而推行稍廣者，有甯河王先生照之官話字母，後繼爲簡字。吳先生汝綸曾爲張之，勞先生乃宣復爲廣之。洎民國二年開讀音統一會之時，大約作者達二百家以外。刊有成書者亦數十家。其字母之式狀，大約分爲三大派：一采用歐母；二仿用速寫法；三截取字之偏旁是也。西人而用中國偏旁字爲之者，亦有丁義華氏戈裕德氏等數人。其聲韻之配置，或體驗於東西文而得，或審擇於反切術之中，或觸悟於十口相傳之天籟。雖各有疏密，要其殊途同歸，各臻於相近之一點，固不約而出於自然。故任擇一家，公布爲注音字母之用，幾無所謂不可。今之注音字母，亦即與諸家爲相同之一物，決無翹然而有獨異之點也。

(三)製定注音字母之理由

取字母而爲注音之用，其要點止在於能注所欲注之音。無剩與闕，即爲能舉其職。前此作者二百餘家稍補苴之，以之注所謂國音，皆爲能舉其職者。有若未經整理之日本假名，尚能發生注音之大助力。彼其作者二百餘

家，莫不較假名為稍整理，擇一以當注音字母之用，可重言以申明之，自無所謂不可。獨是注音所需之字母，究其實際，止純粹為一簡易之反切術，絕無絲毫造字之價值。而時人偶乏分判力者，每以製字之歐母等相比視。而又炫於日本假名，儼然虎皮蒙馬，足以合音文字自豪。故吾人頗望亦有其物，可以聊相慰藉。因之一言及於字母，即造字之意味，一若連帶存在。吾人寶敬文字，尊為聖跡。如就造字積想，則二百餘家私人之著作，皆受僭充倉沮之嫌疑，先冒其大不韙。加之彼此又不相謀，是可否亦難容喙。於是群建一議，不采私人著作，空洞由團體公定。而今之注音字母，遂以實際幾當同一之物，獨得行用矣。

（四）注音字母比日本假名為優

律以合音術，類日本假名為未經整理，亦非余之私言。彼之為術，乃就彼人口中發之音，各擇取漢字一整個，以為代表。如「波奈」花也，「波之」端也，同有一波音，即同用波字代表之。無所謂切合，直乃「直音」而已。倘彼本有切合之計畫，則如彼五十音圖之現狀，「阿衣宇江於」五韻母之外，止需二十一聲母：

加當丂　加之加兩點者當《

加之加一點者當兀　左當ㄙ

之當ㄒ　　多當ㄊ
知當ㄑ　　之知兩名之加兩點者同當ㄐ
左之加兩點者當英文之Z　多之加兩點者當ㄉ
津當ㄗ　　奈當ㄋ
尼當广　　波當ㄏ
波之加兩點者當ㄅ　　波之加圈者當ㄆ
不當ㄈ　　末當ㄇ
也當英文之Y　　良當英文之R
和當英文之W

今爲四十有五，又益以圈者點之三十名者，彼實連同阿衣宇江於共取漢字八十名，已盡括其一切音。無所謂韻母與聲母。彼稱爲假名，蓋記實也。不然，如彼「加行」者，有「加」足矣，不必復有「幾久計古」。因「加伊」卽幾「加宇」卽久「加江」卽計「加於」卽古，皆可切合得之。可切合得之而贅焉，故謂之爲直音之假名，原無足疵。若比之於合音法之注音字母，則視彼爲未經整理，彼復何詞以解。雖然，彼爲加入外音之故，有「阿宇」「於宇」「之也」「之與」等之切合，有尼之變態之ン，助鼻音之附加有，「久通不」等當於K T P爲入聲之

尾音，凡合音之功用，及綴法之條理，皆已大略椎輪，多所掇獲。在千五百年以前之人智，彼之所臻已如此。當時吾人尚爲煩瑣之反切所困，周章於音和類隔之中，絕不知天地有所謂易簡。孰得孰失，我必有以自辨。我今在音理大昌之世，注音字母，得容易稍加整理，遂以駕於彼之假名，亦何足多哉。（吾短假名，人或擧日文語尾變化諸多特點難之，然彼乃日語日音之自身問題，不屬於吾所討論之範圍內。吾所討論者，乃記其聲音之假名。一若中國語音，語法之優劣，絕無與於記音之器之注音字母也。）

（五）歐母起源亦等於假名

人類先文字而有語言，乃爲不可爭之事實。語言之發生，非特前於文字一短期而已，直遠在成千成萬年以前。聲音之關節，積漸而加密。皆由於人類智識日進，名物云謂之包圍於環境者，要求吾人之辨別，日以加多。於是必欲以較多不同之音響，答此要求。當彼逐漸加增別異之音響，必各有所以別異之理由。特以千百人繼續創發之新音，逐一雜出於寥遠之時間，在古代人智，豈能即有聲音統計之術。故即至書契以來，文字形聲孳乳，秩然有則。其分別部居，在魏晉間韻部之興，尚止能紀述其現狀。推求古代就聲增字之通則，猶諉其事於最近代之古音學家也。所以欲其能求得聲音之素質，竟取音索素字，在今日尚有疑難。如驟欲以華語製音字，辨列異同之繁曲，

人入落於十丈雲霧之中。知其簡單合於所能罷事。何況卉衣鮮食之先民，止知聲音宜然，決不知聲音何爲而然者乎？故世界草昧初開之人類，不約而同製字皆有取於直覺之象形。現代尚有少數低級民族，方以簡單略畫用若文字。如北極下綠原之厄斯企摩，非洲之黑奴族，皆有其物。然則古今不同之民族，曾製象形字者，當無慮千百數。近人置其程度在文字下者，皆不入算。但當其程度極高，儼然可爲紀述文明之利器者，定爲世界有象形文字五種：

（圖　甲）

圖甲卽五種之象形文字。就中自以中國文字，發達能至於極度。餘皆萎落於中古。墨文本起於千年以前，然至哥倫布介紹白人侵入，亦成爲歷史遺迹。赫提者，猶太支族，立國稍後於巴比倫。定其碑文有文字之價值者，因所發石刻，精整不下於埃及遺石之故。五種象形字，除赫提外，皆演有合音字母。如日本假名則出於中國人。（假

名雖無眞合音之價値，然亦能得有合音功用。）歐母則直接出於埃及文。間接有人信爲曾受巴比倫文之影響。墨西哥古字，今教士亦取作注音字母，供土人不識字者所用。

斐尼基者，小亞細亞稍南，濱於地中海之一小國。亦猶太之支族。自夏商之世，下迄於漢初，其民皆作行販小商，遍走於地中海四岸，並能越歐陸渡北海而至英。埃及爲古代文明中心，在其鄰近，自爲屢至之地。惟如埃及象形文字之嚴整精妙，下族小商，自不能與知。幸而埃及制字，亦與中國相同。象形之法窮，濟以會意。（如人舉手向日爲拜之類）會意之法窮，乃更濟以形聲。如圖乙之巢與嬉，皆埃及之形聲字。巢字以「西虛」二文表音，若江河之工可。以右繪鳥巢表形，如江河之水旁。嬉字以「低不喜唔」表音。以右繪一着游屐之人形表形。（所繪之巢，適與中國之巢不謀而合。皆以三小鳥昂首伺母鳥之至。三者，表數之多，不必定三也。如圖甲巴比倫手字，却作五指。中國乂手之曰則三指。說文「又」字下，許君注云：「手也，象形三指者，手之列多略不過三也」以三概舉多數，中國古人與埃及古人，皆獨有巧變。又「西虛」「低不喜唔」埃及一字有數音者，中國之嬉，亦可言遨游。如寫反切，卽成「五勞以周」有相等之多音矣。復如山川之精物爲蛧蜽，周禮作方良，左傳作罔兩，本假借取音而已。僅言方罔，或單舉良兩，皆不成詞。罔兩必並舉，正與埃及之巢，必並稱西虛相同。若罔兩加表形之虫，正可如圖乙之合寫。如此，乃與埃及文無少別異。所以不作此合寫者，因中國文字，有一特例：凡一音必成一字，一字必占同一之面積。於是不得不於罔兩二音，兩加虫旁，任其分載於字書之先後。有此特例，在美術則日趨精整，而於

合音成字之術去之遂遠)。

然埃及如西，如虛，如低，如不，如喜，如唔，作形聲之聲者，選定四十有五。中國則如工，如可，其數至千。數至於千簡易合音之理，自然難於發露。埃及表聲之字，止有四十五，遂使斐尼基小商容易挑取二十二字，作爲彼之假名。居然且爲合音字母之元祖。

(六)斐尼堅產生現在歐母之方法

斐尼堅取埃及形聲字內之聲，以成今日之歐母，其初無非如日本之采用漢字，同一作爲假名之用。明見於歐史者，亦稱其並無子母之分。但取所采之音，與所欲標之音，得一天然相諧而已。一如「波奈」有需乎波與奈，則波必取足，奈亦必取足，以適其用。故歐母之次，雖屢有小變更，而不致倘如斐人之舊。ABCD聲韻雜相爲次，亦正如日本假名舊稱「伊呂波」，非如晚出五十音圖之較有秩序也。如此，斐日兩舊序，皆止便於歌誦，以助記憶。不似五十音圖，及ㄅㄆㄇ一ㄨㄩ等之寓有音統。惟斐母止有二十二，雖子母相生之法，必非行販小商所能完全了解。而天然幷合，則必自然而生。因欲以二十二音，總馭一切，遠不能如日本假名實際有八十之饒裕。在日本亦且附以「阿宇」「於宇」「之也」「之與」等之幷合，方足普馭繁變。則斐人必幷合較多，自有天然趨勢。以此趨勢，容易闖入合音之範圍，乃正所謂巧假以大緣。所以希臘人等起而紹述，即子母秩如之合音字，竟以成立矣。天演之所玉成，在古代多有未出於匠心之妙運者也。今更以斐尼基字母采用埃及文，與日本假名采用漢文，略較其方法之同異，尤足予吾人以不盡之感喟。

(甲)日本取漢文正書，爲彼之片假名，取漢文之草書，爲彼之平假名，不取漢文篆書。斐尼基亦取埃及

草書，如圖丙斐尼基ＡＢＣＤ四母，皆就埃及草書改作，不取其篆文，此其同焉者也。

(乙)日本片假名阿伊各母，皆割裂其偏旁。斐尼基亦取埃及鷹之草書爲Ａ，而小變其形式。埃及草書倘略象鷹，鷹之音內含有Ａ音。斐尼基形式則成牛頭，牛頭斐名Alpha亦含有Ａ音也。取埃及鷺之草書爲Ｂ，且甚異其形式。埃及草書亦倘略象鷺，鷺之音內含有Ｂ音。斐尼基形式則成家屋，家屋斐名 Beta 亦含有Ｂ音也。(斐屋當卽古代築水中央者。故其Ｂ字之形，上半象舍宇，下半象樁木也。)日斐並取人之舊文而改變之，此亦其同焉者也。

埃及篆文	鷹	鷺		石
埃及艸書				
斐尼基字母				
希臘字母	αA	Bβ		
羅馬字母	A	BB	C‹	D▷

(圖丙)

(丙)日本就漢文泛取之，如「訶俱」之類，(皆古假名)不必定屬形聲字之得聲字。故取材多而反成爲「直音」之假名。斐尼基則專就埃及形聲字之得聲四十五字，取其二十二。取材極狹，反促成其爲合音字之元祖。此其異焉者也。

(丁)日本既取漢文爲假名，於鼻於花，皆詣其音曰「波奈」。然慮其不可爲別，故兼用漢之本字。文則鼻也花也，音則「波奈」，名曰和訓。於是漸構爲假名漢字混合之和文，用之以至於今。文明遞積，同音爲別之法，竟不措意。積重難返，雖屢議變爲音字，深苦其未能。(若止用歐母拼起來就算，則日本所有和英，和法，和德諸字典，日語早皆以歐母拚切之。謂爲日本音字已成，能乎不能?)斐尼基則采取詣音二十二母外，並未兼用埃字。想由於埃字繁博，以行販小商之資格，雖欲擇采而無從。卻迫而在草昧之世，即不能不對音求別。經敍利亞希臘賢哲之相繼，宜早其能於音之條理，具有模略。於是文明隨之而進，自不難音統日積而愈密。日斐之進程，各有所趨。此亦其異焉者也。

語云，失諸毫釐，差以千里，二者皆不值一錢之假名。一則竟受世界學者之崇拜。每聽人揚言曰：其他音母，則符號耳。(Symbols)惟歐母，字母也，始許稱爲Alphabets。而不知Alphabets自身卻極卑謙，非自始即訓爲可貴重之「字母」，乃訓「牛頭家屋」而已。與「伊呂波」正同一出身。言其實際，決不足望ㄅㄆㄇ背也。然而伊呂波固尤可憐者，以大和魂之故，幾幾乎世界學者，亦將贈以「新Alphabets」之榮典矣。此亦學問界之冷熱觀

之。

（七）注音字母符號之嘗嘗

今世界貴重之字母，其式微時之佳話，亦既言之有餘味矣。而且斐尼基主器之長子，並不屬於希臘，希臘文特其別子。斐母共衍為三派：

一長子為居巴比倫西閃彌族之亞勒明文，敍利亞其代表也。衍而為與希臘文齊名之希伯來文。（即旣述舊約者）更衍而為亞剌伯文，所謂回回文是也。蒙古則在六朝時先輸入敍利亞文，而後掇為蒙文。（西籍云然。）

二次子為居巴南閃彌族之索賓文。梵文由此衍出。更由舊梵文而衍為新梵文三種。甲則傳衍於錫蘭緬甸暹羅爪哇。高麗彥文，並源於此。乙則傳衍而著者為西藏文。丙之傳衍，其著者為行於馬來半島，飛列濱等之巫來由文。

印度　回回　希伯來　斐尼基　希臘　羅馬

（圖丁）

中國「之」字之古今形

三少子爲亞利安族之希臘文。衍而爲羅馬之拉丁文，遂產生今日歐洲各個之新貴。閃彌族之筆勢外散，希臘派之筆勢內斂。今取BDOR四母，列斐尼基，及希臘，羅馬。希伯來，回回，印度，王者而爲圖丁比較之。羅馬之R，其始於斐尼基R上增加一點。回回則反之，其R全失斐母之形，止賸一點。謂爲同出一源，有人能信之乎？然而何足異哉？圖丁之末，更附以漢文「之」字之古今形，試一瞥之，亦

即一笑而釋然矣。

彼其派別之傳衍，本非吾人所欲論。而所以羼述之者，乃取以旁證區區符號之微，擅枷作才者，必於數分時內，可造滿意者數十，胡爲而古今之愚人，一經執筆，便致謹於歷史。必欲某出於某某，屬於某，一若有賦定之天律，不可畔援。如今日之A，已象屋脊形，乃猶必謂出於牛頭。古亦本已牛頭矣，又必謂實出於鷹。其附會於遙遙之華族，能不憚煩如此。則當注音字母製定時，宜亦有一吐經納史之書生在座，彼出而駁難隨便枷作，不能拒其振振之有詞。前言當時合座之主張，共分三派：

(一)縮寫派。中外習縮寫術者，必責其有相當之學力，非沒字碑之所被許也。可見縮寫之筆畫辨析入於豪芒，非淺學及童齡所能習。故世界猶未有昌言以縮寫利便俗學者。注音字母之目的，並望普及于婦孺，其不可用易起混亂之縮寫明矣。凡淺化之民族，猶夫童稚也。觀圖丙斐尼基之字母，嫌埃及鷹鷺草書之流利，難於習寫，必改成牛頭家屋之方板，此即足以證明淺人之心理。且縮寫者，供鈔傳演稿，寫述講義，各種高等之應用，本宜同時依據普通音母，特別製作，乃亦另一不可缺之事也。所以當時注音字母之符號，爲普通一般人之用者，遂不取縮寫派。

(二)歐母派。歐母之起源，固亦尋常。然今日較新之學理，多出自歐文。科學尤出之自彼。科學名詞，彼文亦非舊有，皆依據希臘拉丁特別創造。有人言，尋常字典之較完具，如所謂英文韋勃斯脫字典類者，已具

二十萬字，然卽動物一學之專字，彼所未能載，數已盈萬。然則科學記述，復欲別創何種文字，非愚卽妄，必勞而少功。故日本文於較深科學之歐文，皆徑取原文羼入，缺而不譯，有如和文之雜漢字，所以不欲造作音字則已，如欲造作音字，必用羅馬字母。雖用羅母，近來又有襲用舊母，或改用萬國公定字母之兩說。然所謂公定字母也者，比於舊母，異點本甚少，終之羅馬字母而已。故中國欲造音字，必采用羅馬字母，幾可不必再爭。惟今日采用注音字母卽爲造作音字也耶，此時人之最大誤會。以我個人私見，中國而造音字，不必對於其事而爭應造不應造。（雖應造之問題，亦有以爲極當討論者，其說必然孔長，既不在此文範圍以內，可不必攙說，徒亂人意。）但對於今日，而謂能造不能造。天下之事，無所謂不能，固矣。不過由研究而進於可能之範圍，或短或長，必有需乎時間。故以今日而論，吾恐敢作已能之說者爲甚少。陳先生獨秀，熱望有音字之一人。彼今重思之亦言請擧國學者，先當合力研究二十年，再議造字，則所造者較當。蓋若「KTP」等之尾音，明著於日籍，日習於閩粵人之口中。而「ㄗㄘㄙ」之尾音，僕亦斷言其隱於一部分之字內。前清李光地等堅言「用ㄗㄘㄙ」收音，中國所無，其說至不確。若KTP與ㄗㄘㄙ等尾音俱完，將於歐音收發，無不密合。而吾人猶承襲西人謬說，稱華字爲單音字，欲藉譬喻攙照同音之字，謬續以不取音之枝葉字母，以爲區別，且堪發噱。而且動作變化，云謂級度，隱約顯露於一瞥，出於意影，而未能網攝者，此處彼處，所在而遇。如其吾人眞有志願，努力搜討，必能整理有獲。正可從今着手，待語法音條，十得八

九，於是將純潔之萬國公定字母，代表而出之，手續乃爲適當。若今日卽鹵莽滅裂，將可貴之字母，作爲粗率合音之用。殆愈研愈精，積久發見謬誤，已被妄人習慣，糟成一榻胡塗。而且一再變更，反遭俗士譁爭。必有一二，竟至莫可更正。則躁之爲戾，嗟何能及？今既僅爲注音及利便婦孺之用，任其有一簡單反切式之聲韻，輔助舊文而進，豈非甚爲吉祥。而且此等簡單反切式之聲韻，如今日注音字母者，充其對照之作用，頗可藉普通理，作爲合力研音之助。眞有特別條件，必當歐母，亦可如日本之法，作一假名歐母對照表，則將來華英，華法，華德等之字典，正可以歐母切漢語，不必專恃注音字母也。以此種種之理由，所以當時製造注音字母之會中，所見約略相同，遂亦不取歐母派。

(三)偏旁派，既前二派皆不入用，自然此派獨承其乏。所以當時注音字母，遂取今日行於國中類似偏旁如ㄅㄆㄇ者之一種。

偏旁亦夥矣，何爲必取ㄅㄆㄇ之一種，則所謂歷史是也。如日本之阿，則割取阜旁，伊則割取人旁，似亦含歷史之意味，然依據未正確。偏旁從阜人之字，無慮數百，何以獨令阜人代表阿依？日人必將語塞。於是凡用此術者，皆受同一無依據之嫌疑。主張ㄅㄆㄇ者，則曰凡母必使筆畫與假名相等，此其一也。凡母必爲一整字，爲古字所有，此其二也。凡母彼所代表之音，必與其舊音有關連，此其三也。能具此三者，舉ㄅ以爲例，其筆畫非繫於假名也，彼實包之本文，則所謂整字也。舊音B A，今則代表B，有關連者也。當時我

亦主張歐母者，我亦主張雜用最簡偏旁者，我未嘗主張用發音家合於科學之符號，則我止依據歷史之一人。依據歷史，而受較充足之歷史理由所壓倒，不得不自願敗訴。

（八）字母筆畫之美觀止在習慣

自注音字母出世，猝見其狀貌，皆忍俊不禁。一言以蔽之，稱之爲笨拙。誠哉其笨拙，可以代爲承認。惟無論施及婦孺，正需此笨拙，卽必欲少文其陋，亦無所難。習而久之，或且以爲美觀。故以圖戊所列，對比而觀之，彼雜在稠人之中，頗似斌媚之魏大夫，綽有餘妍。今而知人亦心理作用，夾雜冷熱觀與新舊觀，遂失其眞實之判斷力耳。不然，繁簡以較歐母，彼有何長。正草以較假名，彼且見拙。隨便用草書寫之，亦且未讓於縮寫派也。（王張陳三家，皆粵中曾造注音字母之縮寫派。）

（戊圖）（並用粵音）、

天 地

王炳耀先生

張文齡先生

陳振先先生

注音字母正書

日本片假名

注音字母草書

日本平假名

歐母正書 Tin Dei

歐母草書 Tin Dei

注音字母萬歲

（九）注音字母之配音亦尚恰如其分

一音必表以一母，一母不代兩音，此萬國公定字母之特色也。然果可用以製造文字否乎？尚留一疑問。歐文尚音，然亦未嘗無紙上之分別，則亦同音爲之也。有人舉英文爲例，如：Tail Tale, Tael 同一 Teil 也，胡爲必三之？Write, Right 同一 Rait 也，胡爲必兩之？此或未嘗深考其源，作齊末之詰辨，未足爲論據也。然牛津大學所編最完備之字典，Murray 氏編之三十年，猶未全脫稿，人已化去，其已刊行之十許冊，例言有云：英文古 See 並當三職，見也，海也，莎圍也。後以其所担負者太多，別製 Sea 以當海。麥氏之言而信，則彼之經營於筆畫之爲別，猶夫我也。如是以 ea 代 ee 是一音而兩母也。A 既表 a，猶復借 E 表之，是一母而兩音也。否則見也，海也，莎圍也，通皆作 si，又如何而爲別也？所以果然欲取萬國字母造字，尤非倉猝所能辦。於是注音字母，亦不拘拘於一母止代一音之例。陳先生振先之言曰：韻母止取純粹之母音，有ㄧㄨㄈㄚㄛㄝ而足。餘如「ㄞㄟㄠㄡ」可以雙合。「ㄢㄣㄤㄥ」可加尾聲。然此以用於縮寫或歐母則可，若施其法於普及婦孺之笨拙字母，則不相宜之點，顯然易見。在縮寫，合音加聲，止需微增筆勢之灣曲，無所謂難易。然彼辨別之精微，不適通俗，已陳論於上文。若有需乎笨拙之整個字母，而用雙合加尾之法，則一音之字母，已至於三，尚爲注音字母之遺憾。復雙合焉，譬若切一「怪」字，必

作ㄍㄨㄚ一。或加尾焉，切「廣」字，必作ㄍㄨㄚㄤ。一音之字母，更至於四，淺人猝覩，將炫驚莫知所爲。因欲避此困難，故破一音一母之例，而製ㄞㄟ等之八母，所以一音一母之理，非特於造字有疑問，而於「非歐母」之注音，亦不適當。注音字母之於韻母，守其最近十二韻攝之舊，所謂恰如其分。（一ㄨㄨㄐㄘ共當一械攝）便於注音，而無意外之野心者也。時人之大誤，每以爲苟且合音，卽可成爲獨立音字，故采用歐母，點定四聲等之重大責任，皆欲集於注音字母一身。甚以爲用力太少，而希望又太奢，操一豚一盂，必祝滿溝，必有識者竊笑之矣。不如置種種問題而別加努力。定注音字母之價値，曰「注音而已」，論之不掩其善，責之亦不過其情，則簡單推行之速，將何如乎！

（一九二十年七月）

勤工儉學問題

——致上海民國日報記者——

記者執事：這一向為了勤工儉學問題，又惹起了許多討論。貴報同各報，都載得很熱鬧，今天貴報載了學詠先生「為赴法勤工儉學者進一解」一文中間引着和兄弟的談話，那話大約就是我們星期六在一個茶社中談的。大致所談，都是學詠先生所載的。但是兄弟遇着閑談天的時候，每每要說的空話太多，便東扯西拉，容易纏錯。其中所說「陳公使現在已經接濟了四萬餘元」這大約是說我去年在法國的時候，知道華法教育會已借墊了四萬餘元，不知上下文如何連帶着陳公使，所以學詠先生便聽錯了。陳公使是才到了，不滿兩個月。果真他肯用了四萬元，便現在這一個小小熱鬧問題，也生不出了。民國的官是最清苦不過的，如何有四萬元來救度苦學生呢？他是有心無力，也要原諒的。故特請貴報更正一下，不要叫政府疑心他這樣的揮霍，他在外面發了甚麼財，要敲他竹槓起來。那就學詠先生帮足弟害了他了。

兄弟是對於這很複雜的勤工問題，不敢下什麼批評，但是我也說一句，你也說一幾，集合得許多人的報告同討論，或者也稍稍的顯出一點眞相，尋出一些辦法。因此我趁各人注意的時候，也來附說幾句，純粹還是閑談天。不過我自己寫了，雖依然無頭緒，但一個人坐在屋子裏慢慢地寫，比較有次序一點。比聽我東扯西拉的講話，要不容易弄錯一點。

我在沒有談到正文的時候，先要說幾句閑文中的閑文。這件事，我想國裏的人，不大看做十分重要。却無論那一方面的人，都還幫忙。何以說不大看做重要呢？因爲「勤工則有之，儉學則未必」不但人人心中所有，而且事實也是如此。所以勤工局面既鬧不出什麼大人物來，可以帮執政權。而且一鬨成市，不久卽散，本是我們老同胞的老門道。大家料定這件事，終是很快烟消火滅的。

何以說無論那一方面的人都還幫忙呢？因爲苦學是我們老祖宗所向來欽敬的。公孫宏牧猪，倪寬做學生都養，皆成爲美談。止要這個人肯去頭懸梁錐刺股，映雪囊螢起來，便沒有分什麼仇人恩人，一概的心許首肯，出於自然的。所以各方面的人，不約而同，幫忙勤工生，不是眞正贊成這個辦法，是直覺的承認他們那種行爲。

既看做不重要，所以黨見是生不出來的。既多少終肯幫忙，那就破壞是沒有那種心思的。何以各報的批評及討論辯法，有些不同呢？這無非是各人觀察的不同，及各人感覺的不同。現在做報是很苦的，無話說三句，又要樣樣還他一點像煞是熱鬧。所以彼此的互相稽求，就不免懷疑了。在我個人參互的看來，覺得所有好好壞壞的

記載，皆容納各人盡量的說話，皆是舶來的，不是各報自己訪采。我個人是看不出何報有什麼偏見。即是官場的着急，亦是另有苦衷，然這是我一個人的感覺，不知到底對不對。好在這是閒文，我們且講閒文的正文。

講起正文，便順勢先把官場的苦衷約略說說。官場的厭苦學生，是一個流行病。外交官的怕留學生，更是搖藍裏的小孩怕老虎，出於根性。所以每每有放了冷僻國的小公使，便自己解嘲，說缺不重要，却也沒有留學生。留學生是官費，還有一點身分，並且牛鼻管裏有條繩，可以控制控制。見得最頭暈的，就是自費生。自費生雖號稱「自費」，似乎與「官費」是個對待名詞，然大都帶出去了一個「自」往往中途却沒了「費」。這種沒費的自學生，曾經煩惱了多少日本公使，演出了多少活劇，這是無人不知的典故，也不必勞我的筆，再來贅說一句。西洋這種同樣的把戲，雖然也演過不止一次，然而到底學生老爺，不容易光降。不料有個勤工問題發生，一船一船躉票的載將出去，這一場終要結賬的禍事，陳公使做陳次長時代早已料定免不了。所以去年楊小川告誡勤工生說：「你們不可輕易出去，不免流落巴黎。」雖有人調笑他說：「勤工生去流落巴黎，做個巴黎乞丐，還勝似你流落官場，做個寄生官僚。」然而畢竟流落的時節，還是禍害了官場。畢竟楊小川做過公使，有先見之明，總算官場的曲突徙薪者。比起現在許秋颿止能焦頭爛額，把一千六百人電報勞煩了書記抄出來，扛到各報館去了便算，終是不同。

平心而論，養一個勤工生，至少要一百五十佛郎，一月「一千六百個」勤工生，要二十四萬佛郎一個月。約

合三萬塊洋錢，一年要三十六萬塊。陳公使若做過督軍，或者做過財政交通總長，也算輕而易舉，可惜他止吃過幾塊鑲邊的豆腐，就是眞正辛苦的積成着三十六萬元，止養得起一年的學生，也就犯不着做這種好漢。所以他的電報說：「頃又據廖領報告自本月初以來，每日由領館發給學生食費計二十七名，每日五法郎，本晨又來學生數十人索食，勢頗洶洶，臨時分給麵包，始免暴動等語」所謂本月初者，即二月初，離開電報登在各報，不滿半月。算他半月十五個二十七個五佛郎，共付去二千零二十五個佛郎，又數十人麵包一餐，以六十人計算，每人五十生丁，又付去三百佛郎，合共二千三百七十五個佛郎，計華銀三百元。他兩個電報，却打去了五百字。（兩電文詳見五日前新聞報，今日各報亦登。）三五一千五百佛郎，也化去了二百五十元，就這一項計算，他不免已經吃了砒霜藥老虎。（有人說：電報是可開公費，學生的麵包報銷出去，部裏爺爺要駁。）

我所奇異的：官是眞正到了末日。官的胆子，官的肩膊，比起老百姓來，終覺得不一樣。

華法敎育會裏的老百姓，已有一年多，担任了二百個學生每月的借款，到去年六月，我所知道的有四萬元，到今年我所聽見的已到九萬元。然後才告力竭，陳公使才墊借了二十七個學生月費，發給了數十個學生的麵包，僅僅負担了三百元，已直跳起來，駭得走頭無路。所以別人說他是借題發揮，想拔去這個厭物，我却說他是張皇失措，沒了主意。陳公使遇着了勤工生，眞似交了一步破財流年年運，的確苦惱。

爲什麽說他張皇失措呢？電報上的勤工生，是一千六百個，華法敎育會實數的勤工生，是一千三百個。打電

報要替勤工界撐撐場面，多些少些，充其量，盡行發給五佛郎一天，發了一年，也止三十六萬元。到京漢鐵路邊去，候交通部解款，截借了一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就是陳公使，也是一個鐵錚錚的學生。就是丟了官，勤工生一千六百個的簿子上；替他添上一個，也沒有什麼丟臉。在巴黎流落在公使館，與別人流落在工廠門外，也分不出什麼高低，但分苦樂罷了。他張皇失措的情狀，還吃虧他做學生時，必定數學是但講高深理論，把極粗淺的實用算法，却忘了。一千六百，與二十七與數十，數目差得太遠，他竟將二十七與數十算做一千六百。一千六百裏頭，華法教育會沒有宣告與勤工生脫離經濟關係的時節；華法教育會止有二百個勤工生，向他生經濟關係。那一千四百個，本來不生關係。乃經華法教育會與那二百個生關係的，脫了關係，却引起了本來不生關係的一千四百個，陳公使也怕着要生關係。然而來的都止有二十七同數十，與數目相近的二百，還沒有超過。陳公使偏不肯就相近的數目打算，偏要就數目很遠的，併了一談，說千餘學子，行將絕糧，要拉一個虱，放在頭上去搔着。（一千六百，同啓在打電報的學生，誰有工夫點算，是依着慣例下筆，陳公使也去上這個當。）所以我猜着他，定是張皇失措。而且他的電請提出國務會議，駭得我們鄉下老百姓，不曉得是什麼大事。下文却請二萬元，止好養二十七個或數十個，還是養不了一千六百個。我做勤工生，不但在二百個數目裏頭的，就是本來在一千四百個裏頭，老實不客氣，聽見陳公使要請國務會議救我們，我也辭了工再說。你做了國務老爺會議庫倫，還來不及，竟有工夫來會議我們小學生，一番盛意，也終不止說出二萬元。說到小民國的財政，經那班人三出身的國務員會議，自

然二萬元確是巨款。但看他們各人胸前，掛了寶光大綬嘉禾章，像煞有價事，也開不出口，說出二萬元。二萬元一底的麻雀，連他們姨太太宅子裏的娘姨，也不屑頑着的呀。國務老爺們，虧他如何肯會議呢。虧陳公使如何大着膽，開這大口呢。所以一定是張皇失措了。

好了，話也多了。畢竟官倒楣；終受人得罪。確然確然，我的閒話白嚼，還是把一個官開了一番心，實是不公平，但是我的大目的，是要把九九數整理整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無端得罪於人，抱歉抱歉。

然而我說了半天，但批評官的沒担當，是否用意卽說官是該養留學生的麼？不是，不是。千數的留學生，幷且方去未已，定要官去養他，就是我做了官，也要跳起來，說請你們來做官，我來做學生罷，而且尋常的留學生，依賴慣的呢，十個八個，請官替他們想想法子，也是不希罕的事。至於可敬的勤工生，本來挾了勞工神聖的宗旨，不屑依賴，才去自己奮鬥的，如何歸結下來，仍望靠官生活呢？所以說全體的勤工生，都要官養，也咸不了這個事實。不過出了門，一個緩急，終是有的。無論哪一項勾當，人數一多，哪里免得了緩急的救助呢？不說別的，我把發財的官來說，大家難道忘了年盡歲畢的時候，大大的省城裏，許多窮候補老爺，個個拿了香，擠在大憲的轅門口，叫苦連天，跪着哭着，文巡捕武巡捕，帶駭帶勸的開發，終是沒有用。這不是官數多了時節的現象麼？官是明明去發財的，還免不了緩急的紛擾，何況勤工生本是去冒險的，怎麼反會一塵不驚呢？官是愈少愈好的東西，倒還不會聽見官鬧窮，便要想把官一齊裁了，免得剝蝕國本。勤工生是愈多愈好的佳子弟，爲什麼他一鬧緩急，便恨不得一

齊送歸，才算「維持國體」呢？

這回的勤工生有了「一千六百」同華法教育會生出經濟關係的，止有二百個。照這樣比例，無論如何批評，也可以崇拜這回勤工生的程度。譬如許有十六個兒子，一同出去了，止有兩個不能自了，你做父親的還不滿意麼？所以這件事，官也應該耐了性子，幫這班勤工生，想個緩急方法。去年一年，何嘗不是節節有這樣的恐慌呢？然而當時的岳代辦廖領事都委曲的同着華法教育會，幫着學生想法。現在陳公使的陳籙，一到便滿肚皮的不合時宜，想這厭物，終是橫生枝節，不如帶好帶壞，也張皇起來，順水推船，把他一齊取消，落得公使館門前風涼一點。所以有人說，他必定說：「這眞可厭，這許多東西，干我什麼事！我外交尙忙不開，眞正豈有此理！」這是陳公使最錯誤的地方。老實說話，現在的外交，國際聯盟會裏的專使，都辦不了，要辦也在北京。巴黎的駐法公使，有什麼事做呢？少叉幾圈麻雀，幫社會國家培植點人才起來，倒是應盡的良心。他若肯放到肩膊上，就沒有這樣的張皇。然而定要望他如此，我便痴人說夢，看錯這班新官僚。我上面可惜他的張皇失措，其實還是爲他自己。他用這種大聲呼救的反做法，必定牽惹了那一千四百個，也彼此相顧失色起來。一動不容易再靜，眞正頓時從二百個生經濟關係的，變成一倍二倍三倍，是可有的事。圍鬧公使館，做學生時代，看得官是惡物，誰不樂去湊湊熱鬧，駭駭他也好。混鬧的結果，陳公使盼望一網打盡，乘勢一齊送回；然而便是一百元一個川資，這十六萬元，你道那電請國務會議議出二萬元的政府，他肯出麼？二萬元去了，送回那個，不送回那個，鬧得淸麼？所以要不耐煩，想有個痛

快辦法，若陳公使想得，我想歷來的日本公使，也不見得都遜著陳公使的高明，早已想出了。如何至今還是好好壞壞帶一隻眼睛，止好半推半就的過問呢。所以我在旁觀的批評，却并不是要官養學生，止是望官幫學生一下，不要墊了三百元便不耐煩起來，眞正使人了解了，若說一個人也沒有緩急，也無人敢說。然而終可以望二百生關係的，漸漸減少，不至於從二十七而數十，仍至二百，頃刻便變了全體一千六百，都去圍困公使館的。（今日報載）一千餘人圍困使館，也仍是陳公使張皇失措的表象，不然前天不是又見勤工生會電請派萬國勞動會議代表，可見他們還很有許多人在那裏好整以暇麼？什麼使人了解呢？什麼從前常有二百人會生出經濟關係呢？請據我所知的，再來說說，對不對，我不敢下斷語。

我爲什麼說「一千六百」個勤工生，止有二百個生出經濟關係來，便已可欽可佩呢？因爲我要問什麼叫做勤工儉學生，就是美國的一面做工，一面讀書的學生麼？不是不是。法國那里來那種機會呢！「勤工則有之，儉學則未必」是勤工界流行的一句話。這定要認做事實。

所以凡是爲自己，爲朋友，爲子弟，若問我勤工儉學使得麼？我却勸他不要輕於嘗試。就是全國的人，罵勤工儉學爲不可能的，嘆勤工儉學爲無益的，笑勤工儉學爲夢囈的，恨勤工儉學爲騙人的，他其實都立在「我自己」「我朋友」「我子弟」的三方面着想。從這三方面着想，那種鄙陋齷齪的希望，且不要說起，單從他的正當理由着想，他想眞正有點東西學學，才算得來，眞正能夠有點成就，才算得來，白白去做工人，在國裏不好做麼？他理由

實在是充足。所以在國內苟有機會，可以學得，不必去做勤工生。明白的父兄苟能一面幫幫子弟，便無異一面幫着社會國家。賣田賣地，可以幫子弟去儉學，不必勤工。

然而若從社會國家着想，便苦別人自己不着，苦別人朋友不着，苦別人子弟不着，他肯去勤工，這社會先生，國家老爺，便止有對他磕頭求拜，望他前去。我去年在長沙，遇他們當道及社會問我勤工的，我便對他們說，現在的勤工生，算你們湖南最多，這自然是湖南一件光榮的事情。你們湖南已經有過了兩個大犧牲，不必問從前的犧牲，合理不合理，却是時勢的關係，當時需要着，你們湖南便犧牲着，便是難能可貴。當道光咸豐之間，那種綠營兵的腐敗，你們湖南人便犧牲他的子弟，來當兵勇。當前清末年那種昏亂，你們湖南人又犧牲他的子弟來做革命黨。這不是過去的兩個大犧牲麼？我盼望湖南再有第三犧牲。就是現在民窮財盡，政治的破產，已經破了，經濟的破產，也跟着了。實業實業的聲浪，沸騰在國中，實業的高等人才，那爲自己，爲朋友，爲子弟的三方面人，已經八隻腳賣田賣地，來不及預備。再要管那實業普通人才，那能應接得暇呢？所以譬如你們湖南子弟，冒昧的去當勤工生，「勤工則有之，儉學則未必，」今有三百人，就算其中二百七十，竟止做了工人。無論如何比例，必有二十七人，造到工頭本領。又必有三人造到工程師地位。（蓋轉轉彎彎能入學也。）若如此推廣起來，滿了三千人，則三五年之後，湖南有二千七百個有學生頭腦及在法國做工的工人。有二百七十個工頭，有三十個工程師。這報効社會國家，難道也算不得一分厚禮麼！所以你們湖南，若肯有第三個大犧牲，就是中國需要實業，湖南把子弟犧

牲爲工人是已。這理論，雖然個個聽了，忍俊不禁，點頭稱是；我知道實際上講起來，期望得太高，終是囈語。各國都不曾有這個前例，難道我們學生的程度，會跳過了幾層高到如此麼？然而過去的一年半，竟能有過半數居然在那里支持，所以不得不令我喫驚。我所以對那些人說笑話，說你們勤工的諸君，暗中占了便宜。幸虧勞農政府，沒有本領，從西伯利亞跳過庫倫打進張家口。倘使來了，你們便自由的去做工。我們被他把繩條牽去做工，又做不來，這才苦哩。我又對一種少數人說，你們不叫子弟去勤工，把他掛着中學畢業生的牌子，在鄉鎮上茶館裏去做大先生，魚肉鄉民，這才顛倒哩。

然而辛苦的遠渡重洋而去，爲自己，爲朋友，爲子弟，也便是爲社會國家。也天理人情之至。華法教育會又打起了一個勤工儉學的招旗。故此試驗的當初，卽發起人也確把勤工做手段，儉學做目的。應招的勤工生，內中便也很有小數，止夢想儉學，不曾十分理會勤工。所以這少數的到了外邊，初時知道要儉學非勤工不可，已竟爲難。何況發見「勤工則有之，儉學則未必」所以更是失望。故他們責備會中辦事人，用最少限度責備，說我們是被你們廣告騙出來的，終算不寃枉麼。當時我在巴黎，聽見他們如此譏訶，我就說，這倒眞正抱歉。但是大家要原諒。凡登廣告，止有陳說利益，來不及兼下批評的。譬如登香煙的廣告，止說吃香煙如何好法，決想不到再把香煙於腦子如何不利，也明白說明的。然而我自從去年六月，親去看了一次，才得了三個結語：(一)中國人若能把勤工局面支持得甚久，便可以試驗出中國人種，到底不劣。(二)勤工則有之，勤學則未必，須要明白報告於國人。(三)

勤工罷，儉學罷，都說不到；姑且貿貿然出洋去，也另有一個動機。這動機是什麼？是「看西洋景」。

什麼叫做「看西洋景」呢？因爲自從我們被老番壓下了，集了那種種驚異憤慨的情緒，終要一看他們到底是什麼世界。所以出洋的動機，雖種種不同：有去求益的，有去連絡的，有去取得資格的，好好壞壞的目的，無從一齊寫盡。然而一個正直無渣滓的初念，亦可說總動機，就是要看一看他們到底是什麼世界，所謂看西洋景。故無論亡命客罷，學生罷，教育家罷，商業家罷，委員罷，專使罷，合種種不同的品類，已去的，剛去的，未去的，除了那混沌派其餘大都有看西洋景的興致。如不相信，那末專使又要即日動身了。他的目的任務，自然很多，然最把他驅使得興會淋漓的，就是看西洋景。他老趁着閑了無事可做，不如且去看看西洋景。自然目的任務，也帶着幹了，否則他們秦皇島上的別墅，暖融融裏，說不定，還有心愛的麻雀撲克，可以消遣，肯冒那風浪，離鄉背井麼？閑話少說。這種看西洋景的興會，算少年爲尤盛。故一聽出洋，幾乎無顧慮，不思議的前行。豈知到了萬里之外，止有兩種人是趣味濃深。一種是旅費充足的，出乘車入飫鮮，多游觀富交遊，映着五光十色的西洋景，自然樂而忘返。一種是本來叫化子，叫城門，叫得開，城裏住一夜，叫不開，城外亦住一夜；麵包冷水是他的盛饌；公園草地，是他的廣厦；歌聲出金石，豪氣驚風雨，鑽在那千奇百怪的西洋景裏，亦復行乎自然。這兩種極端的景遇，皆與少年絕遠。所以一看了普通西洋景，大街小巷，走了幾天，但見高的是屋，亮的是燈，摸摸腰裏是空虛，那種萬人如海裏的無趣味，可以說格外無趣味。儉學乎？無其財力。勤工乎？無此勇氣。乃不得不盼望接濟，此是不可思議的看西洋景派，有落入

二百個生經濟關係者。

更有中國人澈底窮，又生出許多公私捨不得的情況：有父兄略有薄資，不肯費於子弟者；有公家猶可說法，無人培其後進者。然往往所謂子弟，所謂後進，冒險遠出，以餓死聞，逼出了家款，求到了公費。於是看西洋景之少年，有挾如是希望，而為孤注一擲者。此亦情有可原。但於勤工的勇氣，必然比人銳減。這是二百人中，亦居一小部分。

其餘，則為勤工志向甚堅，無如其文弱而低能，或則有疾病，有事故，如此則居大半。以多數一千六百人中，合各種狀況，僅有經濟生關係者二百人，勤工界的可驚異，亦使我拿看西洋景批評人者，足以箝口。

然何以止有此八分一之比例？則因初去的，了解的比較的較少，後去的，比較的較多，所以二百生關係之人，皆由不了解時所積。因此，可以從長的想法，固無庸張皇，不然，無論一千六百個勤工生，全責官去救助，固為不情，即八分之一之二百人，華法教育會救助了一年，已虧九萬元，亦告力竭。如其移以竟責諸官，亦未合理。不過若分別計畫，官肯放上肩膊，拿好意協助；不難將不了解的安排去了，止剩少數了解而實有緩急的，本亦備有救助的計畫。如此，便兩全其美了。如若一味張皇，到了使人了解既不易，真要取消又不能，那便官去自討苦喫了。然情勢自然今昔不同，我但把我經驗過的，下過斷語，如此若說錯了，請恕我罷。我所經驗的，下面還可以述幾句。

我所經驗過的是什麼呢？且工且讀的事實，在西洋多得很，原無足奇，因為他日夜種種的教育機關，甚是完

備，所以工餘求些智識，多少終可得到一點。至於中國人在西洋試行工讀，自然拿留美學東苦學生爲先。李石曾君在七八年前，觸動了他的觀感，就聚了一班同鄉，或係師範生或係高等小學畢業生等，約有四五十人，到法國去勤工。大部分是同法國北部提愛潑城相近一個假絲廠訂着合同，帮他抽絲。因爲假絲，是那威所出一種松樹，製成粗草紙大小的白色紙板，溶入硫强等水內，放入槽中，即能引出絲頭，把他搭在纏絲架眼中，即抽出源源不絕的絲條。譬如硫强溶液槽代了繭盆，其餘的工作，都與上海絲廠的工作，毫無二樣，惟中間多一道漂白的手腳而已。假絲粗看與眞絲無異，惟兩相比較，假絲是光采大露，似「好料」之與眞玉。現在凡有廉價的洋織綢緞，大都用假絲，服之太不經久。假絲廠的工作，以抽絲間爲最不好，因硫强氣不良於衛生，故參用華人，法國工人不相妬忌。如此，李君所介紹去之高陽學生三十餘人，質言之，亦好算做苦工。但我曾去參觀了一次，彼等在廠作工很踴躍。廠中給一住宿所，適在水亭叢樹間，淸雅可喜。雖就廠屋改作，然皆由彼等收拾精潔。飯堂廣厦一間，即爲工餘的課堂，滿掛理化博物學掛圖，每日延法教員授課兩小時，皆能勤讀。小半則在巴黎豆腐公司，亦皆有夜課。這是第一票的勤工生。後來高陽鄰近，相引而去者，至今又有百十人。其前去者或回國服務於教育及社會，有多數皆在法國境內，設汽車小肆，設飯館，設雜貨店，莫不興高采烈，一面謀生活，不爲寄生蟲，一面求智識，得工商農業的進步。即現去勤工者，亦在高陽布里村，保定育德中學，獲有相當勤工之智識，然後前往。故在勤工界少有高陽學生，或作或輟，爲落伍之苦旅人。蓋彼等都了解勤工是一種新生活，高等智識，亦可隨各人境遇，一面奮鬥而得，

並非看作留學的小路，可得資格的一種敲門磚。故心志堅定。李君將鄉人實驗所得者，加以戰事發生，儉學生資費不繼者大半；適法廠亦需人甚急，儉學生羣往作工，亦頗有知勤工之可行者，因此發起勤工儉學會。然當戰時，有某省學生兩人將回國，路過倫敦，與余劇談於寓舍。其一人則告余彼在糖廠作工，將女工包好之糖，納入箱子，用軌道小車，運往別屋。他又稱，單寡味，非人所做。因其人實一學者，而當此工作自然不樂。然此人方輟談，彼客又接說：『吾省產糖不少，惜不知提鍊，故仍被日糖所壓；吾有意改進此業，惜一無所知。』兩客之談話，皆屬尋常。然在一桌上互相問答，頗有可怪之處。因為在糖廠運小車，原決不能得提鍊精糖的智識，然過屠門而思大嚼，既已相好朋友，有此改良糖業之心願，所恨他人糖廠，不得其門而入。能入其門，縱不能如大彼得的窺見荷蘭船廠之奧妙；亦必能間接直接調查得好多粗事。胡為但把「非人所做」一句憤慨語了之！大約他必有一種單一的目的，把持在胸中。

因此，我又連帶敍述我去年在里昂的經驗。一天來了六個浙江勤工生，此六人者，皆曾在內國師範中學畢業，志行皆極高明。在里昂做工，亦極相安。其中有一人告我，『我等在此作工，工作並不十分勞苦，每日能得十六佛郎，經濟亦可支持。惟勤工則有之，儉學則未必。我想學習應用化學，不知何日方能達到目的！』言能，甚覺憮然，我亦替他慨嘆。在經濟的組織社會時代，連高明有志行的人，要得些正當的智識，亦不可得。而一種妄作妄為，揮霍在口腹賭博肉慾的倒有，眞是不平！

說到此處，百忙中又要說不相干的幾句話。好在我是喜歡東扯西拉，這封信同記者先生的談話，又本來是閑話，所以不妨插着說說。就是昨天我的朋友丁芸軒君告訴我說他家裏近來新用了一個女幫傭，伊說『我本是在一個現在上海著名的甯波老爺家裏服伺他的姨太太。工錢也比這裏多。太太也要我在他家，我若是再在那裏，終要嚇煞的。所以我情願少兩個銅錢，到你家來。因爲太太吃鷄鴨鵓鴿，終要拿毛活撏的。呀唷！撏起毛來的怕末怕極了。那種畜牲末，終是拚命叫。最怕末兩隻眼精突出子，骨落骨落相好了我，伲裏想着了那種相貌，鑽勒被洞裏子還抖哩。然而太太胃口勿好的時候，還要說我是氣煞哉，吃也嘸不好好裏吃一頓格。今朝末娘姨作弄我，一定拿那隻鵓鴿末死了才撏毛的毛就氣到下晝裏三鐘點，頭也弗梳，老爺也弗敢說一句。』丁君說：『我是沒有的相熟報館，你爲何不寫了出來，登登報，去勸勸那位甯波老爺的姨太太，』這甯波老爺，說出他的姓名來，也無人不知，面子上也過不去的。我所以趁此機會，連帶插了起來。感想幸運的「金錢入手者」要不知足如此。雖那種無智識的女子，也是社會組織不良，沒有做人的相當教育給伊，所以害了伊做不得人，糢糢糊糊，有錢是狂忙狂忙，斵喪夠了，也就自己由醉生而夢死了。我今依了丁君，寫了出來也好，某商能不能看得到，他那位姨太太肯不肯聽，都是另一個問題。然而把他同有志學習應用化學的勤工生比較起來，也就不由自主，感着社會分配的不平均。我們有類似姨太太的行爲，好似什麼總長做壽哩，政客請酒哩，太高興的時節，也要留一點神。尼采的超人，的確

是應用化學做成，不是活擰了鷄鴿毛所能做成的。

然而什麽不平，都是另一個問題，我要歸到無可如何的正文，便對他說：一人有了一個志向，能一線到底，最是可貴。但是爲境遇所迫，却止好轉轉灣灣的達到目的，應用化學，在我們內國，學起來方便麽？如其方便，自然在內國學。又能滿足麽？那更應在內國學。我們無法而出，就是一則爲不方便；（其實簡直可以說不方便的也狠缺乏。）一則爲不滿足。既已如此，回去也是同應用化學沒有因緣。回去做教員，做科員，雖比較於社會或多小益，而收入亦可略豐，親屬朋友，也沾了我們些光。但是那勤工則有之，儉學則未必，還是一樣。所以我們勤工在內國，與勤工在外國，不要加起分別來，我承認勤工在外國，所有發生的利益較多。我們在外邊，除了應用化學以外，可以俯拾卽是的牛溲馬勃，也就不少。譬如我們星期休息，跑到公園裏去，於吸空氣之外，也可留意公園如何構造，路是如何大小相間，草木是那種如何布置，那種如何保護，一切籬落欄杆花堆等等如何式狀，用手薄記着，如此，雖說不得造園學問，然而將來我們回到窮鄉僻壤，大家湊趣起來，要弄個公園娛樂娛樂，也就可以不慌不忙，布置一個像煞有介事的便宜公園出來。譬如我們在通商大埠，看見過洋人的，便曉得把潮煙黏在嘴上，帶起舊式銅面盆，便也總算是洋人。公園是一端，我們在國外的環境，物質上，精神上，恐怕千端萬端也不止，可以補償那做教員，做科員，做養親屬人所多的利益，也就不見得很少。所以决不可心中目中，止有了應用化學。可憐每天工廠裏，街路上，也遇不着一個姓應用名化學的先生，雖然插了標，要尋那應先生，再也遇不着。

我又問浙江的六位勤工生，你們工餘到底有些工夫供給讀書麼？他們說：『時間所賸，雖然不多，然而兩三點鐘工夫，終能騰得出專供讀書。我們現在本已實行，但惜沒有學校可進；相近的學校，皆極無聊。』我說：『你們各位在內國想來都習英文，英文是很高明的了。但怕改習法文之後，時間太短，法文的進行，還正在忙碌。然而文字本可自習，了解學術語，關乎本人的學識，了解成語，身在法國，參考書易得，查考不到的尚少。所謂文法習慣，乃不成什麽問題。英文既高明的，更是短時間可以解決。然則最費時間的一項，却是生字。生字即有最好的教習，也不能代我們注入腦中。記得幾個字，雖是小事，然數目多了，費時自多。且專恃一個法子來注入，又不相宜，終要「熟讀」「多看」「苦記」「常寫」用盡種種方法，同時並進，纔將數千生字記起，就跳出荊棘，到了康莊。所以胡適之先生在北大演講，亦把記生字時代算一學生初歷的苦境。這事全靠自力，雖有良師益友，愛莫能助。不過你們利用這個時候，身居法境，求法文書又易，要把法文弄到游行康莊境界，仗着自修，我個人理想，終以為容易的。他們皆點頭說『我們亦自信容易，正在這裏進行。』我說：『好極了，但是到底終要有人指點指點，格外好些。』他們說：『正是爲此便想不在學校的苦處。』我說：『學校正式的組織，有了不滿百年，百年以前的人，本無現在的學校，一樣大學問家也出得起來。現在的學校，雖有種種改良的便利，自然說不盡，非我所能下個否定之詞。但是現在一般麵筋學生，迷信學校萬能，且要自己不動天君，委一切於學校，希望不勞而獲，我看姓學名校的那位先生，也要拱手的推稱：不敢當不敢當了。

『我想中國名「學」曰「學問」，雖因中國名詞，向來不喜單用，把一個問字湊數。但湊得也很有些趣味。或者從前名詞的時候，實未有一點斟酌，亦未可定，你看古人在學業注重問字，也就異乎尋常。有人問孔文子何以稱文？文是有學之人所稱。孔夫子說：他不恥下問。卻把「問」字代表了「文」字。孔夫子的學生，自然要算顏回第一，他朋友曾參表彰他為學的大本領便是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也把問字代表了顏回一生學術。所以說到了問字，簡直還能「下問」「問不能」「問寡」那就我們沒有學校能入的人，便是神仙了。因為有種種法國當地人，好作種種之問，有許多學問深深淺淺的留學朋友，都可問。恐怕比進學校還强多哩。』說得他們也都好笑起來，點頭稱是。我又接說：『這件事，其實大家實行起來，可以解決國內國外無數人仰首問天無學可入的問題。可惜別國人的性質我不知道，我國的人是最驕傲不過的甯拚一事不知，問人是不大高興。至於「下問」要「不恥」能夠「問不能」能够「問寡」的，恐怕除了孔文子顏回就沒有第三個人。他人，我不敢十分替他判斷，就是我個人，生平最慚愧的，便是不肯虛心問人。最吃虧的，便是恐怕問人，人要討厭。所以這問字，恐怕很難達到。若這問字，眞正流行了，做了我們學生第二生命，我們中國還要出四百兆孔文子顏回哩。什麼區區的「勤工則有之，儉學則未必」呢？』諸君皆發笑而罷，覺得他們興會高了一點。

我又說：『我們志在應用化學，雖然那位姓應用名化學的先生，走遍里昂城，亦遇不見他。

『然而他的行述，如應用化學書報，他的遺物，如應用化學陳列品等，我們可以一面橫八豎七自由的亂硏

究，亂打聽。這便是勤工到法國來的恩惠。否則我們在中國，儘管向棋盆街等跑着，也跑不出多少的聞見來。所以我把最低的希望下判斷，譬如你要學應用化學，現在是二十五歲，做了四年勤工生，學得狠好的法文法語，有頭無尾的應用化學談話，又捆載了一大簏副產品造公園等的牛溲馬勃，你料想奮鬥在勤工，奮鬥不到里昂大學，你便暫且回國。因為你把個人奮鬥來的一點小智識，做過非學士非碩士的教師，終要比去國的時候多得幾文。你從二十九歲做教師起，再實實四年，如此，眞一月能積數十元（此外並可略潤家屬）做教師的時候，更把應用化學的預智識，預備得十十足足，然後到你三十三歲暑假後，攜了所積二三千元，再來里昂，徑入應用化學科，三十七歲畢業，也不算對社會不起。因為學問本是終身之事，你有應用化學，便是學到你同伍老博士一樣壽數一百二十歲，你也終不會眞正畢業。你所以急急乎勤工，則有儉學則未必。氣悶不過，不過要想早點得些智識，幫着社會，做終身研究的基本，這本是狠正當。「種田要種大麥田，生兒要生二十前」（這諺語意義不大好，取其形容急乎及時，却有神氣。）讀書原最要及時，但被不正當的經濟社會，阻當了我們，祇要我們不虛度，便不是我們的罪。若說同從前老見解一般，十六進學，二十中舉，至多三十必要點翰林，從此做官，便是什麼已經學完。一行作吏，此事遂廢，止是應當白相白相，姨太太弄弄，麻雀，吃吃館子，是人生的本分。現在把西洋學校畢業，得個學士碩士博士頭銜，便抵了「同進士出身」「進士出身」「進士及第」還是便算學完，還做他們一套老戲法。恐怕做起這種描金的造糞機器，不大好罷。』于是各人皆大笑而散。

所以這裏又要加個附言：

若大教育家等要促進有力量有機會的學生，「及時」自奮到外國去，非入學校畢業，非得學士碩士博士不可。這用意，不過將畢業及學士碩士博士，做個他們眞正學習，不浪費錢財耗糜公款憑據。我是熱誠的贊同這個意思。所以爲公家設想，也非趕先培植這種人不可。然而這個美滿的批評裏頭，却含着千萬分之一的危險，不可不知：（一）恐那進士出身的毒，遺傳在青年體內，捷獲出洋人，都是有脚路的，屏除了寒士。（二）單一的主張了非如何不可，恐對於無力量的青年，反而消極，令他廢學，生出不合理的攻擊。今天見陳公使的電報，要教育部一齊送回勤工生，讓他可以在公使館淸靜睡覺，便是這種單一主張推演出來的消極法。

今天新申報專電載陳公使電文，要送勤工生回國。一千六百個報名，止有十個，可見他們那隻勤工的鷄腿，也同陳公使的公使一般，咬住了，一時放不下。陳公使苟放得下，可以憤而辭職，何得單要求教育部另派管理員，可讓他淸靜呢。足見我前天所說，他最恨的是便要想做個安樂的閑公使，偏有這種厭物去討他的厭，是不寃枉他。他最短的，便是不耐煩，沒有多少公益心。所以我說，官是眞到了末日，一做官先講對付，保住了官再說。不曉得別人也要保住一個勤工生，同他一樣着急。勤工生自顧前途，有益於國家，社會，還比他的官重。止有老百姓是頭腦比較冷靜點，所以今天又聽見寰球學生會等，都出來想救濟方法，

替勤工生保地位，便比國務會議，止保陳公使地位，畫然兩樣。現在無一處，不可發見官民的異同，官眞到了末日！

以上述了兩端，再把所經驗過的第三端作正文述起。就是一個多月以前，在貴報覺悟欄發表了一封通信的陳澤孚君，他與王仁君等幾位溫台同鄉，都是年年學生運動裏最有學行的人物。去年因爲華法教育會添了新例，要具資格五端，方肯介紹。那資格，便是法文法語程度，技術體魄，預備費三千佛郎等別的資格，他們諸位是容易處辦，惟有那三千佛郎，共有十五人，要拿四萬五千佛郎出來，却是不易。因此候了半年，沈滯上海，照他們的資格本領，去當教員科員，終可得一筆狠溫飽的酬報。他們不願意老死牖下，所以和我來商量，我便說：勤工儉學的苦況，如何如何，要奮鬥什麼益處出來，很不容易。但是我是一個狂信遠遊的朋友，和我來商量，我終攛掇各位到奈何橋的那邊去。（就是西天）

說到這裏，又不能不先把我狂信遠遊的偏見，先插說插說，我這偏見，從前曾借中華新報說過一下，現在再拉雜的複說一回，共有三個理由：（一）是普通的，（二）是偏狹的，（三）是遠大的。

第一個普通理由如何呢？古人說得好：「行萬里路，讀萬卷書」。好比顧亭林那班人物，生長江浙，若謬妄的打算，必以爲他是生長在文化最高的地方，再沒有什麼地方可供他的參考。然而他爲着要行萬里路，還是把騾子駝着他的萬卷書，到西北窮鄉僻壤的地方去勞碌他的筋骨。他的結果，據別人的評，也就批

到好處不少。我姑且順着盲目的品評，說江浙是文化高，西北是文化次；那麼，從文化高的學者，去行文化次的萬里，一樣有益。所以現在我們到日本西洋去，也不必較量彼我的文化，誰高誰次。而且竟權把他的文化，算做不及我堯舜周公孔子，比我們次；那麼，日本是幾及萬里，自然該去；西洋是竟有三個萬里，自然更應該去。而且他們的書，是尋常的公共圖書，也至少有三萬卷，不必我們將騾子駝去。如此，遠游西洋，便是行三萬里路，又可讀三萬卷書。顧亭林老先生聽見了，或者也饞唾拖長一尺，趕緊去勤工儉學。他老當初在西北，也不過勤工差不多。自學則有之；儉學則未必。這普通理由，是說凡抱之乎者也的氣概的，都該去，不但勤工生該去。

第二個褊狹理由如何呢？「地球是吾人的宅居」是他們的諺語。「屍骨弗還鄉，作了什麼孽」「做你個路屍鬼」是我們的諺語。他們的諺語，結果一個地球，歐洲本是他的；美洲他算他的新世界；非洲他又糊裏糊塗，不題名目，實際也算他的新世界；澳洲是我們也承認是他的新世界。賸了五分之一的亞洲，西伯利亞，本是他的新世界；印度緬甸安南馬來什麼南洋羣島，又糊裏糊塗，充做他的非洲。呀唷，幸虧我們掉皮，把我們叫做中國，日本也算自己是天下，那是四夷的邊荒，給他們蠻西偷息偷息也好。如其有人說，地球若會開口。說在我什麼地面，都可以算中心。那我們就覺得我們已竟驅迫到鍋底裏偷息偷息，實際還不但如此。我們什麼梵皇渡徐家匯一帶，都年年月月的推廣出去。天津漢口廣州，也都如此。有人發憤

說：

這是國運不濟，外國奸細，去迎西力東漸的現象；一旦丘八老爺奮其神威，叫他捲了鐵床上毛氈，拔起外國火腿，連夜動身，這是一不知道世界的大勢。倫敦巴黎的梵皇渡徐家匯，二十年來，也是年年月月，飛也似的推廣出去，他們受了什麼力西漸呢？二是不知道他們的脾氣，他們是抱定地球是他們的宅居，屍骨並沒有什麼何鄉可還，眞是你丘八老爺利害，他們却可以覓做了你的小百姓，政治的侵略，止有那小氣的倭兄弟，還自殘同種，露出全副精神打算。至於他們經濟侵略，正是被你推到地上，還是無妨你的衣袋，他還要偷摸的。所以推廣到徐家匯梵皇渡，甚而至於推廣進桃源洞，政治的勢力，自然也有效，然而便是他用單一的經濟勢力，將來我們的屍骨，也有要還苗山老鄉的一天。所以摟狗賣漿的華工，已經替我們撐了參戰的場面，那鼻涕眼淚的猪仔，也算替我們做了華僑的先鋒。現在我們想錢，也想華僑賣弄冒險性質，也借華僑。不曉得他們當初，若沒有拚做路屍鬼的勇氣，會替我們撐起現在的小場面麼？歐洲的舊主人，在耶蘇紀元前，還同鋸松客威廉第二的祖宗，立於同等地位，大約他們也要屍骨還鄉，所以現在止隔二千年，已經都還到西班牙小小的山裏去了。

第三個遠大理由，如何呢？他要拿他的白皮，來優勝什麼棕皮黃皮黑皮，我是褊狹的，有些不服氣。若說要拿我們這張黃皮，代用起來，我是沒有這個心思。我以爲最好便是什麼皮色的倮蟲，都把地球當他的宅居。決不可牢在臥房裏睡着，前門後門，都去游耍游耍，不斷的雜居起來，又雜配起來，便把紅黃藍白黑，湊

成了一種最美麗的好皮，那也是促進大同的一種條件。（我不主張學士碩士博士，取什麼外國老婆。因爲他受累無窮因爲老婆的皮是白了，他的兩頰的皮，却也厚了；笑駡由人笑駡，寄生蟲我自爲之，也斷送了他一生。所以我幷不是反對他們，止是可憐他們；若能摟狗賣漿，自己養自己，那便儘可自由。）

我抱了這盲目的狂信，所以替我商量出游，我替他起起卦來，終是上上大吉。我就對他各位說：華法敎育會所憂慮的，便是到我們爲難起來，沒有錢替我們解決。若我們能將緩急時候，不向他責備的緣由聲明着，他純粹立於義務介紹招待的地位，也應該担任。諸君皆贊成這個辦法。於是他們介紹着勤工便宜艙位去了。他們同了一百二十位勤工朋友，在去年六月二十邊，到了巴黎。其時我正在巴黎，也被從前去的勤工朋友，小小圍困起來。有兩回，他們到了十點鐘，還不肯走，也會了些麵包賬，才解決了。那時華法敎育會的劉大悲君，被人要打要駡。雪片的恐嚇信寄去，要惹特別同情的，恭維他爲「劉督軍，」直接洩憤的，有說：『劉厚小兒，咱老子要錢，你若不給，我送給衞生丸你吃。』（照這樣狀況，自從李石曾君設了一個「互助」的借錢方法出來，到現在蔡先生去改章的時候，是不斷的。司空見慣的人，也覺極其平常。我去中間看過一齣，便覺得比曩年在東京無特別離奇中間終有少數掀風作浪的豪傑，也東去西去，都免不了的。不過官是看不慣，所以一下子便請巡警邀了出去。但起初他也欵待了一頓茶點，所以電文雖簡略，這一層他不肯漏而不敍，那是表明心迹。總而言之一句，當時他們便是爲「無工可勤。」那麼，陳澤乎君等十五位，幾乎一錢莫名的，豈不糟了麼？那還好，他們在華法敎育會院子裏木

亭中。安了行李，晚間橫七豎八，在客座等睦處睡，弄了兩天，他們是說明不向華法敎育會生經濟關係的。（他們也不願意生，）然會裏當然有介紹招待的義務，便說：『覓工是狠難，但普通不過的，實在還容易。我們不敢亂開口，因爲有苦工的嫌疑。現在巴黎西南郊木箱廠，需苦工若干人。工作係將鋸好之板裝釘成箱。每日敲釘八小時之外，別無有興味的工作。工資止有八佛郎至十佛郎。不知諸君願意俯就麼？』諸君欣然願往。我覺得他們便是「了解」的緣故。好了，現在我且把陳君信裏的話，做我這封信的結束。

他說：『人家都說勤工是不可能的，我們居然實行勤工了。我們每天上了兩點鐘夜課，雖獲益無多，亦可算工讀并行了。我們得着工資，除房金吃飯零用節省用去外，每人按月至少有二百法郎可剩，從現在算起，一直做到明年暑假後，倘無變故發生，每人可積二千餘法郎。』（他下面寫他現在的工資是十八佛郎一天，想已經得到比釘木箱好一點的工作，然能餘二百佛郎一月，陳君畢竟是特別的少數。）

他又說：『學生的過處，在少數不了解勤工儉學眞義的，不能切實忍耐去做工，專向辦事人方面攻擊搗亂，或想得到一較易的方法來儉學。（這便是近來要求陳公使發給每人每月四百佛郎的反響，雖四百佛郎一個，合一千六百個，止是十萬元一月，一百二十萬一年，還抵不了一師兵。然而我們盼望前去的勤工生，何止一千六百，能有一萬六千最好。要籌一千二百萬元一年供給勤工生，我們的官場若有此熱心敎育，一千二百萬元固然早已籌好，那他們也就好好的招考我們去留學，不勞我們奮鬥去勤工的了。可

憐，「一較易的方法來儉學，」固然也極正當，我們的勇氣，也就消失了，故煩勞官來幫幫忙，也是應該的。若說一個較易的方法，便要出在他身上，叫他們那樣的若喪考妣，張皇失措，也失了勤工界的精神。請再看下面陳君的話。

他又說：『現在高魯先生，受蔡李諸先生的委託，來法兼整頓華法教育會………但我們不專望於辦事人，（何等精神！）惟有我行我是，作一個雞鳴不已。』（是眞了解！）

照陳君這樣的人，到底多不多呢？則看陳君信中說過：『現在住在教育會及住在學校裏想工做的人，不下二百。』我上面也是說過，眞正麵包恐慌的，止有少數，是勤工界可驚異的。然若少能了解，或眞不易了解的分別了出來，也就不難解決。倘然張皇的官，一味不耐煩的張皇貪圖想出「較易方法來儉學」的，一味要越易越好，這便旁邊想救助的，也不容易。官也叫苦連天了。所以有位說死話的朋友說：『勤工儉學生！勤工儉學生！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我止覺得：

不孝勤工儉學生罪孽深重，不自隕滅，禍延

顯考災民府君暨（時事新報建議欲暫借北方賑欵救濟勤工生故云。）

顯祖考公使太府君痛於民國十年………如是而已！』

（一九二一年九月）

答梁實秋先生論灰色書目

伏園先生：

你見胡曄先生在我那篇箴洋八股化的「不通」東西上發了疑問，我曾逐條答過，所以你又把梁實秋先生疑問的一篇，也要我再來不通一下，答他一答。我細把梁實秋先生的大作看了一遍，歸納起來，他的意思，是說梁卓如先生那個書目，於青年很有用。就是這一點，是個主要點，其餘都是陪襯的氣憤話。那就不必逐條瞎答，止答這一點罷了。我說我那篇不通的文章裏，不是隱隱有書目止許胡適之做，不許梁卓如做的意思麼？我今再明白的申說着，我是指定是如此。如是，我可以簡單回答。倘使梁卓如先生那個書目，是梁實秋先生做的，那可以說更比胡適之先生做的妥當。我還熱誠的說是很好的一個書目，簡直萬萬不配我來發什麼不通的疑問。所以便是梁實秋先生此番一篇大作，我也說梁實秋先生所說句句十二分確當。

梁卓如先生在二十年前，對了張之洞的書目，雖不曾做有剛剛反對的文章，却有著不言而喻的反對的精

神。這是現面盎背，當時自命新人物者，個個把那精神呼之欲出，自命舊國粹派者，個個把那精神銜之刺骨。罵他「捉不到他的思想的線路和辨駁的論點」的，所在皆是。想來梁實秋先生不曾看見梁卓如式的梁任公，止看見張之洞式的梁任公，遂把二十年後吳稚暉的老生常談，看做莫名其妙。我那篇不通文章，是貢獻梁卓如先生的，不是騷擾梁實秋先生的。梁卓如先生是推倒舊八股的魁首，拿口氣看，梁實秋先生似乎也不屑做建設洋八股的健者。洋八股自是一種當行出色的新國粹。新近范靜生先生又說：別國人止習自己文學，我國留學生却留意別國文學。我說：范先生止知其一，未知其二。我國近來却極留意自己文學，但恐舊國粹氣太重，所以載了許多線裝書出去，與別國文字配合起來，如是乃化合為洋八股，這就是梁實秋先生所說：「留學生還有事可做」的一部分。倘過了三十年，如是的做法，我固樂觀其盛。或不倫不類，夾點七俠五義，好像胡適之先生那種開開頑笑，也就罷了。若居然板起了張文襄公的面孔，認認眞眞供洋八股家去做文料觸機，那就太早了，那就太早了。梁實秋先生把「自誇自卑」的觀念塞住了腦子，在吳稚暉是全不管那回事。梁卓如先生自己一定了然，說不定他或者笑吳稚暉還抄襲他的隔年歷本，來唱老調。他或者認破壞時期已過，現在正應建設。所以前番我的文章裏，明白告稟他，我三年以前，也以為正應建設，不料瞪開了眼睛，看了三年，方覺悟聖經賢傳的禍國殃民，比未開海禁以前，還要利害。若眞眞把線裝書同外國文學配合成了洋八股，當此洋功名盛到頂點時代，那就葬送了中國，可以萬刦不復。惟梁卓如先生來用力鼓吹，可望成此偉大結果。那種先秦政治思想，及灰色書目等，旗鼓鮮明的猖獗出

來，在他人爲之，可以毫無影響；在梁卓如先生爲之，定要禍國殃民。因爲那種態度，不會跪在張之洞神位前，自己打自己嘴巴哭說饒了他的當初。所以感動人心的力量愈大，而顏色愈灰。我也贊成若當初錯得罪了張之洞，不可護前，我是覺得梁啓超的打倒張之洞，不曾一毫得罪他，因爲要福國利民，不得不請他且在毛廁裏候着，候到了眞正相當時候，把相當的待遇，赦他出來。現在決不是相當的時候，洋八股家的法子也決不是相當的法子。（相當法子，所謂整理國故，我前番那篇不通文章裏，也曾提著三四句，現在也說不到；可以不必再說。）

至於梁卓如先生今日肯降尊在學校裏去講歷史，乃又是一件事。他若客觀的整理了事實，作一有系統的講授，非但青年要曉得一些「中國史之大概」，可不必泛求於許多禍國殃民的老國故。而且也沒有第二個人可以担當。所以他的歷史研究法，前番我的不通文章裏，也相信是一部要得的書。他那種主觀的政治思想，換言之所謂「中國人的人生觀」，及那種灰色的陳腐書目，終竟要不得。梁實秋先生以爲要得，儘可去要得。請問我爲何不訾警胡適之，獨訾警梁卓如，理論上定似不可通，那裏能怪得梁實秋先生稱奇。然吾鄉俗語所說：「瞎子吃餛飩，肚裏有數目」，梁卓如先生自己必笑而明白，有多數人也可不言而喻的明白。

倘淺人以爲是個黨派問題。我在政治問題上，黨派之見很重。我在學問上，還不配我來講什麼黨派。如不相信，我來說下去便知。有若蔡子民先生，非俗所謂與吾同黨派者，然他的開口美術，閉口美術，我現在也覺悟他說得太早。年來的洋八股，幾乎便是他一手所造成。因爲他是向來不發極端議論的，所以還沒有機會，叫我不通的

訾謷他。現在當更舉一有力的黨派反証。則有若梁卓如胡適之章行嚴三位先生，吾與章先生，非但無黨派之隔閡，而且永遠交好，可至一萬年。然我今說章先生最近的美文鼓吹，眞叫做罪大惡極，該罵灰色，遠在梁卓如先生之上。我很贊成要看中國書，看就罷了，那幾萬卷灰色的四庫全書，還値得「揀」同「帶」麼？喜歡做美文，做就罷了，還要開着文起八代之衰的牌子來，稱雄獨霸麼？我雖爲白話文鳴不平，以爲周秦漢魏六朝唐宋希臘羅馬法伊英德的語言，都可成文學，獨現在我們嘴裏說的話，則當屏在文學以外，究有何種理由呢？然我也恨極甚囂塵上的白話創作文，白話打油詩。（其詞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一笑。）但文學外的白話，所謂不通的白話文，敢於我國三十年內教育普及的前途，其重要乃至不可思議，安能受一毫的動搖。少數高等人自做其遠古近古的美文，與少數高等人自去整理其國故，儘可自由。章先生的政論文章，鮮潤晶瑩，有如白璧，有如秋水，亦極古今之奇。他要重刊甲寅，開張譯局，皆與梁卓如先生的講授歷史，當爲快意的歡迎。何必忽在重刊甲寅雜誌的告白上，有斯文將喪，白話作祟的表示。更奇的，吳稚暉要提倡毛瑟槍，先不通其文字，自是求仁得仁。章先生乃提倡美文，卽當用其所長，得一比較。乃近來在新聞報上發表幾篇攻訐白話文的文章，却用其所短，故意加入若干古董色澤，弄得碑頭死片，與鑽石眞珠，雜嵌於馬口鐵環釧之上。眞與他的農村立國，一是碰着社會主義的討飯鬼，一是遇了江湖戳黑的八股鬼。人老便成精，或未老先成精，說句腐敗的迷信話，眞是亡國的氣數。所以二十年前梁章諸先生罵盡朝中老頑固，不知他們也不過成精以後的人物吧了。遺老遺少，隨時隨地，不擇人而可以成就的呀。現

在閒話少說，再入正文。年來白話文通行之告成，真開一最光明之新紀元。這不能不第一感謝梁卓如先生。倘胡適之先生提倡白話文，沒有梁卓如先生積極的贊助，或梁卓如先生也如章行嚴先生的忽加非議，簡直白話文至今焦頭爛額，亦未可定。梁先生於中國有大功二：一是喚醒國人來維新，一是確助白話文成功。並且他至今非白話不作文，尤可為百兆兒童欽感。春間有一朋友，再三鄙夷，以為白話作文，終不登大雅之堂。我說，梁啟超的著作也不登大雅之堂麼？他說，那又當別論。我問何故？他方一笑而服。是即梁啟超一動筆，其福利人與災禍人，皆非尋常。故我之極謗梁先生書目，文雖不通，義則嚴正，並未有什麼「不曾了解」。

更有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的一義，可連帶在此說出。前次夜間在吉祥胡同與張君勱先生談話，他說：『梁先生卻主張偏重科學，你不要弄錯了。』我說：這就很好，梁先生之於國故，若由於不能自已，藉以消遣，原是無所為而為的為學極規。若說同孔二先生一樣，因為道不行，所以刪詩書定禮樂，那就糟了。我敢斷言，如是的刪出來的詩書定出來的禮樂，未有不禍國殃民。主觀的色彩太濃，時勢的變遷太紛，現在的禍國殃民起來，更比較孔二先生容易。孔二先生經過了二千年，方漸漸禍國殃民的情態日顯，乃在十九世紀以前非科學時代，故能用臆定包辦得至久。若從十九世紀已入科學時代，還有書生的主觀假定，能流行極短的一時麼？（科學本非十九世紀的產物，時代成為科學的，乃自十九世紀始。）倘梁先生整理國故，有兼在後世儒林文苑傳中分一席之意，則是有所為而為，未有不謬。梁先生已是歷史上一大人物。如以司馬遷司馬光為譬，一是全靠一部史記，一是全

不在乎什麼通鑑不通鑑。又以蘇軾王安石爲譬，一則有詩文集大見輕重，一則儘有同樣的詩文集絲毫在其人是非，不加輕重。梁卓如先生於中國的工作，尙多未竟之志願。似乎使中國人手裏有機關槍，比較使中國人能做洋八股爲要。梁實秋先生呀，識幾個中國字，作幾句不通的中國文章，曉得中國一點古代歷史，在製造機關鎗的暇日看看報章雜誌，讀讀梁卓如先生的歷史講義，也就夠了。「過水」容易極的。犯不着小題大做，造什麼洋八股的黃河大「橋」，誤人機關槍的工作。先生既崇拜梁卓如先生，請你不要替什麼散文韻文一部分到外洋去學范先生所不懂緣故的外國文學，吳稚暉名他爲洋八股者張目。我並且略與范先生的觀念不同，有幾個外國文學家，却是要的；惟要帶線裝書出去，配成洋八股，眞上了張文襄公「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惡當，胡說不通，恕之恕之。

（一九二三年，十月。）

說文解字詁林敘

孔子繫易，而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所謂備物成器，於包犧氏章，歷敘罔罟耒耜，以至於棺槨書契，累言耒耨之利，舟楫之利，臼杵之利，弧矢之利，復互文見義，曰後世聖人易之宮室，後世聖人易之棺槨，後世聖人易之書契，其不諱言利，且不恤以若宮室，若棺槨，若書契，區區匠斲幟記之屬之末藝，異乎天道性命者，尊爲聖人。烏乎！此在二千四百年前，隱合演化之理，知聖人不必憲章祖述，動則爲典，言則爲經，惟古才有首出庶物，生如是其人，中世以降，遂無之也。蓋欲擴增人類莫大享樂之利，或欲利以闡演綿邈已過年歷及宇宙將來之迹眹，無他，惟能備物致之用，得成器而立之，斯小備則小效，大備則大效，必若響之與應。

書契者，結繩爲之先行物，經典爲之產生品，無窮方來之百物庶務，用之爲總圖案也。然而其精粗繁簡，與夫爲利之廣狹，祇視乎備物成器，爲逐漸之演進而已。物者，以兆年計之，自有異同，若僅計年以萬數，可若旦暮古今如一。若麻枲竹木金屬丹漆毫穎之物，固前乎結繩，皆已有之，而必有人焉，爲之備其麻枲，致之爲繩之用，於是小大其結之成器以立。繩既得成爲結，不必其能利於神農氏以後已繁之庶業，足理萌生之飾僞，而神農氏以前之

事，固已足以爲統，足以爲治，享其利者，年且以千計矣。

進焉又爲之備其竹木與金屬，致人爲刀錐方冊之用，於是象天法地，別鳥獸蹏迒之迹，盡形聲滋益之能，赫然所謂文字之成器以立。倉頡不必果指一人，亦不必果爲包犧時人，爲黃帝時人，終之時至包犧，止操結繩之術極熟，故且移其用爲罔罟。其作易八卦，略有書契朕倪，疑必爲之以石器，必俟舟能刳，楫能剡，棟宇棺槨能剖斲與吻接，從而自然並有刀錐方冊，始產生備有六書意趣之文字，此或無可疑。許君主倉頡爲黃帝史，似宜不謬。書契既立，所謂百工以乂，萬品以察，爲利之大，且至於天雨粟，鬼夜哭焉！雨粟與鬼哭，非記事實，乃爲形容之詞，盡其致耳。極言書契之利，財富將自然而充，鬼神亦莫能秘其奧也。然而此猶止計一時之利，其實以生物之積想，演而爲人類，以吾之積世，演而爲大智，皆止各在其間，盡毫忽之力，上接無窮，下授無窮，成爲一線之承轉，如其付授但有口耳，觀感僅遺品物，終不若更得精密之幟誌，能達曲折之情緒，理解繁賾之方案，轉相授受，尤促人智之猛進，此則眞爲文字之閎利也。

然而物也者，盡今所有，古皆有之，能備之而致之用，以至於成器，則必代有無名之聖人，不鄙瑣末，偶焉有得，以立厥利，非所一蹴即幾，故結繩必且年以千數，於是乃得代以刀錐方冊，又年千數，瀝漆之間，濡墨之筆，方以漸盛行；需諸時日，始又以麻枲雜繭絲所織之縑帛，以代簡牘，而復搗製結繩之罔罟，以有楮葉，又年百數，方取昔日之刀錐方冊，移用爲刻鏤之印板，必更歷百數之年，與刀錐同性之金屬，久作鼎彝，能鑄文字者，方得離立爲各個，

S 以下說明物質与文字學術之關係

以輕便其印術，用以發揮文字鉅大之利益，又需諸時日，一礪墨之石，用之已千年者，至此方能得一日耳。曼人爲備膏沐，加諸塗澤，而致於用，乃成爲與金屬鑄字同等效力之器，得假手吾友丁子貢大利於治許學者。烏乎，此非物限之，皆視乎能備且致與否，成器之立不立限之。學術升降之大，竟操於一器成否之細，非聖人孰能與知之？

自倉頡造字，有以述典謨者焉，有以制雅頌者焉，有以道政事記道術者焉，若干能名之聖人，貽我以六經之籍，百氏之書，固當感謝，惟魚則得矣，竟未能一究筌之爲狀，厥義何以用此字，厥字何以具此義，先秦之人概不暇詳，吾亦許其非不知，然亦徒然掌於保氏，熟於庠校保傅之口，千載下之我，將不可得而聞。設令儗非其倫，譏先秦之人，詔其來茲，語人以學，而不語人治學之器，如徙宅者忘其妻，授記憶術者下墮遺其蓋，非謔而虐也。然而有可得而諒解者，則如仲尼讀易，韋編三絕，易之文本在今僅數紙書耳。若佛典然，日日晨與誦百遍，潔其指而展之，讀之十年，紙頁猶可如新，何至以韋爲編，猶且三絕？足見今日數紙之書，在闕里孔氏所藏，必且積簡累牘，如是而欲在刪定六藝之餘，猶求夫子賈其餘勇，更寫萬有五百二十六正文，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解說，得十四篇之說文，貺我，其勢有所不能。雖宣王太史籀遺有大篆十五篇，直傳至建武而亡，然準以秦後倉頡凡將急就諸篇，所謂三倉者，皆不過如擴大之千字文，學僮諷誦之書，未嘗述造字原本，與說文特風馬牛耳。此學術爲成器所限，其顯證一矣。

漢興迄於許君之世，楮葉則尚待於蔡倫左伯其人，得物爲備，未及致用；然凡生此三百年中者，皆能濡毫吮

墨，自由屬稿於縑帛，又以文字本身爲隸爲艸，日趨簡約，故著述遠易。當時不惟曰傳曰箋，大師紛如，而宏篇巨籍，且燦焉踵出，甚有誇多傷繁，說堯典篇目至十餘萬言，說曰若稽古又三萬言者，而推究六書原本之事，因亦不在例外。至今貽吾人以小學兩要典，一爲爾雅注重六書轉注等文字之用，則取毛公以前，略本完成於鄭玄以前之人；一爲說文解字，致詳於形意聲等文字之體，而轉注假借之義亦兼以明焉，此即成於許君。許君得壁中書，得張候所獻，得郡國山川所獲鼎彝，復得本師賈氏所授，其成書固非一因，然得筆墨縑帛之利，從容寫以隸若艸之稿本，未嘗非易畢其業之大原。然而爲之且二十有二年，幸及不死而成。而且有待於闡明補苴者，不一而足，固非若更生其後者，得紙墨之紛綸，印行之易簡，於是妄人欲以嚮壁虛造之術，與之鬭勝，有若王安石鄭樵之徒，亦能搖筆累幅，積卷成尺，雖爲許君所笑，亦爲許君所駭。迨乎妄氣消歇，墜緒恢振，於是守許君師法，升其堂，入其室，且探厥奧窔，能言許君所不及言者，如有清戴段之倫，且有數十百巨子，洋洋至積千數百卷，此又許君以感以喜，且有謝不敏者。實則許君之或駭焉，或謝不敏焉者，止對方持治學之器形便積薪居上，占優勢耳。此學術爲成器所限，其顯證又一矣。

然既明乎學術升降之故，而成器能爲學術之限，亦更予以大利。許君一學，得數十百有清名儒，恃其治學之器，日即便易，因而闡揚盡致，將大昌其術，更依許君之法，搜求及於壁中，參引至於鼎彝，而殷墟甲骨，已小露其端，異日鑿山發地，更將多所佐證，倉籀故物，得因許學而完全配獲原狀，在反掌之間，而其作始，必從盡羅數十百巨

子之著作，如胡先生適之所謂先之以長編式，加之以索引式，而後隨其人自加其著手整理之功，此其志丁子仲祜蓄之已三十年，孳孳從事者且八九載，則得無前例之不朽偉著，所謂說文解字詁林者是矣。但吾以爲非有日耳曼人爲印賣其戲劇稿本之故，而得其石印術，則欲千數百卷一一還其原有面目，絲毫無板本僞謬之處者，開雕至成書，必將五十年，非若今之攝照印行，止三數年即蕆其事也。故丁先生屬余附加一言，余於詁林要旨，先生自解之已詳且備者，不復有所贅，惟於備石致用，而立良印術之成器，其爲利洽許學者，如是之博，眞聖者術矣，不能不三嘆也。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

抗议清朝残杀革命党

以道德之堕落为罪于统治者

輿論

空言者，實事之母，此不刊之定論也。故實行可有待，而輿論不可毀。

鄙諺有云：瞎猫拖瞎鼠。滿洲政府此向之所遭，或者罪惡將滿其貫。故所奏禍世殃民之全凱，其奇怪至於不可思議。廣州新兵之變，倉卒起事，宜乎舉我之良，轉瞬即爲沙蟲，幷區區一熊成基君，亦送至滿洲，以遂其除禍務盡之願。烏乎，可謂極盛矣！故驕盈之下，袒護親貴，罪斥言官，種種跋扈，皆復其舊，尋常之假面，亦復毀裂無餘。盧所謂君益莊臣益恭者，主奴之怪劇，猶演於二十世紀，正不堪回首也。

然或以此種怪象之發生，僅傷於人類廉恥之感情，則亦姑忍諸須臾矣。無如於實際之腐敗，必將醞釀瓜分滅種之禍。故即以兩端論：

（一）社會上之道德，此近時無論新舊賢不肖，皆能太息爲腐敗已達極點者也。然以此歸罪於社會上之個人，止能責備賢者而云然耳。如信人類皆富於摹仿性，往往被動者爲多，則動之者誰耶？非以苟偷之富貴，利天下之無恥者，自有人在耶？

（二）國民教育之墜喪，雖官報如上海中外日報，亦能言憲政之欺人， 學校有名無實，上海發賣教科書之

數日，日日銳減矣。此豈吾民之不欲學耶？務固其奴性，至於曲體上意，人人以爲不必學。

卽此區區，若必將繼續敗壞，益深益熱，造禍端之再起，瓜分甯有幸乎？

揭地球之圖，歐美濠斐四洲，盡白人之矣，亞洲亦止日本與中國，存一釜底之片壤。白人所至，紅印度人及濠洲之土人，爲數銳減，固無論矣。卽斐洲之黑人，南洋之巫來由人，亦非年年有減無增耶？生活程度之不相若，優劣勝敗之數自見。故如其瓜分，今之回復於滿洲者尙不易，則回復於白人益難。久而久之，滅種又必無幸也。

此僅僅以利害言耳。若以道理言，卽吾人強弱與智識事事已與他人相等，吾猶當爲進化之先導，不應有所委蛇。現在中國之動機，實行之關絡，全受阻滯。尤可悲者，輿論之標準，又遭毀壞，其助桀爲惡之不肖者可無論，吾惟以責諸賢者。

實行必藉於輿論，賢者信其然矣。然倉卒不自檢，則又或出或入，嘗有歧謬之見，甚且以爲此特空言而已，左袒右袒，正不必有其畔岸。而不知輿論者積各個人之所言而成，個人不自定其言論之界限，卽輿論爲之毀壞，近來普通之謬誤，當略論於左：

（甲）有以爲腐敗則所毀壞者一部分，質言之，卽新黨失其進步；變動則所毀壞者亦一部分，質言之，卽舊黨不能存立。故卽以一小事爲譬，數年以前，速成師範生之勢甚張，十成之科舉先生，皆致失館；幸而積漸反動，今已師範卒業生有不能得館者，而科舉先生仍陸續延聘於當道矣。兩者之出入，其間不能以寸。爲舊爲新，特爲各個

清末新旧衝突之狀，以後（甲）（乙）（丙）（丁）四種言论，皆有碍於革命，故加駁斥

人雞蟲之得失耳。推之於萬事，莫不皆然。

此今日平和中立黨所詼諧而談笑者也。豈知速成師範生與科舉先生，其賢否雖不足論，然充速成師範生之效果，進步不已，必有完全之師範生起而代之，遂有完全之學校。科舉先生之效果，進步不已，必有刁生劣監起而代之，遂變爲完全之書院。且擇種留良之智，農圃所具，秀嘉禾而植稂莠，必老農所不爲。擇種之事，固難行於人類，惟消息之於人治之間，自必以汰舊存新爲合理之天演。故維新之局起，所有失志枯落者，不過羣中之贅民；及守舊之局成，而憔瘁殘亡者，無非本羣之秀良。一摘復再摘，實關一羣之存亡。此豈楚弓楚得，可作壁上袖手之觀，視爲個人雞蟲之得失乎？況充維新者變動之所至，必事事開源，作謀其羣之衣食者周且備，決不若守舊者動言節流，仍欲以有限之生活，供給其一倍再倍之人羣。所以惟變動始可以久，而守舊則窮蹙隨之。今日社會之現象，其不聊生之狀，驟過於前數年，則守舊之禍，亦灼然可覩。奈何尚視爲個人之得失。以爲惟此害彼，彼亦害此，維新守舊，二五一十乎！

苟挾此輕忽之論者益多，則吾民之旁皇益甚，與前之日見其土崩瓦解者，此其一也。

（乙）有持學理而信萬物之進化，其難其遲，遂以爲蹩躠，亦無所用。其始不過抑人之狂蕩，其繼遂并忘之有人事黽勉。

此又今日高明學子所矯矯自信者也。有友治博物學者語我，物之長短妍媸，賦於自然，不能爲外修所遺傳。

外來之變動，隨薰習爲消長，不能必其有遺傳之功用。此即最近進化學說，異於達爾文氏等之舊論者也。然惟其如此，學說不與此題有關涉，姑不具論，則可見人治之進退，全係乎外來之薰習。今之治科學者，大都以自己居於第三位，於是以甲物比乙物，而下其斷語，故於進化之遲之難，知其或出於天然。若言人治，則我亦甲乙中之一分子，舍薰習外又無變動，則遲速難易，必隨薰習之遲速爲遲速，薰習之難易爲難易，如是而輕率粗淺斷之，苟何一部之分子變動較烈者，則優勝將在何部。『自然』之遲之難，自無所用其力矣。然『外變』之速之易，可以盡力者正多。

一足在左則左重，在右則右重。賢者口禪之扶助，即輿論集合之主要。居人羣之中，以言人治，惟有左右兩途，不若治學之終在第三位也。

倘學者每欲以自然言人治，即適以固守舊人天命之見。輿論之日見其土崩瓦解者，此又其一也。

(丙)有恨民品之汚下，或云此下下等民族，不足與有爲；或云所遭遇者，無一非匪人，遂忿激而獨善其身。此又賢者無聊中之恆態，或自矜崖岸者所藉以拒絕繁細者也。支那民品之猥下，誠不可諱，不必素居下流之官場也，即無論黨人學人，莫不腥聞其穢德，無論暮年少年，莫不墜喪其朝氣。然數年前民則猶是其民，而心理中常覺其不如是者，因人人傾向於進步之一方面，各有所嚴憚而攝持之，所謂互以道德相尚，雖驕焉不失其爲潔己以進也。今則幾乎人人自絕於進步之方面，爭以不道德爲無可恥，故假面盡去，皆出其獰惡醜劣之狀，不自

羽毛之惜。遂使見者無歡，愈覺希望之盡絕。其實人類道德之隆汚，相去不能一間。人欲之橫流，又每與良心爲交戰。良心戰而暫勝，則其一羣之面目，驟覺煥然而有光。所謂優等民族，無非良心戰勝者略多。人欲戰而暫勝，則禽獸之自由以熾，而低劣之資格遂顯。然吾上文不曰人類也者，乃富於摹仿性之動物乎！果其如此，其主體決不在個人敗壞之者，卽由政府等先肆其大欲，而轉移之者，卽畢竟當由賢者固持其良心。果正其薰習之模範，必可轉朽腐爲光明。所以賢者無聊之中，先當自問其果亦頹喪否？崖岸自矜者，亦當自省能免忿厲之鄙陋否耶？民族之高尙與卑劣，皆積個人而成，非分子盡有病，決不至顯其絕望之態。殆喪與忿厲，較之兒穢與苟偸，淸濁雖不同，而肆其人欲則一。故人欲戰勝之消息，充積於一羣之中，遂形成爲一致之卑劣。

且重崖岸者之矜貴其個人，固易至於畔道，然卽殆喪之所由起。用心雖略公，而其不逵亦同。因進化之要善，原必重於人之自淑其個人。所以自淑之外，又必進之以互助，庶可自加其進化之能力，以至於無限。故從事於善羣之事，仍不過自淑個人之能力。如其曰無可與共事者，吾將獨善其身焉，已自隘其身善之能力，況可曰舉世皆混濁矣，我亦將日祝其速死，此幷舉個人而毀之也。三閭大夫之占，左則曰將如何而可乎？右則曰甯如何而可。實則無非弔其個人之得失，其志雖可哀，其情實可鄙。我族古賢之遺鵠如此，此所以其羣一失志，而無聊者之多歟！此又其一也。

然賢者無聊，而不自愛好者則爲放廢。賢者矜崖岸，而借高論以擊善良者遂多。輿論之日見其土崩瓦解者，

封建階級与經書倫理

不責之当局而責民众例果為因

即舉以上三例，人每以爲無與於人治實施之進退，而可或出或入。故談諧家以爲守舊與維新，二五一十可也；學問家以爲進化之遲之難，人力無功亦可也。而無如輿論之義，乃積個人而成，諸公各占個人之分子而持論如此，乃造退化之輿論，非造進化之輿論矣。

故今日謀中國之進步，不能有其實行，未可悲也，乃并不能有其輿論，則實可悲矣。將拜手稽首，願諸公不惜其齒牙之勞，爲中國佳人，常致其助力；雖口惠而實不至，固愈於并口惠而靳之者也。

至於復有較怪之議論，不過於觀察之點更誤，或其心亦無他，此固爲輿論之障礙物，愈不可不一辨矣。

（丁）有指腐敗時代之人事，謂即以漢人起代滿人，恐中國之腐敗如故。

此至可傷心之言也。然其意猶夫民品污下，無可有爲而已。然苟有賢良者起，爲一二之董督，或民品可良，此丁類人之意中，固希望滿洲果有如梁啓超氏所謂開明專制之君主，則滿漢可以無猜，而不知此實制于情勢而有所不能。即以現象爲譬，載灃氏之智，宜其振頓一小節，亦可勉期其發達，以塞攻擊者之口矣。然而竟不能者，則以固護王統之要義，首重於正人心「讀經」「倫理」爲重。則科舉之敝習至矣。科舉之敝習一至，則虎頭牌高懸之面目以生。乃厚誣吾民，而曰吾民之實不欲學者，眞倒果爲因之怪談也。胡朝事非不知危急，軍機雖點綴一二漢人，原無足論其輕重。然取其略曉事理，亦可於緩急中有所商量。如所謂徐世昌林紹年汪大燮之徒，者無一非潔白之奴才也，其人雖亦一孔，然塗飾耳目若曰亦嘗與講新政者矣。而乃必擇一科舉紙儒之典禮生充之，此何等

此種事之批評較難，訪君筆下可能占上立論（見上）

之用心耶！聞此次載鴻慈之死也，各條舉其替人，那桐則以鄰家來爲薦，姑以吳郁生陪之。帝心之簡在，乃在吳郁生，朝市以目，是尙不可見他人之用意耶？故吾嘗見談此滿漢一致之諸君子，其論及中國外國之界限，怒於言色，不肯稍假借，是可見各爲其族之陋觀念。苟非至於無政府而別有見解，將無從消滅，惟其各爲其族，則決不肯用新民叢報爲小學課本，使康有爲在軍機上行走，（二者皆卑之無甚高論）故梁氏開明專制之希望，在百年以前可也，在今日，所謂民族之陋觀念，旣出現而不可銷滅，徒便人專制而已。更何望於開明發？故不必詳証博引也。如其漢人誠代滿人而小學之人心，必不以尊君親上之謬說爲正。設有軍機處，亦必無吳郁生之腳迹。即此兩端，已可差强人意。

且言論之當否，有其實証，則是非不可逃。數年以前，漢人皆信起代滿人之必有功，故無論一演說會，一留學生會館，其精神與現在何如？現在皆信滿人亦能改良中國者也，其精神又何如？此欲以意氣上人者，無難答曰：前後亦無甚分別。然何以品評漢人爲腐敗而且不憚傷心自屈其邦族。至曰即使以漢人起代滿人，恐中國之腐敗如故，此言何不作於前數年，而必作於今日？

豈公可曰，惟以其人之有初鮮終，故吾斷之如此。然其間有初終之各異，君亦不能不認。君既不能不認有初終之各異，執筆者即可直曉于君曰：其初之希勉，實爲漢人可以改良之証，其終之腐敗，實爲滿人隨來見阻之故。故阻力去而中國之腐敗以除，欲望中國之不腐敗，惟有漢人足代滿人，此又要求輿論之萬不可不確認者

也。

（一九〇八年，五月。）

支那近日之輿論

民智幼稚，希望立憲，立憲易成

我的青年朋友，接到他自己青年朋友的信。其間有一段云：

『再，終之今日中國一般程度，都屬幼稚時代。所希望者：祇立憲而已。（原注：四萬萬中，不知立憲爲何事者，尚屬多數。近人著有非立憲不能革命之說，其意極是。）不必其眞立憲也假立憲而已。何則？既云立憲，人民對於國家，有監察行政之權力，所布法律，於人民有利益者則承認之，否則反對之。雖大同不敢期，而小康則不難致也。

譬如由□□至□□，約數百里，其略程尙不遠，弗比由平地登靑天，徒成一話柄也。』

右論毫無邪氣，實本其愛好中國之心理，爲平情之觀察。凡一般之誠實朋友，到夜氣淸明，删除升官發財之鄙陋心思，發現公德心時，亦往往確認此等見解，甚有理由。

故如右論者，非特此青年朋友一人之私見，實可爲內國普通之輿論。造成此輿論者，即近日奴隷之報館主

肯定清朝不能真立憲

筆，及想得法之紳士學生，利用此等議論，開通而不得禍，故竭力鼓吹。然後積非成是，遂普及於一般之社會。所以衆人能習焉不察，而深信之者，則因一切海外所刊之印刷物，皆禁輸入，談及革命，則禁勿聲張，道路以目。於是耳中目中，所見所聞，無非類乎此之邪說。遂認之爲不易之理論；猶之乎作函者謂四萬萬中不知立憲爲何事者尙屬多數。此種多數，即居山鄉僻邑，或處於向不與讀書人及新黨交通之社會，故並報紙及公民必讀等之議論，亦不得聞。尙執其三國志太上感應篇之見解，因此遂至淺而易解之立憲，猶無所知。如此，即可見程度者，乃人民造之，決非可謂人民者，乃程度造之也。

人民苟欲造一如何之程度，無論小康與大同，必有一較善之目的。達此目的，則必有其能不能之比較。

先問主張立憲者之意中，誠望小康而已也；抑尙含有非立憲不能革命之見乎？作函者與朋友通信，乃隨筆寫出，又其論實爲無邪氣之老實語。故上下不相應之病，自然不免。僞立憲之與小康，過此背馳，欲得小康者，如何能僞立憲？作者亦嘗思之而莞爾。然僞立憲之觀念，如何而生？此乃本於人類之良知，無意而自生。蓋滿洲政府之在中國，更較俄羅斯土耳其波斯之情形爲不同。俄土波尙至今僅得一僞立憲，國民非但不能得小康，而且日陷於大苦。何況滿政府所處之地位，僅僅僞立憲？尙有作函者一班之老實人，欲藉之而革命，則如眞立憲，滿政府將不啻執四百兆漢人之刀，自割其頭。故滿洲政府之立憲，雖欲不僞而不得。

雖作函者引用近人之議論，以爲「非立憲不能革命」，此又與僅欲致小康，不敢期大同之意不符。疑或者

作函人姑作警人之語，用以安慰革命黨之朋友。殊不知此實有最不可逃之事實，故無意中每易發露。無論今之立憲黨如何巧辯曲解，終至自相矛盾而後已。

立憲既不能眞小康，亦遂無望。擾擾攘攘，所達之目的安在？則應之曰：所達之目的，則解散革命，鑄造人民奴隸之程度日高一日而已。以立憲欺紿人民，使困苦愈甚，並非中國所獨得之秘，俄羅斯之革命已數十年，使政府壓制人民之手段益高益辣，革命之危苦愈進愈多者，無非一班狼心狗肺之官黨始則以變法麻醉人心，繼復以立憲固其迷惑，縱日日演朦騙之慘劇，恐終無天日可見，能與西歐爲同等之進化。

最可笑者，莫如一物而有兩種之効用。立憲者今日口頭禪，將以消除革命者也；乃又有人欲藉之補益革命。然補益革命者，漢人封存信封裏，與朋友私語者也。消除革命乃立憲黨藉以爲游說之媒介；而滿洲政府亦老實不客氣，開口閉口，處處相責難。而於是革命黨不必待滿政府費心，自有立憲黨代爲驅除。至於作函人所謂監察行政之權力或承認之，或反對之，則滿政府可直捷爽快奉告曰：你們又不革命，如何敢言反對？此等反對之心，若不消除，則朝廷採用立憲政體，消除革命，已受欺於人民，故將來凡爲立憲條件所必欲要求之事，必皆爲消除革命條件所斷不可許之事。則中國之僞立憲，不過僅僅代滿洲政府實行銷除革命四字而已。

然長此腐敗，其眞實之結果果安在？眞實之結果，則各國行勢力圈之政策，無瓜分之名，有瓜分之實。滿洲政府者，不必立憲黨能保護其萬世一系之皇統也，卽各國將出其死力公保之，永永使彼作牧羊之走狗。中國人民

不堪困苦，必饜爲無意識之暴動。（暴動與革命，相去甚遠。一則有目的者，一則困苦而反抗耳。）積之數次數十次，年代百年又百年，每一次暴動，白人之勢力即增長一次。於是彼中之不得工作者，皆移殖於中國。中國人資生之力漸減，而種亦漸少，其時滿洲政府雖困辱，無異齊民。然彼時之白人，尚處處以「陛下」「親王」「大公」等之名詞調笑之，其權力猶能蹴踏漢人。（即今日各處之駐防，雖猥陋如丐，然見漢人，仍不失主子態度。）至此，昔日之四百兆者，忽賸四兆。謂之滅種，誰曰不可？（至作函人又謂抱大同主義者，不嘗言排滿。殊不知抱大同主義之人，凡遇執强權者必排之。排滿者，因滿人執中國之强權耳。否則如蒙古，如回回，豈非亦漢人外之泱泱大族哉？非惟抱大同主義者扶持之如昆弟；即純粹之排滿黨，亦扶持之如昆弟也。如其爲執强權者，滿政府固在必排之列，即作函人心中口中欲排之强權白人，抱大同主義者何嘗不竭力排之，與公等同，或且過之乎？附注數言於此者，使知滿洲人如果一日爲中國之屁皇屁帝，則中國人之革命，即以排滿爲表幟，乃極正當之名詞，不必歉然懷疑也。）

（一九〇八年，五月。）

無政府主義講不得乎？

高遠哉，無政府主義！現在講不得。

我們是中國人，益發講不得。無軍備，無祖國，恰恰為强國所併吞。到了我們既做了强國，再講不嫌遲。

我們是日本人，也還講不得。無軍備，無祖國，一旦自弱，俄羅斯從天而降，支那人渡海而來，則三島休矣。等歐洲各國都講了，我們再講不嫌遲。

我們是德國人，也還講不得。無軍備，無祖國，一旦自弱，法蘭西則索還侵地，日耳曼則另立其主，則威廉第二之雄名掃地矣。等全世界一齊講了，我們再講不嫌遲。

高遠哉，無政府主義！道理是不錯，現在講不得這是實在情形。

然而不肯信，姑且遍走英美等興隆諸國問之。咸戰戰然噤，齊稱講不得，大家都有理由。且到什麼什麼地位，再講不嫌遲。

更走阿斐利加洲，及南洋羣島試問之。皆瞠目搖頭，稱亦斷斷講不得，大家理由愈多。且等到了什麼什麼地位，再到什麼什麼地位，再講不嫌遲。

—無政府主義講不得乎—

這兩句話很不錯

129 A

157 A

然問何年月日，始可講起？這期約的日子，記在何處的一本賬上？

皆曰不知。

到了時候，應派何國何人，首先提議？

皆曰不知。

於是始恍然一笑。所謂再講不嫌遲者，無非支吾之詞。

對你們不起，你們不嫌遲，道理却等不得你們。

講不得，講不得。姑且講講再說。

講了一個豔如花，熱如火。

看你們軍隊到何處去招？祖國向什麼人講？

你恐懼爲强國併吞，世間從何處更覓得出什麼强國？

俄羅斯叫什麼人從天而降？

支那人是那一個渡海而來？

什麼地方，還應配法蘭西索還？

那裏有什麼日耳曼，還要共主？

止有威廉第二之雄名，必隨炸裂彈之烟焰而共銷。却是一個實在問題。

何以能如此呢？

就是講無政府主義，所以能如此。

咊！熱昏！勿要單講脫子自家一個國度罷。

歐！軋實！大家單講脫子自家一個國度。湊攏來，就是合講脫子世界幾幾化化的國度，名詞就叫做無政府。

（一九〇七年五月。）

日本無政府黨之開場鑼鼓

無政府黨報平民新聞記者山口義三君，前遭禁錮之罰，至本年六月十八日期滿出獄。十九日東京無政府黨員，共迎之於上野車站，高揭紅旗三面，一方尺五，大書「革命」，兩皆方三尺，一書「無政府共產」一書「無政府」。當時即爲警察所注目，以是日警察無準備，又黨員稍聚即散，故未及干涉。

後石川三四郎君爲發起人，欲開歡迎會於上野相近之地，不能得會場，卒由松崎源吾君借定神田區之錦輝館。遂於二十二日午後一時半開會，到者甚盛。先由石川君宣告開會之詞，次堺利彥君西川光次郎君，先後表明歡迎之意。於是山口氏起述答詞。衆人之餘興未盡，復各起爲雜戲，如寺尾君之彈琵琶，木嶋君之舞劍，皆引起黨員非常之激昂。至六時食茶菓，既畢，遂高唱「無政府萬歲」，揭紅旗歡呼出門。

先是黨員方歡噪於會場，即有偵探數人伏候門外。繼見紅旗所標字句，以爲此爲「妨害治安」之物無疑，遂呼集警吏二三十人，俟黨員揭旗出門，以備奪取。黨員既出，警吏即蜂擁遮闌，猛奪黨員所揭之旗。黨員皆噪呼「社會主義者，吾輩之生命」，力護赤旗，不爲掠奪。一面亂拳交下，猛擊警吏之頭上，且擊且行，互扭至外國語學校之屋角，警吏忽添五十名，黨員勢不能敵，加以神田警察署之警吏，續續而至，紅旗皆爲奪去，黨員被捕十五人。

方黨員力抗之時，有女黨員四五人，抵拒尤力。女黨員皆在妙年，一菅原倫子君年止十七八，英秀之姿，其氣概過於法國當年之貞德。觀其詞色，信道甚篤。方紅旗最後一面之被奪也，菅原君怒吼如狂，警吏二人反接之，伊乃昂然大步隨被捕之各黨員，行赴警署。

被捕之黨員十五人，除女黨員菅原君等四人外，如界利彥君三十九歲，山川均君二十九歲，大杉榮君二十四歲，森岡永治君二十七歲，宇都宮卓爾君二十四歲，荒畑寒村君二十二歲，德永狂風君二十一歲，間瀨吾君二十二歲，佐藤梧君二十九歲，皆日本無政府黨員之甚有名者也。

黨員與警吏相抗之時，以大杉榮君之奮鬬爲最猛。在外國語學校之屋角，已爲警吏所包圍，尚有無數警吏，皆遭毒打。被執後口中連呼「無政府黨萬歲」。其次則爲德永狂風君及森岡永治君。皆以十數名警吏圍擁而行。菅原倫子君者，近日寄居界利彥君家，方彼與警吏力鬥而被捕，外國語學校之生徒觀者如堵，皆屬目焉。有一人唾舌而詫曰：『日本漸成爲俄羅斯矣！何女黨員之多且悍耶？』黨員與警吏均有負傷之人。除十五黨員當場引拘外，復有數人逃至鍛冶橋相近，爲偵探所追捕，又被獲一人。

被捕之黨員，既入警署，喧噪異常。「無政府萬歲」之聲，連呼不絕。有爲進行曲之調，『無政 無政！無政府黨萬歲！』者，有高歌主義中之要語者，有效喇叭之節度者。此呼彼應，聲震屋瓦。至於晚間九時，又聞一片喚餓喚飯之聲。其時警署之圍觀者，擠立如山。偵探窺見中有大杉君之家人，及無數奇形怪狀之工黨，深恐黨員會集，

或有賡續大鬧之舉，故警備甚嚴。神田一帶，警吏皆數十人為一小隊，往來梭巡。下文如何，還未知道，然亦何必問耶。總之屠殺禁錮聽其洩忿，如是而已。

（一九〇八年，九月）

日本無政府黨紅旗案之結束

前記之日本無政府黨開場鑼鼓，其中被捕之人，審判多次，今已於八月二十九日判定罪名。

大杉榮	禁錮二年六個月	罰金二十五圓
堺利彥	二年	二十圓
山川均	二年	二十圓
森岡永治	二年	二十圓
荒畑勝三	一年六個月	十五圓
宇都宮卓爾	一年六個月	十五圓
佐藤悟	一年	十圓
百瀨晉	一年	十圓
德永保之助	一年	十圓
小暮『來伊』	一年	十圓

—日本無政府黨紅旗案之結束—

神川『晏子』　無罪

菅原倫子　無罪

以上所定之罪名，在文明人類之目中觀之，無不可斷之曰：日本政府橫暴已極！誠哉橫暴已極！同人亦謂之為橫暴已極，無異詞。

但是，低一點講，不要作聲。諸公想想看，如果此事出在北京，其辦法如何？

應之曰：這還有第二個辦法麼？那做八股的軍機章京，搖筆即來，立刻擬成上諭一道，必曰：

『奉上諭，民政部尚書□□等奏，拿獲無政府黨□□□等一案。』輦轂重地，竟有覆載不容，無父無君之逆徒，簧鼓邪說，煽亂名教。假此罪大惡極，自外生成，實堪痛恨！所請凌遲等刑，已經奏停，如何定罪之處，此乃對於尋常罪犯而論，豈容此化外之逆徒，並議寬典。該尚書等先事既不能預防，致使兇惡逆黨，萌孽都下，事後復拘牽成文，冒昧妄瀆，殊負委任。□□□□□□□□□五名，着即凌遲處死，梟首犯事地方，以昭炯戒；□□□□□□□六名，即行正法，一併梟首；□□□□□□兩逆婦，雖原奏稱係脅從，但無政府邪說，為萬國所協禁，豈傳遠尋常逆說所可比擬？加以婦女從逆，為中國數千年風俗所未有，更不容長此澆風，為害社會，即着加等治罪，照婦人謀殺親夫舊例，與該逆犯□□□等，一併凌遲，免其梟首。所有借給會所，並未預知之□□□，着從寬永遠監禁，餘黨未及發覺者，即着嚴密查拿，務絕根株。朝廷為保衛萬國治

安起見，內安國本，外固邦交，不能以姑息小惠，養成大患。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如果這種連珠的屁放了出來，中國人亦不過淡漠視之，以爲今所應爾。因反對政府者，政府尙當待之以禮，正所謂中國數千年風俗所未有。故有如革命黨三字者，以野蠻鄙陋之「名與說」品評之，眞乃是光榮最高貴之一名詞，較所謂尙書侍郎翰林進士等之名目，固萬萬不可以同論？即較之「學理大家」「演說雄辯」之徽號，亦覺彼爲野蠻，此爲文明。（此種批評，乃習用小兒之口頭，欲其頗容了解，故不求質實。）如此，有人自負爲革命黨可，怡然坦然矣。乃竟不然，往往不能直截爽快，當著眾人之中，以最堂皇之態度自呼爲革命黨。偏再三躊躇，一若出于不得已，或詞氣忿厲，一若願將此可憐之怪命者搶喉自口：『我是革命黨』。此五字出之於口，即覺萬分苦楚，倘一入內地，便可一任官吏欲殺欲割，此眞不可思議之奇習。

故中國人第一步，先要做到革命黨滿街走。苟不挾刀飾面接受事例，無人敢過問爲何等黨派。

或應之曰：子特在歐洲自由空氣中，說說夢話耳。如何做得到？向誰商量？

則告之曰：只有向自己商量。自己先將這「革命黨」「無政府黨」等等高貴之名詞，日日正色的稱呼自己，或稱呼朋友。叫這班狗官狗吏聽慣了，捕不勝捕，殺不勝殺，自然先退一步，再退一步，遂到日本之地位，毫無所難。有如甲午以前，如有人敢說變法，即爲妖人。因王安石固人人惡稱之也。乃迄及戊戌，變法爲至陳舊之名詞矣。其時有人欲講立憲，便教村學究訴爲大逆，乃今則立憲黨爲官場之別號，幾乎連狗都不屑居其名矣。即如三數年

前，尙有人自謂，排滿者，我所心悅而誠服也，然稱我爲革命黨，未免過于顯露。今則在海外者，幾乎十個有八九個，硬了頭皮，自稱表同情于革命黨矣。

何謂到了日本？日本因日本者，即如大杉榮君等此案，明明在公堂直稱爲無政府黨。其辨護之人，竟指當日警吏之捕拿，極爲不合理。彼言若指當日之紅旗，爲違犯警章，則許多學生之運動會，皆有旗幟，何爲而不捕？僅僅演說無政府主義，即可捕拿，則日本多數之文學家，皆傳譯俄國託爾斯泰等之書，皆可捕拿矣。佐籐君從而詰裁判之吏曰：爾等既主張有政府，有私產，則紅旗爲我等之私產，爾等何爲奪之？豈非自相矛盾耶？當判決之日，界利君等，無不冷嘲熱罵，各逞其詞鋒，傍聽數百人皆爲同黨，時時歡聲雷動，以代擊掌。法吏無如何，僅能老着面皮，說一個違犯警章，有妨治安，不能無罪。偶有一檢事古賀氏者，作强硬之詞，謂『彼等之主義，專與現今之法度爲違反。恐流爲現代社會之一大毒害。應盡法律所能處治者，施以嚴罰。』即爲辯護士卜部君申言：當日口頭二三反抗語，不過反抗巡警之暴力，必以無罪判斷，言之凜然。檢事不敢更語。如在中國，即革命黨亦能縐眉而言曰：律師者，眞是訟棍，受了賄賂，袒護其雇主，不遺餘力。律師到底不是好人。若在狗官遇着此等刑律，本也不許律師上堂。果然將來必取法西洋之僞文明，緣飾此等事件，亦以一律師爲裝潢，而律師必且承了官旨，尋出許多僞證，倘有如大杉君等此次辯護之律師，敢發如此正當之議論者，必鎖了起來，一幷治罪矣。

然即到了日本，以彌天罪惡之官吏，竟尙敢悍然以禁錮之屁法，阻害無政府黨講道者之自由，雖欲不責之

為橫暴，安可得乎？安可得乎？

（一九〇八年十月）

——日本無政府黨紅旗案之結束——

朝鮮男子安重根

悲哉，支那之士，其氣節至今日掃地而靡有遺也！其人爭求辮，悲思死，趨小利，惟以四百兆五百兆自雄。實則僅具人形，如木偶製造廠製造新年小孩所玩弄之偶人，數百萬如山積，直足比支那人。諺云：老狗教不會新戲法。如支那人者，頭腦充滿，種類太舊，蓋垂將消滅之種也！豈如日本朝鮮滿洲蒙古安南暹羅緬甸印度之黃人，特屈辱一時耳。其人一開通，發悍之氣不可當。此正進化人類，方將進化者，故觀將來人種，當別具眼識。烏乎，此柏朗氏作遠東之游，歸告于探險會友之言也。

夫日本者，支那之士所不敢正視者。朝鮮滿洲蒙古安南人之屬，則爲支那之士所易視。今聞柏氏之言，吾始怒，繼乃疑。滿洲之人，奴使支那人，支那人帖服不少羞愧，雖爭間接直接得其人恩寵，遂雄視儕輩。聞此其不可諱之現象。案頭適有華字報紙載朝鮮刺客事。兩相觸會，亦使人失驚。烏乎，以彼一人比我一人，誰見我之一人能如彼之一人者？徒以四百兆五百兆自詡而驕，竟忘各人之本來面目耳。

烏乎，朝鮮之壯士，撲殺伊藤如撲狗。其姓氏本不可忘。故選刺取記載朝鮮刺客事，存之報中，俾常常讀之，以增記者之愧。固不望別一支那之士，能與我表同情也。

以下各段俱載朝鮮党人之暗殺運動

日本報云：暗殺伊藤氏者，相傳名安應七，其實名安重根，幼名安多默。其父名安泰混，爲慶尙南道鎭海郡守，六年前起事下獄死。安重根遂匿平壤田舍間。其後移住間島，更移浦鹽，假名安應七，入李相卨之部下。李即海牙事件發起人。

報知新聞云：自來朝鮮人，挾有一種之熱情，即排日是也。黨中諸團體之行動，與日本維新諸志士實相彷彿。而最近十餘年間，彼等暗殺之暴燄大張；列舉事實，何止什百，今就其較著者言之耳。

屈計發難最先之第一人，即洪鍾宇之刺金玉均。其時彼輩分遣刺客于各國，咸欲得金玉均而甘心焉。其後刺客之中，卒有僞作日本裝者，乘西京丸，尾隨金玉均之後，密伺覘探，熟審機宜，迨其抵上海時，殺之于旅館中。此一事也。

次爲日清戰爭後，井上氏保護政策破壞之際，韓人乘魚允中之還鄉，要擊之于中途。大膽如斯，已屬創聞。然其後禹範善之被殺于廣島，刺客之名，竟迄今尙未明晣。方行刺時，僅聞『爲國母陛下報仇』一語，而鐵鎚已下擊。其殺人之輕易，與死者之慘狀，俱爲目不忍覩者。此一事也。

及日俄戰役之將興也，李容翊在韓城病院，時方臥病床榻間，不意反對黨之刺客，竟混跡入內，投爆發彈于暖爐中。同時李根澤在宅中，亦不知爲誰所戮斃。此又一事也。

其尤勇敢者，厥惟暗殺軍部大臣之刺客。蓋彼等排日黨，見大臣中之有爲親日黨者，必欲盡殺之而後快。且

昔者軍部大臣權重顯退隱之要擊，刺者左手扣住其車，右手持短銃連擊。雖護兵立斫其右手，而精悍之刺客，亟換左手持銃復連擊二三下。此其勇猛沈著之行爲，實堪欽佩，豈區區匹夫之勇所可共喻也！

迨日俄戰爭後，朴庸和之宅中，亦來一刺客，時在昏夜，破正門而入。朴之靴忽脫，朴大駭曰：「刺客乎！予甚畏汝。」俯視所脫之靴，忽已刺向其面。朴以事出不意，倉卒奔逃，卒爲所追殺。又如去年一進會長李容九之視察北韓一帶，夜被多數之刺客所襲擊，幸其爲屢遭危險，長于閱歷之人，故能急極生智，立將燈火剪滅，從戶外飛奔而去。其從者中有容貌與李相似者，乃被衆人所殺，李獨乘間遠颺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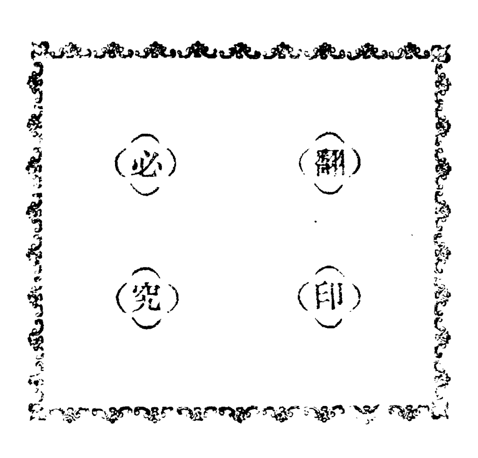
其他種種，尚屬不勝枚舉。右所述者，皆極著名之暗殺事件，而伊藤氏案不在內。

嗚乎，我所易視之人民也如是；而支那之士，遂以善才辨悲橫死，趨小利著聞于世！

（一九〇八年，十月。）



—朝鮮愛國者安重根—



書名：吳稚暉學術論著第三編

著作者：吳稚暉

編纂者：梁冰絃

發行者：出版合作社（上海江灣）

實售價：大洋三角六分（定價四角五分）

出版期：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吳稚暉學術論著第一編目次

(一九二五年十月初版現已五版實售一元)

吳稚暉學術論著第二編目次

(一九二七年一月初版現已三版
實售三角二分)

吳稚暉最近之言論

鐵心編

實售大洋二角四分

本書所輯錄，多為吳先生最近清黨之文字，淋漓痛快，莊諧雜出。關心時局者，允宜人手一編。

師復文存

鐵心編

實售大洋四角

師復先生為有名之社會主義家，十六年前已介紹世界最新最良之學說於中國，惜不永年，賫志以歿。本書所輯均先生的心血作品，主張真理，排斥謬說，不遺餘力。對於社會主義之學派沿革，分析敘述，尤為詳明。誠研究社會主義之好參考書也。

獄中與逃獄

克魯泡特金著　李石曾譯

實售大洋八分

本書是克翁自敘傳之一，李先生譯為華文。內容述克翁陷獄中種種遭遇及設計逃獄種種方法。暴俄虐待革命志士之種種罪惡，也盡揭露於此小冊中。事情曲折，富於小說趣味，令人一讀一擊嘆也。

世界語初階

疾僾著

實售大洋一角二分

世界語是新時代的活文學，是提高人類文化，打破部落思想，促進民族互助的利器，凡懷抱新思想者均不可不學。本書編法新穎，解釋詳明，由淺入深，為初學之善本。

康霍叟著　包慎白譯

讀書法

實售大洋一角二分

毛一波著

馬克思經濟學批評

實售大洋八分

蔣山青著

月上柳梢頭

實售大洋四角

有許多人做了一輩子學生，不知到讀書的方法，弄到事倍功半，耗光陰，實爲可惜。本書就是補救這個弊病，使學生們得到一個明了的求學意義和適當的方法。本書是支加哥大學教授康霍叟著的，裏面所說的內容，部是幾年來帮助學生讀書方法的試驗結果，費了一年的時閱才編成本書，大學和中學的學生，都很適用。

馬氏黨徒常稱馬氏之經濟著作爲「社會主義的經濟學」，世人亦多被所惑。本書作者則獨具眼光，謂馬氏的著作，不過是變相的資本主義經濟學並不是甚麼社會主義經濟學。本書指出馬氏之謬誤極多，研究經濟學者，亟宜取讀。

蔣山青先生是很努力於創作的一個青年，他在忠實地表現自我的感興，也反映着時代的精神。今春本社印行秋蟬一書，頗能引起出版界的注意。今秋出版了一本詩無譜之曲。現在又歸本社印行了這本小說集，計有月上柳梢頭，眼前。致桃色的朋友，在光明裏，今朝有酒，寥落的河濱六篇，末附長詩再致死者代跋。錢君陶先生畫封面。印刷裝訂，力求精美。

封　底